

新式標點

韓非子集解

掃葉山房發行

序一

儒者以韓非慘礫少恩，薄仁義而不爲，至斥其言爲恢詭叛道；殊不知其用心，固未嘗不仁，特欲藉法以行其仁耳！蓋人類根性，皆有可以陷溺之道，設非嚴刑峻法以爲之防，則惡之萌長，安從遏止？彼蓋以法杜惡之萌動，而不以仁義姑息爲然，救時箴俗，不得已也，非忍也。

·太史公亦謂其大意皆原於道德之意，至其覈功罪，戒浮淫，排擊詆訾，不容於邪枉，雖招殺身之禍，而其所抱宏旨，固卓然千古也。且也時變世移，至於今日，堯舜禹湯文武之治，迂緩悖陋，已失其用，而繩民之法，固猶在也。需法之急，又甚於古。彼以薄仁義非其說者，至今視之，已爲陳言。然則韓非之學，有足多矣，論其言，則富於

博喻；正其說，則嚴於辨誣；裨闡今古，明察是非，其文又豈易窺哉？故蜀先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智意。』固非僅言法學者所當取軌，而治文學者亦當精研探討也。顧時代變遷，文運更易，設非新時代化的整理，必成朽鑿。友人陳君，爲謀讀者之便，加以新式標點，此不特嘉惠後學，抑亦促進文化，其功曷有涯涘！書成授梓，而爲數言以弁其端。

序二

韓非之學，已爲研究中國哲學史者所不可不讀之書。而讀其書者，又不可不先明一時代之關係，與其主義之所在。韓非爲韓國公子，與李斯同學於荀卿。時韓削弱，非極抨擊政府所取政策失當，主變法，重刑罰，去國蠹，王不能用，秦王政聞而欲收用之，遂急攻韓。韓王乃使非入秦，說存韓之利。李斯姚賈忌之，譖之於王，而收非于獄，逼之自鴆死獄中。其書五十五篇，今所存者。或謂原本已佚過半，多後人纂入附會之也。但其所主張，固純爲以法治國，信歷史進化，反對『無爲而治』之保守派法治主義。其進化的法治觀念，可於原文心度篇：『故治民無常，惟治爲法；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

……時移而治不易於亂，』中驗之，又極注重實驗，信功用主義，其持論較墨子爲激烈。然因太偏激，而遂肇秦焚書坑儒之禍。後人斥其薄仁義，厲刑名，背詩書，要皆其持論過激所招也，而身之死，亦莫非因於是。然其說歷千百年而不廢，其學固有足存也。余校勘畢，附加新式標點，以爲研究國學之助云爾。乙丑夏月陳益序。

序

韓非處弱韓危極之時，以宗屬疏遠，不得進用；目擊游說縱橫之徒，顛倒人主，以取利而奸猾賊民，恣爲暴亂，莫可救止，因痛嫉夫操國柄者，不能伸其自有之權力，斬割禁斷，肅朝野而謀治安，其身與國爲體；又燭弊深切，無絲見之行事，爲書以著明之。故其情迫，其言覈，不與戰國文學諸子等。迄今覽其遺文，推迹當日國勢，苟不先以非之言，殆亦無可爲治者。仁惠者，臨民之要道，然非以待奸暴也。孟子導時王以仁義而惡言利，今非之言曰：『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以困姦婁。而皆曰仁義。』惠愛世主，亦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蓋世主所美，非孟子所謂仁義，說士所言非仁義，卽利耳。至

勸人主用威，唯非宗屬乃敢言之。非論說固有偏激，然其云明法嚴刑，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此則重典之用，而張弛之宜與！孟子所稱及閒暇明政刑，用意豈異也？既不能行之於韓，而秦法闇與之同，遂以鉏羣雄有天下。而董子迺曰：『秦行韓非之說，』攷非奉使時，秦政立勢成，非往即見殺，何謂行其說哉？書都二十卷，舊注罕所揮發。從弟先慎爲之集解，訂補闕譌，推究義蘊；然後是書釐然可誦。主道以下，蓋非平日所爲書；初見秦諸篇，則後來附入者。非勸秦不舉韓，爲宗社圖存，畫至無俚。君子於此，尤悲其志焉！光緒二十二年冬十二月，葵園老

人王先謙序。

新式標點說明表

一，表一頓，或一讀。

例：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

一·表文句的收束。

例：議諛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

一；表含幾個小讀的長讀，或平列句。

例：（甲）出君在外，而國更置，質天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者

國携；

（乙）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

一：表冒下文。

例：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

一？表疑問。

例：何以明之哉？

一！表驚歎，或命令。

例：（甲）嘻！退，酒也。

（乙）君勿憂！

一『』表直接會話，或引詞。

例：（甲）子反曰：『非酒也。』

例：（乙）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饑，國有常法，雖危不亡。』

一〇二表會話裏的引語。

例：

陳軫曰：『秦得韓之都一，驅其練甲。秦韓爲一，以南嚮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其爲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穀之國雖小，卒然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韓也。」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卒之起。』

一〇三表書名。

例：

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一〇四表地名。

例：

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

一〇五表國名，或朝代名。

例：(甲)夫越雖富兵疆，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已也。

(乙)夏后氏沒，殷人受之。

——表人名。

例：人主之左右，行非若伯夷也。

弁言

韓非子舊有尹知章注，見唐書藝文志，不載卷數，蓋其亡久矣。元何
猗稱舊有李瓚注，李瓚無考。宋乾道本不題姓名，未知孰是？太平御
覽事類賦初學記注所引注文，與乾道注本合，則其人當在宋前。顧其
注不全備，且有舛誤。近儒多所匡益，因旁采諸說間增已見，爲韓非
子集解一書，其文以宋乾道本爲主。間有譌脫，據它本訂正焉。光緒
二十一年孟冬月，長沙王先慎。

攷證

漢書藝文志法家韓子五十五篇。

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

隋書經籍志子部法家韓子二十卷目一卷。

韓非撰。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法家韓子二十卷。韓非撰。

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法家韓子二十卷。韓非撰。尹知章注韓子。卷亡。

宋史藝文志子類法家類韓子二十卷。韓非撰。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子類法家類韓非子二十卷。右韓非撰。非韓之諸

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作孤憤五蠹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其

書歎曰：『得此人與之遊，死不憾矣！』急攻韓得非。後用李斯之毀

，下吏，使自殺。書凡五十五篇，其極刻覈，無誠悃。謂夫婦父子舉

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篇。故太史公以爲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意。

夫老子之言高矣，世皆怪其流裔，何至於是？殊不知老子之書，有將

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

欲奪之，必固與之。及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

身後之之言乃詐也。此所以一傳而爲非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法家類韓子二十卷：韓諸公子韓非撰。漢志五

十五篇今同，所謂孤憤說難之屬皆在焉。

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韓子五十五篇：史記韓非傳：喜刑名法術之學

而其歸本於黃老，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注。新序

曰，申子書號曰術，商鞅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東萊呂氏曰：『太史

公謂：「非喜刑名法術之學，則兼治之也。」索隱按韓子書有解老喻

老二篇，是亦崇黃老之學也。今本二十卷五十六篇。辨見後沙隨程氏曰

：「非書有存韓篇故李斯言非終爲韓不爲秦也。後人誤以范睢書廁于

其書之間，乃有舉韓之論。通鑑謂非欲覆宗國則非也。」

困學紀聞十：韓子曰：『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

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以商鞅之法，爲殷法，又託於仲尼，法家侮聖言至此！又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內諸說 右下。斯言不可以韓非廢。

國朝四庫全書總目子部法家類韓子二十卷：內府藏本。周韓非撰。漢書藝文

志載韓子五十五篇。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阮孝緒七錄，載韓子二十卷。

篇數卷數，皆與今本相符；惟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作五十六篇，殆傳

寫字誤也，其注不知何人作。考元至元三年，何朮本稱舊有李瓚注，

鄙陋無取，盡爲削去云云。則注者當爲李瓚，然瓚爲何代人？朮未之

言。王應麟玉海已稱韓子注，不知誰作，諸書亦別無李瓚注，韓子之

文，不知朮何所據也。朮本僅五十三篇，其序稱內佚姦劫一篇。說林

下六微內似煩，以下數章，明萬歷十年趙用賢購得宋槧，與朮本相校

，始知舊本六微篇之末，尚有二十八條，不止汜所云數章。說林下篇之首，尚有伯樂教二人相踉馬等十六章，諸本佚脫其文。以說林上篇田伯鼎好士章，逕接此篇，蟲有虻章和氏篇之末。自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玉之害也以下，脫三百九十六字。姦劫篇之首，自我以清廉事以上，脫四百六十字。其脫葉適在兩篇之間，故其次篇標題，與文俱佚，傳寫者各誤。以下篇之半，連於上篇，遂求其下篇而不得其實，未嘗全佚也。今世所傳又有明周孔教所刊大字本，極爲精楷。其序不著年月，未知在用賢本前後。考孔教舉進士，在用賢後十年，疑所見亦宋槧本，故其文均與用賢本同，無所佚闕。今卽據以繕錄，而校以用賢之本，考史記非本傳，稱非見韓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

儲說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又云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其孤憤五蠹之書，則非之著書，當在未入秦前。史記自叙所謂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者，乃史家駁文，不足爲據，今書冠以初見秦，次以存韓，皆入秦後事；雖似與史記自序相符，然傳稱韓王遣非使秦，秦王說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之藥，使自殺。計其間，未必有暇著書。且存韓一篇，終以李斯駁非之議。及斯上韓王書，其事與文皆爲未畢，疑非所著書，本各自爲篇，非歿之後其徒收拾編次以成一帙。故在韓在秦之作，均爲收錄，併其私記未完之稿，亦收入書中，名爲非撰，實非非所手定也。以其本出於非。故仍題非名，以著於錄焉。

四庫全書子部法家類存目韓子迂評二十卷：內府藏本 舊本題明門無子評前

列。元何荪校，上原序，署至元三年秋七月庚午。結銜題奎章閣侍書學士。考元世祖順帝俱以至元紀年。而三年七月，以紀志干支排比之，皆無庚午日。疑子字之誤。奎章閣學士院，設於文宗天歷二年，止有大學士，尋陞爲學士院，始有侍書學士，則荪進是書，在後至元時矣。觀其序中稱『今天下所急者，法度之廢；所少者，韓子之臣。』正順帝時事勢也。門無子自序稱『坊本至不可句讀，最後得何荪本字字而讎之，皆不失其舊，乃句爲之讀，字爲之品。』間取何氏注而折衷之，以授之梓人』云云。蓋趙用賢翻刻宋本，在萬歷十年，此本刻於萬歷六年，故未見完帙，仍用何氏之本。然荪序稱『李瓚注，鄙陋無取，盡爲削去。』而此本仍間存瓚注，已非何本之舊。且門無子序，又稱『取何注折衷之。』則併荪所加旁注，亦有增損，非盡其原文。

蓋明人好竄改古書，以就已意，動輒失其本來。萬歷以後，刻版皆然，是書亦其一也。門無子不知爲誰，陳深序『稱門無子俞姓，吳郡人，篤行君子。然新舊志乘，皆不載其姓名，所綴評語，大抵皆學究八比之門徑。』又出芥注之下，所見如是，宜其敢亂舊文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韓子二十卷：周韓非撰，凡五十五篇，舊本多所

佚脫，明趙用賢始得宋槧校補。又周孔教家大字刻本，與趙本亦同。

今用以互校，視他刻本爲完善。其注不知何人作，元何芥稱爲李瓚，

未知何據也。

孫氏祠堂書目諸子法家韓非子二十卷。一明趙用賢刊本。一明吳勉學刊本。一明葛鼎

盧文弨羣書拾補韓非子：是書有明馮舒已蒼據宋本道藏本以校。張

鼎文本外。又有明凌瀛初本，黃策大字本。今并以校。明神廟十年，

趙用賢二十卷全本，而以是者，大書其異同，作小字注於下。此書注乃元人何汭刪舊李瓚注而爲之者，亦甚略且鄙謬者，亦未刊去。明孫月峯評點本，并無注，茲不取在所校本中。

吳山尊重刻韓非子序：

翰林前輩夏邑李書年先生，好藏古書精槧，

而宋乾道刻本韓非子，尤其善者。嘉慶辛未，先生方爲吾省布政使，察賑鳳潁竄以後進禮謁於塗次，求借是書，先生辭以在里中。又六年丙子六月，余在揚州，先生督漕淮上專使，送是冊來，迺屬好手影鈔一本，以原本還先生。明年丁丑五月，攜至江甯。孫淵如前輩慇懃付梓。又明年戊寅五月，刻成，而淵如已歸道山，可痛也！是本爲明趙文毅刻本所自出，卻有以他本改易處。元和顧君千里，實爲余校刊。千里十四年前，已見此冊，抉摘標舉，具道此槧之所以善。宋槧誠至

寶，得千里而益顯矣。千里別有識誤三卷，出以贈。余增刻書後，仍歸之千里，昔廩爲朱文正師恭跋御製文，及代擬進御文，屢邀

兩朝褒賞。文正曾以奏聞

今上退謂其子錫經必以藁還廩，聽入私集。且與廩書曰：『一不可掠人之美，一不欲亂我之真也。』廩老且病，然尙思假年居業，以期有以自立，不敢鷄披隼翼，鹿蒙虎皮也。是年月陽在己巳，己丑，舊史氏吳廩序。

顧千里韓非子識誤序：予之爲韓子識誤也，歲在乙丑，客於揚州。

太守陽城張古餘先生，許宋槧本太守所借也。與予向所得述古堂影鈔正同，第十四卷失第二葉，以影鈔者補之。前人多稱道藏本，其實差

有長於趙用賢刻本者耳，固遠不如宋槧也。宋槧首題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亦頗有誤。通而論之，宋槧之誤，由乎未嘗校改；故誤之迹，往往可尋也。而趙刻之誤，則由乎凡遇其不解者，必校改之。於是而并宋槧之所不誤者，方且因此以至於誤。其宋槧之所誤，又僅苟且遷就，仍歸於誤，而徒使可尋之迹泯焉，豈不惜哉？予讎勘數過，推求彌年，既窺得失，乃條列而識之。不可解者，未敢妄說。庚午在里中，友人王子渭爲之寫錄，間有所論。厥後攜諸行篋，隨加增定。甲戌以來，再客揚州，值全椒吳山尊學士，知宋槧之善，重刊以行，復舉識誤附於末。竊惟智恭學短，曾何足云？庶後有能讀此書者，將尋其迹，輒以不敏爲之先道也。嘉慶廿一年，歲在丙子秋八月。元和顧廣圻序。

先慎按：藏本有南北之分，故顧氏與盧氏所校多不合。

孫詒讓札迻卷七，韓非子某氏注。

吳翊·景宋乾道刻本·顧廣圻識誤校·日本蒲阪
圓增讀韓非子校·盧文弨羣書拾補校·王念孫讀

書雜誌餘篇校·俞
樾諸子平議校·

佚文

先慎案：史志載韓子五十五篇，與今本合，似無殘脫；而其佚文不下百餘條，今推究其義，凡可補者，悉注本文之下。其不能增麗者，都為一類，俾後之讀者有可考焉。

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置賞，而不望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羣書治要卷
四十一引。

解狐與邢伯柳為怨，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孰可為上黨守？』對曰：

「邢伯柳可。」簡主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之舉賢

也，不避仇讎；以上又見藝文類聚卷二十二邢並作制其廢不肖也，不阿親近。」簡主曰：「

善」遂以為守。邢伯柳聞之，乃見解狐謝。解狐曰：「舉子，公也；

怨子，私也。往矣！怨子如異日。」羣書治要卷四十引。

師曠鼓琴有玄鶴銜明月珠在庭中舞，以上又見初學記卷十六注引。失珠曠掩口而笑。北堂書鈔卷一

百九引。

孫叔敖冬日黑裘，夏日葛衣。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引。

孫叔敖相楚，糲飯菜羹，以上又見初學記卷二十六注引。相楚作為令尹。枯魚之膳。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三引。

昔齊桓公入山，問父老此為何谷？答曰：「臣舊畜牛生犢，以子買駒

，少年謂牛不生駒，遂持而去。傍鄰謂臣愚，遂名愚公谷。」藝文類聚卷九引。事又

見劉向說苑。

勢者，君之馬也；威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從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爲國有失於此，覆輿奔馬，折策敗輪矣。輿覆

馬奔，策折輪敗，載者安得不危？
藝文類聚卷五十二引。

聖人立法，賞足以勸善，威足以勝暴，備足以必完。
藝文類聚卷五十四引。

水激則悍，矢激則遠，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引。

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
熙·戲也。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

矢，未發而猿擁樹號矣。
由基·楚共王之臣·養叔也。調·調張也。矯·直也。擁·抱也。案此見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引。事類賦卷十三注引同。熙字作嬉戲二字。無始

字。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

願恕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生死之分則壽矣。
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

木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白鑠。
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

『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而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行不德，而武王滅之，王恃險而不修德，舟中之人盡敵國也。

· 『武侯曰：』善

太平御覽卷四
百五十九引。

與人成與則願人富貴也。非與人仁不富不貴，則與不集也。

太平御覽卷四
百七十二引。

加脂粉，則膜母進御；蒙不潔，則西施棄野；學之爲脂粉亦厚矣。

太平

御覽卷六
百七引。

勢者，君之輿也；威者，君之策也；臣者，君之馬也；民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人和則輪利，而爲國皆失此，有覆輿走馬折策敗輪矣。

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引與
藝文類聚引。文不合。

爲人君者，猶壺也；民，猶水也；壺方水方，壺圓水圓，

外儲說壺作孟。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

引

孫叔敖相楚，衣毳羊裘。

太平御覽卷六
百九十四引。

公儀休相魯，其妻織布，休曰：『汝豈與世人爭利哉？』遂燔其機，

太平御覽卷八
百二十引。

舜耕於歷山，農者讓畔；漁於河濱，漁者讓澤。

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四。又八百二十引。歷山農僂畔。舜往耕。其年

讓畔

物有所宜，才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

意林卷
一引。

愛人不得獨利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得獨害待非而後害之。

意林卷
一引。

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

意林卷
一引。

韓非子序 ○先慎曰。此全鈔史記列傳。不得爲序。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先慎曰。史記作而其

歸本於黃老。其爲人吃口，○先慎曰。史記作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先慎曰。史記有而字。善著書，與李斯俱

事荀卿，李斯自以爲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先慎曰。史記于作諫。索

際韓王安也。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病治國不務，○先慎曰。史記不務下有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十九字。求

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

者以逡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

非所用，○先慎曰。史記二句互易。上有今者二字。廉直不容於邪枉臣，○先慎曰。史記臣上有之字。觀往者得失之變

，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先慎曰。史記有說林二字。說難五十五篇十餘萬言。○先慎曰。史記無五十五篇

四字。按初見秦存韓二篇。係後人彙集節令一篇。全載商君書。姦劫弑臣。厲憐王國。策以爲荀子書。韓辭外傳同。以五十五篇爲非自作誤。史記此下全載說難篇。人或傳其書至秦，秦

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李

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

○先慎曰。史記有也字。

秦因急攻韓，韓始不用，

○先慎曰。史記下

韓字下有王字。用下有非字。

及急，乃遣韓非使秦。

○先慎曰。史記無韓字。

秦王悅之未任用，

○先慎曰。史記任作信。

李斯害之。

○先慎曰。史記李斯下有姚賈二字。

秦王曰：

○先慎曰。史記秦王作毀之。曰下有韓字。

『非，韓之諸公子也，

今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

○先慎曰。史記人下有之字。

今王不用久留而

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過法誅之。』

○先慎曰。史記如下有以字。

秦王以為然，下吏治

非，李斯使人遺藥令早自殺。

○先慎曰。史記遺下有非字。令作使。無早字。

韓非欲自陳不見，

○先慎曰。史記見

上有得字。

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

韓非子目錄

第一卷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第二卷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第三卷

十過第十

第四卷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劫弑臣第十四

○先慎曰趙
本紙作殺

第五卷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內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第六卷

解老第二十

第七卷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上第二十二

第八卷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第九卷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第十卷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第十一卷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韓非子集解 目錄

第十二卷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據趙本補

第十三卷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第十四卷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

○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據趙本補

第十五卷

難一第三十六

○先慎曰以下目趙本不提行

難二第三十七

第十六卷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第十七卷

難勢第四十

問辯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第十八卷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說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第十九卷

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第二十卷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飾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韓非子目錄

韓非子集解卷一

長沙王先慎

永康陳益標點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初見秦第一

顧廣圻曰：戰國策作張儀說。高誘注：秦惠王也。吳師道補注云：張儀誤當作韓非。非以韓王安五年使秦。始皇十三年也。今案吳依此是也。先慎曰：史記秦本紀六國表。並以韓非使秦在始皇十四年。韓世家屬之王安五年。案秦攻韓。紀表未書。始皇十三年用兵於趙。十四年定平陽武城宜安。而後從事於韓。則非之使秦當在韓王安六年。紀表為是。吳師道以非為韓王安五年使秦。據世家言之不知作五年者。史駁文也。又案趙本篇目頂格下同。不復出。

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
○先慎曰：秦策言下並有爲字。 爲人臣不忠，當

死；言而不當，亦當死。
○盧文弨曰：言而不當。秦策作言不審。 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

韓非子集解 卷一 初見秦

裁其罪。

○先慎曰：爾雅裁，度也。罪即指上言而不當亦當死而言。國策高誘注：訓裁為制。失其義。

臣聞天下陰燕陽魏，

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先慎曰

高注陰小陽大。案舊注是。高注非也。此不過舉關東地形而言。燕在陰。魏在陽耳。

連荆固齊，收韓而

成從，

○盧文弼曰：策作收餘韓成從。

將西面以與秦強為難，

○盧文弼曰：策無強字。此倒當作強。秦。先慎曰：盧說非。強音其兩切。

臣竊笑

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

知三亡者得天下。○盧文弼曰：天下得亡之形也。舊注謬甚。宋本

策作三。末多以逆攻順者亡一句。或此脫。張文虎曰：三亡即下所云。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本脫依秦策。三端也。天下二字承上。臣聞天下來。謂天下之攻秦者。犯此三亡也。先慎曰：吳據誤本引作

二。盧說宋本即指吳所引而言。乾道本作三。張榜本趙本並同。不當作二。顧張說是。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

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

○先慎曰：乾道本無以逆攻順者亡句。張榜本有與策合是也。上言三亡。此不當少一句。御覽三百十八。引有以逆

攻順者亡六字。是宋人所見本不脫。今據補。

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

萬。

○先慎曰：策作張軍數千百萬。姚本云：曾作張軍聲。案有聲字者是也。此奪十字。當從策作千。盧張其軍號。稱數千百萬耳。下文秦師數十百萬。則天下之士民應不止此。况自張其聲乎。十字涉下而誤。

其

頓首戴羽，為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

○盧文弼曰：策無此下二十字。頓。國策補注引作頓。說

文。頓。直項也。頓字無理。孫詒讓曰：頓首疑作頓足。下文頓足徒跂。犯白刃。蹈鱸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正與此文相應。是其證。王先謙曰：文選羽獵賦。賁育之倫。蒙盾負羽。後漢賈復傳。被羽先登。謂擊鳥羽為標識也。

戴與負被。其義一耳。千當爲千。形近致誤。干犯也。不至千人。皆以言死。謂未至犯敵人時皆言必死。先慎曰。頓首當依策注作頓首。猶言抗首也。頓足亦通。然與戴羽文義不貫。

白刃在前，斧

鑕在後，而卻走不能死也。

○先慎曰。也與者同義。說見王氏經傳釋詞。策無也字。及下非字。有罪字。是合也非二字而誤。當依此訂正。

非其士

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

士民不死也。

○先慎曰。不能故。策作不能殺。案殺乃故字形近而誤。士民之不死。其故由上之不能賞罰無信。正不能之實也。若作殺。則文氣不屬。

今秦出號令而

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

○俞樾曰。事者。治也。高注呂氏春秋淮南內篇屢見。詩卷耳。毛傳采事。采之也。正義引鄭志答張逸云。事謂事。一一用意之事。蓋事

訓治。故一一用意。謂之事也。此言有功無功相事。正一一用意之義。謂分別其有功無功。不混淆也。秦策作不攻耳。無相攻事也。與上下文義不屬。蓋後人不達事字之義。而臆改。其功與攻。則古字通用。

出其父

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

○盧文昭曰。當句策作也。

聞戰，頓足徒跣，

○先慎曰。跣。趙本及策。均作跣。誤。爾

雅釋訓。襁。肉袒也。郭注。脫衣而見體。史記張儀傳。秦人捐甲徒跣。以趨敵。索隱。跣。袒也。謂袒而見肉也。

犯白刃，蹈鐵炭，斷死於前者，

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者不同，

○先慎曰。拾補者作也。盧文昭云。今從藏本張本策同。

而民爲之者，是貴

奮死也。

○先慎曰。策無死字。高注。奮勇也。

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

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對天下矣！

○先慎曰。四對字。策作勝。

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

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

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尅，攻未嘗不取，所當

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

○先慎曰：策其作甚是也。先言秦之功極大。爲下霸王之名不成。作反勢。若作其。則文氣平實。其

當爲其之殘字。

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侯不

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

○先慎曰：異故。猶官故。

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

○盧文弨曰：謀上

其字可省。策無。先慎曰：不省亦可。盧說非。

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

○先慎曰：東策作中誤。當依此訂。下云中。使韓

魏五戰之事備矣。

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

○先慎曰：策無土字。

戰剋攻取

，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爲限，

○先慎曰：策作濟清河濁誤。史記蘇秦傳。與此同。

長城巨防，

足以爲塞。

○王先謙曰：水經濟水注。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防門。卽此也。其水引濟。故澗尙存。緄漢郡國志。濟北國盧縣下。劉昭注。引史記蘇

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巨防。巨防。卽防門。先慎曰：策作鉅坊。寒鉅巨字通。坊誤。當作防。史記亦作防。

齊五戰之國也。

謂五被國也。

一戰不尅而無

齊。

爲樂毅破齊於濟西。○先慎曰：見齊世家。無字張榜本趙本作不。盧文弨云：藏本張本作無。策同。

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

且聞之曰：○先慎曰。且下。脫臣字。策有。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言禍敗之迹。

削去本根。則無禍敗。言秦宜以齊為戒。○盧文弼曰。策作削株掘根。顧廣圻曰。當從策。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

江南。○盧文弼曰。湖策作都。一作渚。顧廣圻曰。吳師道云。都當從韓作湖。今按說非也。燕策云。四日而至五渚。蘇秦列傳。同集解引戰國策。取洞庭五渚。渚都同字。湖。是渚之譌。王先謙曰。史記秦紀昭王三十年。取江南為黔中郡。正義引括地志云。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縣西二十里。又三十一年。楚人反我江南。六國表云。秦所拔。我江旁反。秦楚世家。所謂江旁十五邑也。先慎曰。蘇秦傳集解。引戰國策云。秦與荆人戰。大破荆也。索隱五渚。五處洲也。劉氏以為五渚。宛鄧之間。臨漢水。不得在洞庭湖。乃渚之誤。顧說是。

荆王君。○張文虎曰。服當依策作伏。史記楚世家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臣亡走，東服於陳，燒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六國表作王亡走陳。白起列傳。作東走徒陳。故云伏謂竄伏也。又曰。此秦昭襄王二十九年事。秦策以此篇為張儀說。秦王文案儀以秦武王元年去秦入梁。在前三十三年矣。又下文稱秦攻魏。軍大梁。白起擊魏華陽軍。及長平之事。更在其後。足以明國策之誤。

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對文。齊燕遠於秦。非兵力所能驟及。我滅敵勢強。則齊燕自畏而親附。故但言弱也。○顧廣圻曰。弱策作強。高注言以強於燕齊也。下文同。先慎曰。弱齊燕。與凌三晉也。○盧文弼曰。張本凌。中。中以凌三晉，作陵。下同。策同。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為和。○王先謙

韓非子集解 卷一 初見秦 五

曰。史記秦紀昭王二十九年。取郢為南郡王與楚王會襄陵。此所謂軍退復和也。楚世家襄王二十三年。(六國表昭王二十一年。)襄王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江旁十五邑以為郡。距秦。下文所謂與秦為難也。

令

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

難。○顧廣圻曰。策無稷字。以廟字句絕。令字屬下。俞樾曰。策是也。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皆三字為句。後人誤以令字上屬成四字句。遂於上句加稷字配之耳。置宗廟令。義不可通。此言荆人置宗廟。非言其置令也。古宗廟亦未聞有令。足知其非矣。下文云。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稷字亦衍文。令下亦當有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十字。秦策闕此句。後人據以刪韓子。而令字誤屬上讀。故得僅存耳。夫率天下以與秦為難。故失霸王之道。若惟是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則是魏之得。猶未足以見秦之失也。然則此句不可闕。因一字之幸存。而全句轉可據補。先慎曰。令字下屬是也。立社稷主。四字不誤。白虎通社稷篇云。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五穀衆多。不可一一祭。立社稷而祭之。故謂之社稷主。策無稷字。自是脫文。必欲以四句為對文。亦太泥矣。

矣。○先慎曰。以失策無下同。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顧廣圻曰。周當作意。下文云。天下皆比意甚固。策兩意字。皆作志。王先謙曰。高注。華下。華山之下也。○案。據史記紀表世家參之。秦昭王九年。魏齊韓。共敗秦軍函谷。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共攻秦。文蓋指此。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首在隴蜀。尾沒勃碣。張守節所謂自南山華山渡河。東北盡碣石者是。函嶠諸山。皆華嶽支麓。故函谷亦得稱為華下。戰國之兵。始終未論秦關一步。華山之下。固非天下所能軍也。比意。猶言合謀。

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先慎曰。策無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意絕；荆趙

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盧文昭曰。策作荆孤是。顧廣圻曰。狐當從策作孤。衍疑字策無。俞樾曰。存韓篇云。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則

狐疑字不誤。盧願說非。先慎曰。彼趙云破膽。則楚云狐疑。既趙云危。則楚不得僅云狐疑也。孤危之與破膽狐疑。語言輕重。大相逕庭。從策作孤爲是。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

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

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爲和。
○王先謙曰。據史記六國表。魏世家秦昭王三十二年。魏安釐王二年也。秦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又穰侯傳。穰侯圍大梁。納

梁大夫須賈之說。而罷梁圍。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卽其事也。
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

○先慎曰。令下脫率天下西。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

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
穰侯營私邑謀秦。故非諷云兩國。○王先謙曰。高注。穰侯魏人。治猶相也。穰侯相秦。欲與秦而安魏。故曰欲成兩國之功。案舊注

非。高注尤謬。穰侯得罪憂死。下文明斥其非。不須諷也。史傳云。宣太后異父弟。姓魏氏。其先楚人。則非魏人明矣。又屢用兵於魏。何云安魏乎。蓋穰侯志在併國拓地。故云欲成兩國之功耳。
是故兵終

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
○先慎曰。策露作靈。疲作游。黃丕烈札記云。此當各依本書。策文下句言游病。游露同字。此句不得更言暴露。靈者零之假借

暴謂日。靈謂雨也。其策文作游病。不與作疲病同。高注可證。先慎案此及策。並當作暴靈於外。游病於內。靈乃

靈之借字。說文靈。雨雲也。詩定之方中。傳零落也。零當作靈。亦假靈爲。鄭風零露漙漙。正義本作靈。箋云靈

落也。是靈落。卽靈落矣。暴靈二字之義。當如黃說。游病高注云。游羸。呂覽不屈篇。士民罷游。罷游與游病義同。淺人多見暴露疲病。少見暴靈游病。故改靈爲露。改游爲爲疲。而古義俱湮矣。霸王之名

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
趙居邯鄲。燕

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兼四國之人。

故曰雜。○先慎曰。乾道本注中上衍東字。依趙本刪。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

不信，地形不便。○先慎曰。高注。趙王都鄆。無險固。故曰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俞樾曰。下當從秦策作

若以下言。則但曰不能盡其力足矣。上文曰號令不治。賞罰不信。此正上之所以不能盡民力。民力之不盡。其故在上。不在下。當言上不能。不當言下不能也。彼固亡國之形也。而

不憂民萌。○顧廣圻曰。萌策作氓。本書例用萌字。○先慎曰。說文民衆萌也。後人於經傳中。萌字皆改作

本書尚存

其真。○先慎曰。高注趙括封於武安。武安君將趙四十萬拒秦。大王以詔破之，拔武

安。○秦將白起。坑括四十萬衆於長平下。故曰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

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先慎曰。則下當有是字。此與下文拔邯鄲，笄山

東河間。○顧廣圻曰。乾道本。河間作可聞。藏本亦作可。皆譌。盧文弨曰。策作完河間。無山東二字。先慎

榜本趙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華，○顧廣圻曰。當從策作踰羊。絳上黨。○顧廣圻曰。當從策作絳代

代四十六縣，○盧文弨曰。四策作三疑是。上黨七十縣。○顧廣圻曰。七十。策作十七。王澐云。即趙策

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代上黨不戰，而畢爲秦矣

十七

○先慎曰。乾道本。代上有以字。盧文昭云。凌本無以字。策同。張文虎云。以字。疑卽上句也字譌衍。先慎按張榜本。亦無。今據刪。

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爲

齊矣！中山呼沱以北不戰，而畢爲燕矣！

○先慎曰。秦兵力所不及。則齊燕將分取之。此皆趙地。故下云趙舉。

然則

是趙舉；趙舉；則韓亡；

○先慎曰。策作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

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

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荆。東以弱齊燕。

○先慎曰。乾道本。燕上有強字。盧文昭云。衍強字。

凌本無。先慎案策無強字。今據刪。上兩言弱齊燕。卽其證。

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

○盧文昭曰。沃策作流。王先謙曰。水經河水注。黎陽縣東岸有故城。險帶長河。

謂之鹿鳴城。濟。取名鹿鳴津。亦曰白馬。濟津之東南。有白馬城。河水奮於白馬縣南。洑通濮濟黃溝。故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魏世家。無忌說魏王曰。決葵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後王賁攻魏。卒引河灌灌大梁而取之。先慎曰。沃流二字。義同。說文沃作沃。漑灌也。高注流灌也。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先慎曰。高注從者。山東六國。敗從不成也。大

王垂拱以須之，

○俞樾曰。策作大王拱手以須。吳師道補云。韓作須之。然則韓非異於國策者。但句末多之字。其拱手字。必與策同。若作垂拱以須之。則吳師道何以不及乎此。必後人所改。當依國策

訂正。天下編隨而服矣！

○先慎曰。拾補編作編。服作伏。盧文昭云。編字高誘注國策本同。吳師道補注作編。云以繩次物曰編。張本凌本。此亦作編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

編作編誤。先慎案吳說是。

霸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爲和。夫以

大王之明，秦兵之強，棄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

○盧文昭曰。曾策作尊。先慎曰。尊字誤。當依此訂正。

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

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

弩，戰竦而卻。天下固以量秦力二矣！

先慎曰：乾道本無卻字。顧廣圻云：今本兵作負。誤。而下有卻字。策有：高注卻。退也。吳師道

引此無。弩策作怒。吳引作擊不合。先慎案而下。有卻字。依今本增。棄甲兵弩四字。不成文。兵當作典。說文與古文作肅。兵作景。二字象形相近而誤。

軍乃引而退并於李下。

○先慎曰：乾道本。退作復。李作孚。盧文弨云：復乃復之譌。李吳注。引韓作孚。先慎案李乃李之誤。策作李。高注李下邑名。在河內。張榜本。趙本。復作退。孚作李是。今據改。

大王又并軍而

至，

○盧文弨曰：至策作致。先慎曰：張榜本作致誤。

與戰不能剋之也。

○顧廣圻曰：七字為一句。

又不能反運，罷而去

○盧文弨云：運或改作軍。顧廣圻曰：又不能反運句絕。反當作及。運讀為餽。罷而去為一句。罷讀為疲。策作

又交罷卻。按無不能運。而四字不同也。俞樾曰：運乃軍之誤。上云大王又并軍而至。此云軍罷而去。文義正相應。蓋不能勝。則宜退。既不能剋。又不能反。故其軍至於罷病而後去也。先慎曰：顧說較長。不能及運。言饋運不繼也。文義甚順。當從之。張榜本。運作交。依策改非。

天下固量秦力三

矣！

○先慎曰：固下當有以字。與上文一律。此脫。

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

○先慎曰：張榜本

親誤。

臣以為天下之從，幾不難矣！

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從益堅固。曰不難矣。○先慎曰：乾道本。難作能。盧文弨云：案注是難字。策作豈其難。注

曰上當有故字。王渭云：能當作難。先慎按張榜本作難。今據改。幾猶殆也。

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

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俞樾曰。皆字衍文。蓋即比字之誤。而複者。秦策無皆字。願大王有以慮之也。

○先慎曰。高注慮。謀也。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

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

溪，○先慎曰。趙本溪作谿。盧文昭云。谿策作谷。先慎按御覽六十。四八九九十六。事類賦二十一引飲下。並有馬字無谿字。下同。右飲於洹谿，○盧文昭曰。策作水。淇水

竭而洹水不流，○先慎曰。御覽事類賦。並引作洹水竭。淇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

戰一日，○先慎曰。策干下有領字。張榜本。趙本。日作夜非。高注。一日甲子之日也。太公望為號到牧野。便尅紂。故曰一日。而破紂之國，禽其身，

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先慎曰。高注傷。怒也。策傷上有不字誤。知伯率三國之衆，以攻趙

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盧文昭曰。秦策趙策俱作三年。先慎曰。此誤。下十過篇。正作三年。城且拔矣！襄

主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盧文昭曰。策作錯龜數筮。此筮上疑脫一字。顧廣圻曰。筮當從策。作數筮二字。案飾邪篇。鑿龜數筮。兆曰大吉。凡三見可證。此為

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

行而出，○先慎曰。乾道本。潛下有於字。張文虎云。秦策呂氏春秋淮南子。皆無於字。案於疑游字之譌。蓋韓子作游。他本作行。體者旁注異文。轉寫並存。又以形近譌為於耳。游者。洹水也。此時城為

水灌。不洩者三版。故泗水而出。孫詒讓云。十過篇云。趙孟談曰。臣請試

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潛下亦無於字。先慎案趙本正無於字。今據刪。

圻云。今本知上有反字。策同。先慎案有反字是。今據補高注。知伯與

韓魏攻襄子。張孟談辭於韓魏。韓魏與趙同。故曰。反知伯之約也。

反知伯之約

○先慎曰。乾道本無反字。顧廣

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

其身，以復襄主之初。

○盧文弨曰。策作以成襄子之功。先慎曰。張榜本初作功。

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

，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

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以字。天下二字不重。可作何。無而字。盧文弨云。一本此上有以字。藏本兼下有而字。何作可。策同。顧廣圻云。今本重天

下。策有。今據補改。

臣昧死，願望見大王，

○先慎曰。策無願字。姚校劉作願望。

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

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

說。

○盧文弨曰。誠策作試。

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

燕不親，

○張文虎曰。依上文。親當作弱。先慎曰。此即承上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而言。不當作弱。張說誤。

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

，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為王謀不忠者也。

○先慎曰。拾補重為字。盧文弨云。舊少一為字。今據吳注。引增上為如字。下去聲者下張

本有戾字。策作以主不忠於國者。顧廣圻云。當從策作以主為謀不忠者。主。謂為主首也。為謀。造謀也。此文例言大王。不言王。王字必誤。吳師道引此無也字。是。重為字。非。先慎案姚本國策與盧引同鮑本與顧同。故所引各異

又策國上有於字。今案王當作主。顧說是也。爲上以字。當衍。以徇國爲主謀不忠者也。作一句讀。文氣自順。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蔽，入則爲薦薦。出貢以供若薦薦居人下。○先慎曰。乾道本注。人下二字。作久字。今從趙本

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先慎曰。韓字當在而下。取地略地也。下文韓與秦兄弟共苦天下。怨懸於天下，功

歸於強秦。○王涓曰。秦當作趙。先慎曰。秦字不誤。謂韓則受其怨。秦則得其功也。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

臣竊聞貴臣之計，○先慎曰。乾道本。今下有日字。盧文昭云。日字衍。張本無。今據刪。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

，養從徒，○先慎曰。乾道本無徒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從下有徒字。今據補。欲贅天下之兵，贅。綴連也。明秦不弱，則

諸侯必滅宗廟！○先慎曰。諸侯宗廟必爲秦滅。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

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韓爲內臣。秦猶滅之。則天下從趙攻秦。計爲得矣。夫韓小國也。

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戒強敵，

有蓄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

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

○先慎曰：說文摧折也。

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爲原。

若山原然。○顧廣圻曰：原當作厚。舊注誤。

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

○先慎曰

○與秦爭強也。

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

則陷銳之卒，勲於野戰，

○盧文弼曰：勲張本作勳。

責任之旅，罷於內攻；

勞餉者

則合羣苦

弱以敵而共一萬乘，

○王涓曰：當衍而共二字。

非所以亡趙之心也。

貴人之計：

均同也。謂同其計而用之。○盧文弼曰：張本人作臣。

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

○顧廣圻曰：質如字射的也。既進退不能，則同於爲質者。

舊注

陛下雖以金石相弊，

弊：盡也。盡以召士。○盧文弼曰：馮氏云：言其時之久也。注解謬。石何

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愚計：

發注：亦引作與。王先謙曰：與金石相弊。謂與金石齊壽也。雖永壽而無兼天下之日。極言其非計。

使人使荆，重弊用事之臣，

○先慎曰：重弊猶言厚

遇作進。誤。先慎案遇即愚之誤。而衍者。今從藏本。

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爲一

，不足患也。二國事畢，

齊

則韓可以移書定也。

○先慎曰：韓、乾道本作轉。盧文弼云：藏本亦作轉。是。上已云從韓而

伐。則不待再收韓明矣。顧廣圻云。今本轉作韓誤。此言定荆魏。俞樾云。轉字無義。趙本作韓是也。此篇名存韓。本因秦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故爲是說勸之。釋韓而伐趙。趙齊事畢。而韓可移書定。正見韓之不必伐也。乃乾道本。道藏本。皆作轉。則字之誤久矣。趙本改轉爲韓。是也。盧顧以上文已云從韓伐趙。此不必更言定韓。今案韓未聞其將伐趙。秦何得從韓以伐趙。且秦之伐趙。亦何必從韓。疑韓字。是衍文。蓋既使人使韓。又與魏質。則荆魏不與我爲難矣。於是從而伐趙。從而者。繼事之詞。明其事次第當如此。非從他國之謂也。後人不達其義。妄補韓字以質之。盧顧不知上韓字之衍。而疑下韓字之非誤矣。先慎案俞說是。張榜本轉亦作韓。今據改。是我

一舉，二國有亡形，

○先慎曰：二國指齊趙。

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

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

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構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

也。韓秦強弱

○顧廣圻曰：韓當作轉。俞樾曰：韓秦強弱。各本皆同。顧氏謂當作轉誤。先慎曰：顧說是。如貴臣之計。秦爲天下兵質。則秦必弱。如非之則齊趙可亡。荆魏必服。則秦強矣。

秦計一定。強弱隨之。若韓之強弱。豈非所敢言乎。

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

侯，危事也！爲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

○盧文弨曰：伐。張本凌本作我。趙敬夫云。意秦之伐之也。不必作我。

至殆

也！見二疏，

○先慎曰：乾道本疏作疎。盧文弨云。從藏本作疏。今依改。

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

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閒焉，不可悔也。

○先慎曰：乾道本攻上無天字。閒作聞。盧文弨云。夫字脫。張凌本有夫字。

問一作閒。顧廣圻云。閒當作閒。閒反問也。允慎案盧校是。今據改。存韓文止此。下乃附見其事。

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之未可舉，

下臣斯，

○先慎曰。乾道本言韓下有子字。俞樾云。子字衍文。韓非因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故上此書。言韓之未可舉。誤衍子字義。不可通。趙本無子字。亦當從之。先慎案張榜本。亦無子字。今據刪。

甚以爲不然：

○先慎曰。拾補甚上有臣斯二字。盧文弨云。舊本不重。一本有。先慎案臣斯二字誤複。以下皆李斯言。

秦之有韓，若人之有

腹心之病也。

○盧文弨曰。腹心舊本倒。今從藏本。張本與下同。

虛處，則慨然，

核妨心腹虛也。而病爲妨。喻秦虛心待韓。韓終爲妨。核音艾。

○盧文弨曰。注。核音艾。凌本音改。案說文苦也。胡樂切。玉篇恨苦也。

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

謂疾冷。卒然而

走必發矣。喻秦雖加恩於韓。有急韓之不臣之心必見矣。○顧廣圻曰。虛處逗平居也。與極對文則慨然。若居溼地。著而不去。十一字爲一句。核說文苦也。廣韻云。患苦胡樂切。舊注皆誤。以極逗走字衍。俞樾曰。顧氏視舊讀爲長。然平居不得謂之虛處。且走與處對文。則走字非衍也。按此當以虛處則慨然。若居溼地爲句。虛乃衍字也。蓋卽處字之誤。而複者。著而不去爲句。以極走則發矣。爲句。極猶亟也。古字通用。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注並云。極讀爲亟。是其證。此言腹心之病。附著不去。平居猶可。亟走則發矣。亟走。喻急也。舊注卒然而走。是正讀。極爲亟也。下文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若有卒報之事。與亟走之喻相應。顧訓極爲困而刪。走字未得其旨。先慎曰。愈說是。乾道本注。冷作令。今依趙本。

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爲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

，韓不可信也。

○俞樾曰。報讀爲赴疾之赴。禮記少儀篇。毋報往。喪服小記篇。報葬者報。虞鄭注並云。報讀爲赴疾之赴是也。

秦與趙爲難，荆

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

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王涓曰：趙當作秦。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

專於齊趙，則韓必為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

必復見峭塞之患。○先慎曰：謂諸國兵將復至函谷。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為重

於韓也。○先慎曰：非之來秦，為存韓也。則說雖為秦，心必為韓。故云為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鈞利於秦

而以韓利闕陛下。闕陛下之意，因隙而入說。以求韓利。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見重於二國。此

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

而聽其盜心，○王先謙曰：浸淫而聽納之。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

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為計矣。疑伐已也。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

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盧文弨曰：凌本大王二字重。張本不重是。稍召其社稷之臣，以

與韓人為市，則韓可深割也。○王先謙曰：韓遣韓非入秦，在王安六年。其時祭陽上黨悉已入秦。存者獨潁川一郡地耳。非存韓之說，不得已而為宗社計。李斯所

云深割者，即盡入其地之謂也。因令象武○王涓曰：象當作蒙。蒙武見始皇本紀。蒙恬列傳。發東郡之卒，闕兵於境上而未名

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

○先慎曰：蘇即荆蘇。秦使之齊，絕趙交也。

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

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

○先慎曰：荆疑四

國。必不欺秦。

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

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

，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勦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

此者數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

○先慎曰：韓世家。釐王二十三年。

趙魏共伐韓。韓使陳筮告急於秦。秦昭王遣白起救韓。八日而至。大破趙魏之師。據六國表。事在昭王三十一年。

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

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

○王先謙曰：韓自懿侯

後事見世家者。如昭侯十一年如秦。宣惠王十九年。以太子倉質秦。襄王十年太子嬰朝秦。釐王時兩會秦王。非不世

世事秦。而無世不被秦兵。常出兵佐秦伐諸侯。其得秦救。惟釐王二十三年一役而已。所謂戮力一意。以不相侵。特策士之游說。初無關於事實也。

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為鴈行，以嚮秦軍於關

下矣。

○王先謙曰：秦昭王九年。齊魏韓共擊秦於函谷。十一年齊韓趙魏宋中山。五國共攻秦。韓襄王十四十六年。年事也。先慎曰：乾道本闕作闕。盧文弨云：藏本作關。下云先為鴈行。以攻關。先慎案闕乃闕字。形近

而譏。即函谷關。
今據藏本改。

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

○王先謙曰：秦割地以和。見表及秦紀。此節言之。

杜

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荆。

○王先謙曰：據表記世家秦昭王二十七年。楚頃襄王十九年。韓釐王

十六年也。自是連三年。秦擊楚破之。遂拔郢。先慎曰：乾道本先作失。非也。顧廣圻云。今本先作先。今據改。

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

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

○先慎曰：謂與秦爲兄弟也。

己又背秦，先爲鴈行以攻關

，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

○先慎曰：展轉猶反覆也。

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

，解其兵。

○王先謙曰：據秦紀及表。昭王四十五年。攻韓。取十城。未知卽此事否。四十七年。秦卽攻上黨。亦未嘗解兵。

夫韓嘗一背秦而國

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臣之浮說，

○先慎曰：乾道本臣作人。盧文弨云。張本人作臣。先慎案下文。亦

作臣。作臣者是。今據改。

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士卒

，以秦爲事。

○先慎曰：兵字疑衍。上文夫趙氏聚士卒無兵字。卽其證。

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欲伐秦，其

勢必先韓而後秦。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欲伐秦三字。盧文弨曰：舊不重。今依張凌本補。顧廣圻云。藏本重欲伐秦三字。非也。先慎案重三字。文義較足。未必乾道本獨是。而衆本皆非

也。顧說太泥。今據補。

且臣聞之，唇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

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王先謙曰：此言魏遣使於秦，約共攻韓。秦欲送其使於韓，所以誑恐之。今秦王使

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

不得見。○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不下有得字。今據補。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

，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邪？臣斯願得一

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菹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

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

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

，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先慎曰：邊鄙殘句。國固守句。於上脫益字。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

。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棄城而敗軍，○顧廣圻曰：敗軍當作軍敗

，○韋句絕。敗下屬。王先謙曰：言割城。而又敗其軍。於義自順。無庸句文。則反掖之寇，反掖者。謂麾下反以禽君掖也。○盧文弨曰：反於掖下。言內變將作也。注迂晦。王先謙曰：謂韓本國之

寇。與下秦。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先慎曰：乾道本不重聚散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聚散。先慎

與兵對文。

案城盡則聚者散。聚者散，則國無軍。

●重聚散二字，語乃明顯。今據補。

城固守，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城上有使字。先慎曰：城固守，與上城盡對文。無使字是。

則秦必興兵

而圍王一都。

○王先謙曰：或云一字，當在道字下。非也。古城邑大者皆謂之都。不必王所居方爲都。孟子云：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是也。韓世家公仲諱王賂秦以一名都。楚陳軫言秦得韓之名都

一。正與此文

一部相類。

道不通，則難必謀。

○王先謙曰：說文虛難曰謀。

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

○顧廣圻曰：用當

作周。周密也。

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

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

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

見字。今據補。

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

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趙用賢曰：此當時記載之文。故并叙李斯語。

難言第三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纒纒然，則見以爲華

而不實。

言順於慎。比於班。洋洋美。纒纒有編次也。○盧文弨曰：順比不拂逆也。法言順於慎。比於班。轉難解。凌本澤作瀉誤。先慎曰：意林引見下有者字。爲作謂。下同。

敦厚恭祇

，
○先慎曰：乾道本作敦祗恭厚。意林引作敦厚恭祗是也。今據改。
鯁固慎完，則見以為拙而不倫。
○先慎曰：乾道本拙作拙。顧廣圻云：藏

本今本。拙作拙。先慎案意林亦作拙。今據改。
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摠微說約

，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為劇而不辯，
○先慎曰：意林劇作訥。
激急親近，探知人情，

則見以為僭而不讓。
○先慎曰：乾道本僭作譖。拾補急下旁注意字。盧文弨云：張本思作僭。探一作深。凌本譖作僭。顧廣圻云：今本急作意誤。先慎案譖凌本作僭。定今據改。意

林急亦誤作意。釋名急及也。操切之使相逮及也。說文探遠取之也。疏遠之臣。慮事廣肆。並及人主之親近。以刺取其向背。即說難。所謂非閒已即賣重也。故見者。以為僭而不讓。閔大廣博，妙

遠不測，
○先慎曰：意林妙遠作深而。
則見以為夸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

以為陋。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家作織誤。盧文弨曰：張本作家。先慎曰：此即說難篇。所謂米鹽博辯也。作家字是。
言而近世，辭不悖逆，

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
○顧廣圻曰：滿當作還。詩巧言如流。箋云：故不悖逆。釋文云：還五故反。本亦作逆。按說難篇云：大意無所拂悟。拂悖同字。還悟同字。作逆者。形近之

誤也。又鄭檀弓注：噫弗寤之聲。弗寤即拂悟。正義讀弗如字者。非。今本因之改弗作不尤誤。列女傳：不拂不寤。亦用寤字。
言而遠俗，詭躁人閒，則見以

為誕。
○先慎曰：釋名躁。燥也。物燥乃動而飛揚也。則躁有華而不實之意。易繫辭躁人之辭多。
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

○先慎曰：儀禮聘記云：辭多則史。鄭注史謂策祝。亦言史官。辭多文也。
殊釋文學，
○王先謙曰：殊釋猶言絕棄。
以質性言，則見以為鄙

○先慎曰：乾道本性作信。盧文弨云：信張浚本皆作性。顧廣圻云：藏本信作性。是也。今據改。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

誦說事。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爲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伊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

○先慎曰：乾道本無而紂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紂下有而紂二字。今據補。

翼侯炙，○顧廣圻曰：戰國策史記皆作鄂侯。先慎曰：左隱五年。邢八伐翼。翼侯奔趙。

鬼侯膳，○先慎曰：史記作九侯。徐廣注九侯一作鬼侯。鄴縣有九侯

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

比干剖心，梅伯醢，

○先慎曰：見晏子楚辭云：數諫至醢。

城。九鬼登

近。通用。

韓非子集解 卷一 難言

里子道乞，

○盧文弼曰：謂百里奚亡秦走宛事。顧廣圻曰伯讀爲百。

傳說轉鬻，

轉次而傳故曰鬻。

孫子臏脚於魏，吳起

收泣於岸門，

○盧文弼曰：收疑是枚字。見呂氏春秋長見篇。○顧廣圻曰：仲冬紀云：掘泣。恃君覽云：雪泣。先慎曰：收當作枚。形近而誤。

痛西河之爲秦

，卒枝解於楚。

○先慎曰：說詳茲規弑臣篇。

公叔痤言國器，反爲悖。公孫鞅奔秦，關

龍逢斬，萇宏分施，

磔裂也。敕氏反。○先慎曰：趙本無注六字。莊子胠篋篇：釋文引司馬云：萇弘周襄王賢臣也。案周景王敬王之大夫。魯哀公三年六月，周人殺萇弘。一云剗賜

曰施。六微篇以爲叔向之說。

尹子筭於棘，

非罪爲辜。射而殺之。○顧廣圻曰：未詳。俞樾曰：舊注曲說辜射即辜磔。磔從石聲。曰：趙本無注。盧文弼云：張本有注。

司馬子期死而浮於

江，田明辜射，

與射聲相近。故得通用。辜磔本疊韻字。荀子正論篇：斬斷枯磔。以枯爲辜。此云辜射。又以射爲磔。古書每無定字。學者當以聲求之。周禮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注曰：謂磔之。田明辜射。即此刑也。字又作砒。史記李斯傳：十公主砒死於杜。索隱曰：砒與磔同。古今字異耳。

宓子賤西

門豹不鬪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

○先慎曰：安于十過七術篇。作闕于。觀行篇作安。淮南道應訓作闕是也。惟趙策安明兩有爲誤。

宰予不免於田常，范雎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

世之仁賢忠良，有道德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

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難言也。

先○

慎曰。乾道本難言作不少。顧廣圻云。今本不少作難言誤。案此句下有脫文。先慎案君子難言。文甚明白易曉。今從之。

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

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第四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

威權上逼。故危其身。

人臣太貴，必易其主。

○盧文昭曰。一作人臣太貴。必易主。命與韻不叶非也。

主妾無等，必危嫡子。

主謂室主。

兄弟不服，必危社稷。

君之兄弟不相從服。

臣聞千乘

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

○王渭曰。民當作威。

萬乘之

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

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

，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

○孫貽讓曰。日本蒲阪圓本作後主。而隆家云物茂潤本作管。隆下有國字。凌本同非。八經篇。家隆劫殺之難。貽讓案管主後主並無義。管

當作營。形近而誤。營主謂營惑其主也。淮南子原道訓。高注營惑也。隆國家當依蒲阪圓本刪國字。隆家言搆諸大家。使爭鬪。詳後八經篇。

此君人者所外也。

君當疎外斥遠之。

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位

之至尊也。下三句。顧廣圻云。今本也。下衍十四字。先慎案。下四美。即指此身位威勢而言。少三句。則下四美無著。今據補。

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

人，議之而得之矣。

○先慎曰。議當作義。義者事之宜也。人君合其宜。則得之矣。

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

則終於外也。』

既不能用富臣則竊之。○先慎曰。富之言備也。四美不備。則國非其有矣。

此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

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

殷諸侯文王。周諸侯秦襄王。○先慎曰。從當作以。以與古文从相似。因誤爲从。校者不審。又改爲從。

下文皆以羣臣之太富也。與此文正一律。明此從爲以之誤。

晉之分也。

趙魏韓

齊之奪也。

陳恆弑簡公也。

皆以羣臣之太富也

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

○先慎曰。子罕劫宋。子之奪燕。

皆以類也。

○孫詒讓曰。以類當作此類。

故上比之

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

臣雖有貴賤。同以法也。

質之以備，

謂源其賞賜也。臣質則易制。○王先謙曰。廣雅釋詁。質正也。備者未至而設之。所以逆杜其邪心也。舊注誤。

故不赦死，

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

淫散也。

社稷將危，國將偏威，

君威散。臣威成。故曰偏威。○

先慎曰。乾道本注無成字。今從趙本。

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

市衆所聚。恐其乘衆而生心也。○俞樾曰。威字衍文。藉當讀爲

籍。詩寧奕篇。實畝實籍。唐石經作實畝實藉。是其例矣。漢武帝紀。籍吏民。馬師古注。籍者。總入籍錄而取之。即此籍字之義。管子輕重甲篇。桓公欲藉於室屋。欲藉於萬民。欲藉於六蓋。欲藉於樹木。與此正同。言大臣之祿雖

大。而城市之地。不得藉而取之也。下云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臣士卒。與藉城市相對成文。今涉上文。謂威淫。及國家偏威而誤行威字。舊注不解威字。是舊本猶承衍也。

黨與雖衆，不

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

謂臣自私朝。

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

於家。

不欲令其樹福也。

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

四鄰之國為私交。○孫詒讓曰注說非也。此四從。四典駟

通。謂駟乘也。左文十一年。傳注駟乘。四人共車。從謂從車。皆論貴臣隨從車乘之事。下云不載奇兵。即蒙上四從而言。史記商君傳。趙良曰。五殺大夫之相秦也。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又曰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駟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參乘為驂乘。四乘為駟乘。二者略同。商君正以從車載兵甲。故為趙良所責。可證此文之義。先慎曰。四從孫說是。舊注當在居軍無私交下。傳寫誤置於此耳。

不載奇兵

○王先謙曰。淮南墜形訓高注奇隻也。奇兵佩刀劍之屬。與上四從對文。不載謂不載以從。戰國策。秦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即此義也。惟傳遠以備非常乃得載兵甲。故下又申言之。秦御臣民至嚴峻。此法制

已然者。非之言此。特以中其意。

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

也。

主道第五

道者，萬物之始，

物從道生。故曰始。

是非之紀也。

是非因道彰。故曰紀。

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

物之源；

得其始。其源可知也。○先慎曰。乾道本注可作亦。今據張榜本趙本改。

治紀以知善敗之端。

得其紀。其端可知也。

故虛靜以

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

樞曰：下知字。當作爲靜。則爲動者正。猶下文云：不智而爲智者正也。

滲上句而誤作知。於義不可通。先慎曰：俞說是。下者字。張榜本作之。

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

爲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

臣因欲雕琢以稱之。○盧文弨曰：自將二字。疑倒。當與下文一例。

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

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

好惡不形。臣無所效。則戒而自備。○王念孫曰：去舊去智。本作去智去舊。惡素爲韻。舊備爲韻。舊古讀若思。大雅蕩篇。殷不用舊與時爲韻。召閔篇。不尙有舊與里

智，臣乃自備。』

爲韻。管子牧民篇。不恭祖舊與備爲韻。皆其證也。後人讀舊爲巨救反。則與備字不協。故改爲去舊去智。不

知古音智屬支部。備屬之部。兩部絕不相通。自唐以後。始潤爲一類。此非精於三代兩漢之音者。不能辨也。故

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

○先慎曰：當

作有賢而不以行。與有智而不以慮。有勇而不以怒。文法一律。下文去智去賢去勇。不作去行是其證。

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

去智而有明，

去君智。則臣

去賢而有功，

去君賢。則

去勇而有強，

去君勇。則

羣臣

臣事自功。

臣武自強。

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

， 濇乎莫得其所， 』 ○顧廣圻曰：濇讀爲參。正字作塵。說文云：空虛也。 明君無爲於上， 羣臣竦懼乎下

， ○盧文弨曰：乎藏本作於。 明君之道， 使智者盡其慮， 而君因以斷事， 故君不窮於智

， 用臣智。故 賢者敕其材， ○盧文弨曰：敕一作效。 君因而任之， 故君不窮於能。 有功則

君有其賢， 有過則臣任其罪。 故君不窮於名。 ○先慎曰：乾道本君下有子字。盧文弨云：子字衍。顧廣圻云：藏本無子字是爲臣之正。○先慎曰：乾道君取臣勞。以爲已功。○王

也。先慎案張榜本亦無。今據刪。 君雖不賢。爲賢臣之師。 不智而爲智者正。

是故不賢而爲賢者師， 君雖不賢。爲賢臣之師。 臣有其勞， 君有其成功。

本爲下有上字。盧文弨云：爲下衍上字。張凌本俱無。顧廣圻云：藏本無上字是也。先慎案張榜本亦無。今據刪。 此之謂賢主之經也。 經。常法也。

道在不可見， 君道必使臣不可見也。○盧文弨曰：張本不提行。 用在不可知， 虛靜無事， 以闇見疵。 ○先慎曰

。 人不知虛靜之道。反以其闇而疵之。 見而不見， 聞而不聞， 知而不知， 知其言以往， 勿變勿

更， 以參合閱焉。 官有一人， ○顧廣圻曰：揭。摶。有作證。 勿令通言， 則萬物皆盡。 各令守職。勿

使相通。情既相猜。則自盡矣。○先慎曰。乾道本。注盡作靜。據趙本改。 函掩其跡， 匿其端， ○盧文弨曰：掩字疑是注。凌本無。顧廣圻曰：則萬物皆盡。函句絕。舊注讀函屬

下誤。孫詒讓曰。函當爲亟。函俗作函。形近而誤。爾雅釋詁云。亟。疾也。此當以亟掩其跡爲句。顧讀非。盧校尤誤。不能緣。與下不能意同義。原經聲近而誤。二柄篇云。人主不能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作緣字是其證。

下不能原。

○先慎曰。原當作緣。緣因也。掩跡匿端。則下無所因。以侵其主。

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

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

之。

執柄固。則人意望絕也。○先慎曰。各本望上有能字。拾補刪。盧文昭云。注則人意望絕。張本作絕其能。望亦衍能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望字誤。此當衍能字。先慎案無望字者。因上有絕其能而妄刪之。

不知此能字。正涉上文而誤衍。注則人意望絕。不釋能字。明舊本亦無能字。依盧校刪。

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

權柄不固。則篡國之虎

因而存

不愼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

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

○顧廣圻曰。句絕。與下文忒賊爲韻。

爲姦臣。

○王念孫曰。臣當爲匿字之誤。匿讀爲。匿。謂居君側。而爲姦惡也。逸周書大

戒篇。克禁淫謀。衆匿乃雍。衆匿卽衆惡。管子七法篇。百匿傷上威。百匿卽百惡。明法篇。比周以相爲匿。明法解。匿作惡。漢書五行志。朔而月克東方。謂之仄惡。書大傳作側匿。是匿與惡古字通。主所與虎爲韻。側匿忒賊爲韻。若作臣則失其韻矣。顧廣圻曰。臣當作以。以正字作目。形相近。先慎曰。王說是。聞其主之忒，

○王念孫曰。聞蓋。聞之譌。聞何也。

故謂之賊。散其黨

，收其餘，

○顧廣圻曰。餘當作與。下文輔虎其韻也。

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

不可測，同合刑名，

○顧廣圻曰。刑讀爲形。揚摧黨同。

審驗法式，擅爲者誅，國乃無賊。是

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

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

德，○王先謙曰：德當作得。與上財利相應。此緣聲同而誤。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

○先慎曰：乾道本名作明。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明作名。今據改。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

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爲寶，○先慎曰：靜退當作虛靜。此承上虛靜以待令而言。下不操事。不計慮。而知

巧拙福咎。即申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爲動之正之義。今譌作靜退。則文之前後不相照應矣。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

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言下有而字。今據補。不約而善增。言已

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俞樾曰：增字義不可通。兩增字。疑皆會字之誤。不言而善可解也。善會猶善結也。會誤作會。又誤爲增耳。先慎曰：約當作事。言已應。應語。本老子。不約而善會。亦即老子所謂善結無繩。約而不

事已增。正承上言之增。讀如響。與上應爲韻。俞改增爲會。迂曲不可從。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

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責其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事以作以事。按當作以

其事。先慎曰：二柄篇。作專以其事實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

，則誅。明君之道，臣不得陳言而不當。

○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盧文弨曰：得字脫藏本有。先慎案二柄篇亦有得字。今據補。

○顧廣圻云：此句下有脫文。

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暖乎如時雨，

○顧廣圻曰：暖讀為愛。

百姓利其澤。其

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

，則功臣墜其業，赦罰，則姦臣易為非。

○盧文弨曰：臣張本作人。

是故誠有功，則雖

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

○顧廣圻曰：此句下有脫文。先慎曰：此下當有疏賤必賞四字。

近愛必誅，

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韓非子集解卷二

長沙王先慎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有度第六

○先慎曰乾道本
六作七據趙本改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

強為不曲法從私。○盧文弨曰：注為字。當作謂。先慎曰：為謂字同。

奉法

者弱，則國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

而荆以亡。

荆全之時。與荆亡之時。民及社稷未改易。而全亡遂殊者。則由奉法有強弱故也。○顧廣圻曰：氓當作民。下二句。同舊注未譌。

齊桓公并國三十，

啓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

○顧廣圻曰：襄當作昭。下同。史記年表世家燕無襄王。下文

云殘齊。在昭王二十八年。或一謚襄也。以河為境，以薊為國，襲涿方城，

方城涿之邑也。○顧廣圻曰：句有誤。王先謙曰：襲謂重繞在外。謂燕都

在蔚。涿方城在外。猶左傳言表裏也。涿與方城二地。注誤。方城見燕世家。漢志涿屬涿郡。蔚方城屬廣陽。方城詳見水經。聖水巨馬水注中。今直隸固安縣西南。有方城村。即其地也。

殘齊，平中

山。中山國名。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謂鄰國得燕為黨者。則重。反是者則輕也。

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

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

○顧廣圻曰：當云攻燕救趙。年表五年擊燕。二十年救邯鄲。二十一年救趙。又世家二十年云。趙得全也。

取地河

東，

河東故南燕國所在。時魏救燕。燕人得之。故以河東故國與魏也。○盧文弨曰：注河東故南燕國所在。凌張本作故南燕之地。無下河東二字。德之誤作得之。先慎曰：此蓋五年擊燕所得。注謂燕人與魏非也。

攻

盡陶魏之地，

陶。定陶也。○顧廣圻曰：魏當作衛。見本晉師邪篇。

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

言魏加兵於齊平陸。以為私都也。

攻

韓拔管，

管。故管。叔所都。

勝於淇下。睢陽之專，荆軍老而走。

魏與楚相持於睢陽。而楚師遁。師久為老。○先慎曰：注趙

本為老作而老誤。

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下，

兵魏之兵也。

威行於冠帶之國。

安釐王死而魏以亡。

○先慎曰：乾道本無王字。盧文弨云：脫。藏本有。今據補。

故有荆莊齊桓，則荆齊可以

霸。

○先慎曰：乾道本桓下有公字。盧文弨云：公字衍。顧廣圻云：藏本無是也。今據刪。

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

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

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

外謂臣之事也。

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

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

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偽

謂得守法度之臣。授之以政位。加羣臣之上。故不可欺以詐譎。○顧慮圻曰。失當作夫。下文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失亦當作夫。加以當作以加。舊注未譌。先慎曰。顧說是。拾補加以作加於是。注趙本授誤作受。

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

既妙於輕重。使之聽遠。故不可欺以輕重也。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能由譽進。所以比周。於下。求其虛譽。若以

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官由黨舉。所以務交求其親援。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

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

相為也。○先慎曰。上行字。當作法。好賞惡罰之人。釋公法行私術。與上去私曲。就公法。去私行。行公法。下行私重輕公法。奉公法。廢私術。相應。四處皆作法字。此行字涉下文而誤。忘主

外交，以進其與；與。謂黨。與也。則其下所以為上者薄矣。交眾與多，外內朋

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朋黨既多。遞相隱蔽。雖有大過。無從而知也。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

之臣，安利於無功。邪臣朋黨。則忠臣橫以非罪而見陷。邪臣輒以無功而獲利也。忠臣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

臣伏矣。

臣傷其類。故良臣伏也。○先慎曰：乾道本危上有之所以三字。其下無臣字。盧文弼云：之所以三字衍。一本無。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其下有臣字。先慎案注云：則良臣伏。是注所見。本亦有臣字之所以三字。不當有。此與下文文法一律。今從盧顧校改。伏謂隱也。 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同氣相求。故此

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

○王澐曰：句絕。輕公法矣。私重。謂朋黨私相重也。數

至能人之門，

此其所以私重也。○顧廣圻曰：能當作態。態人即荀子之態臣。見臣道篇。先慎曰：能人即私人也。見管子明法篇。本書作能字。不誤。三守篇。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即其證。乾道

本注此作比。依張榜本趙本改。

不壹至主之廷，

○先慎曰：趙本壹作一。下同。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

屬數雖多，非所以尊君也。

君之徒屬之數雖多。皆行私重。故非尊君。○先慎曰：乾道本無以字。顧廣圻云：今本所下有以字。先慎案依下文當有。今據補。百

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

百官雖備。皆慮私家之便。故非任國。任謂當其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

託於羣臣之家也。

威權不移故也。○盧文弼曰：注下移。誤不移。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

人也。臣。韓非自謂也。○先慎曰：此篇多本管子明法篇。

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

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

○先慎曰：張榜本相益作之益。案家務相益。謂務相益其家。與大臣務相尊同。相益相尊。對厚國尊君而言。張榜本相作之誤。小

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為事。

○顧廣圻曰：奉當作持。見本書三守篇。晏子春秋問下云：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荀子臣道篇云：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又見

韓詩外傳。

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為之也。故明主使法

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擇人量功之法。布在方冊。謂成國之舊制。

能者不可弊，

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

以法量功。故能不可弊。敗不可飾也。以法飾人。故譽不能進。非不能退也。○先慎曰。強

榜本作蔽。管子亦作蔽。非。作誹字。並通用。

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

明辯謂善惡。不相掩。

故主讎法則可也。

讎謂校定。可否。

賢者之為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

敢辭難，

朝廷辭賤。則下有缺上之心。軍旅辭難。則士有偷存之志。○先慎曰。乾道本注。士作事。今依張榜本趙本改。虛文昭云。注缺譌作缺。士藏本作事。

順上之為，從

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

為君言也。

有目不

以私視，

為君視也。

而上盡制之。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脩頭，下以

脩足，清暖寒熱，不得不救入，

寒則救之以暖。熱則救之以清。凡此皆用手入。故曰不得不救入也。○先慎曰。入字衍文。下不敢弗搏。與不得不救相對成

文。明此不當有入字。舊注不審而曲為之說非。張榜本刪入字是也。又案清暖寒熱。據注文當作寒暖熱清。

模鄒傅體，不敢弗搏。

利刃近體。手必搏之。○虛文昭曰。弗藏本作

不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

賢哲之臣。事能之士。皆以公用之。

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

里之感。

既有臣以公。則政平國理。人無異望。無外心。故不越鄉而交。所以無百里之感。○顧廣圻曰。感讀為戚。

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

立，

愚智各得其所。故提衡而立。

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

廉。

易亡擇主。心貪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廉也。

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謂忠。

逆法強諫。凌主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仁。

行惠施利，收下為名，臣不謂仁。

行惠收下。作福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仁。

離俗隱居，而以非上

，臣不謂義。

隱居非上。揚主之惡。如此之臣。不可謂義。○先慎曰。乾道本以下有作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作字。今據刪。

外使諸侯，內耗其

國，伺其危險之隙，以恐其主，

上形與信相近。轉寫殘缺。以為附耳。○先慎曰。隙字無義。當作際。篆文倫。

曰：『交非我

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

，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

伺危以怨主。毀國以利家。姦雄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智也。○盧文弨曰。注伺危以恐主。恐誤作然。

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

險世所說。邀取一時之利。先王所簡。必令百代常行。○盧文弨曰。簡。棄也。

注非。俞樾曰。險世之說。本作險世所說。說讀為悅。注所據本尙未誤。

先王之法曰：

○顧廣圻曰。此下五句。文與洪範有異。或別有所出。非引彼也。

『臣母或作

威，

○先慎曰。張榜本更有母。或作福句。

母或作利，從王之指，母或作惡，

○先慎曰。乾道本下母字作無。顧廣圻云。今本無作母。先

慎案作毋字是。今據改。洪範正作毋。或作有。呂氏春秋賞公篇。引亦作或。與此同。注或有也。

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

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

治世之人。所具意行不用之於私。惟以待君之任耳。

夫爲人主而身察百官

，則日不足，力不給。

言用法而察之。○先慎曰。乾道本爲下有之字。據張榜本刪。

且上用目，則下飾觀，

飾觀。則目視。

不得其真也。

上用耳，則下飾聲，

飾聲。則耳聽。不知其偽也。

上用慮，則下繁辭。

繁辭。則慮惑於說也。

先王以

三者爲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

因法數。審賞罰。用此

察之。則百官不得混其真偽。斯術也。先王所守之要。○先慎曰。先王之所守要。即揚權篇聖人執要之義。注說非。

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

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險作險誤。

姦邪無所依，遠在

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

耶。近侍之官也。○俞樾曰。勢當作警。國語楚語曰。居處

有警御之嚴。注曰。警。近也。警在郎中。與遠在千里外正相對。成義警勢形近而誤。或古字通也。

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

雖單微直

湊。亦令得其職分。而豪強不敢踰。○先慎曰。注說非。說文湊水上人所會也。故湊有會合之義。此言親近重臣。合之疏遠卑賤之人。皆用法數以審賞罰。毋有相違。下文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是也。

故治不

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

立治之功。日尙有餘。而功效既已平。羣臣既已穆。則上之任用之勢。不違法。教使之然也。

夫人臣

之侵其主也。

○先慎曰：御覽六百三十八。引人臣作大臣。

如地形焉，即漸以往。

如地形之見耕。漸就削滅也。○先慎曰：即當作積。聲之誤也。此謂人之行路。積漸不覺而已。易其方。在始未必不知移步換形。遂不能見。故必立司南以定其方。喻入主為臣

侵其權勢。使人主不自知者。非一朝一夕之故。在人主時以法度自持也。喻意言行路非言耕者。注非。御覽引作既亦誤。

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

既以漸來。故雖至於失端。易面而主尚不能自知。

故先王立司南以端

朝夕。

司南。即指南車也。以喻國之正法。○先慎曰：御覽引立下有教字。

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為

惠於法之內。

不令遊意法外。為惠法內。皆所以防其侵也。○先慎曰：御覽引惠作慧誤。

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遊外私也

既使羣臣動皆以法。其或凌過遊外。即皆私也。○盧文弨曰：遊外二字。一本作滅。顧廣圻曰：凌字未詳。適當作過。衍遊字舊注誤。先慎曰：過為過之誤。顧說是也。一本脫外字。游作滅。是凌為峻字形近而譌。當在法上

傳寫。誤倒耳。峻法所以過滅外私也。與下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句。正相對。今本譌誤。遂不可讀。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懲下也。遂。通也。○王

先謙曰：遂。竟也。刑以輔令而行。使必下竟。

威不貸錯，制不共門。

威當主錯。故不貸。臣令錯。制當主裁。故不共臣同門。錯隘也。

威制共，

則眾邪彰矣。

威制共臣。則制邪顯用矣。○先慎曰：注制邪當作眾邪。

法不信，則君行危矣。

法不信。則後不可行。故君危也。○俞樾曰：

危讀為詭。呂氏春秋淫辭篇。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與此意相近。蓋法不信。則君之所行前後違反。故曰詭也。作危者。古字通耳。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子說林篇。

尺寸雖齊必有詭。文。上德篇。詭作危。並其證也。舊注未達。假借之旨。危當以君位言。不當以君行言。足知舊說之非矣。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

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爲度。匠之目意雖復中繩，而不可用。當其規矩爲其度。○先慎曰：注上其字，當爲以字之譌。上智

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爲比，君知雖敏，而中事不可用。當以先王之法爲其比制也。○盧文弨曰：注君知，藏本作君智。先慎曰：上智謂極智之人。

與巧匠同意，非謂君也。捷疾也。中事合於事也。中音竹仲反。舊注誤。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科，等也。削高，等令就下也。權

衡縣而重益輕，減重益輕。權衡乃平。斗石設而多益少，減多益少。斗石乃滿。故以法治國，舉措而

已矣。舉法而措之治自平。○先慎曰：措當爲論語錯諸枉之錯。以法數治國家。不外舉錯二者。上文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即其義。注說非。法不阿貴，繩不撓

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

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細其健羨，齊其爲非。絀音黜。○王先謙曰：屬

羨有餘也。即上削高輕重之意。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屬官，欲令官之屬已。○王念孫曰：舊注甚謬。屬當爲屬字之誤也。屬官威民，義正相近。詭使篇上

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屬下也。屬亦屬字之誤。俗書屬字，作屬，形與屬相近。故屬誤作屬。荀子富國篇，誅而不賞則勤。屬之民不勸。今本屬誤作屬。退淫殆，止詐僞，莫如

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不敢以貴勢慢，易於殺也。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

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傳之於後。人主釋法用私，則上

下不別矣。

二柄第七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

導。引也。言道所以引喻其臣。而制斷之也。○俞樾曰注訓導為引。此未達古語也。導當為道。道者由也。

明主所道制其臣者。猶言明主所由制其臣者。古語每以道為由。本書孤憤篇。法術之士。奚道得進。猶言奚由得進也。○呂氏春秋。費因篇。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猶言由彌子瑕見釐夫人也。晏子春秋諫上篇曰。聖巫微導齊款以見景公。亦言由齊款以見景公。而其字作導可證。此文所導之即所由矣。八姦篇云。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一義與此同。先慎曰。張榜本導作道云由也。俞說與之合。藝文類聚十一引主作王。無之所導三字。臣下有下字。二

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

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

矣。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姦臣所惡。則巧詐媚惑其主。得之恩。感其主。得其威而罪

也。○盧文弨曰。注罪之誤單也。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姦臣所愛。亦以巧詐媚惑其主。得之恩。而賞之。盧文弨曰。注其愚誤之恩。今

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

畏其臣而易其君；臣用罰。則民畏其臣而輕君。○盧文弨曰。注去其君。各本俱無其字。歸其臣而去其君矣。

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於狗矣。

○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案以下文例之。當有於字。據意林御覽六百三十八八百九十一事類賦二十引補。

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

制於臣矣。反為臣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請君爵祿而與羣臣。所以樹私德於衆官。○先慎曰：外諸說右上

篇。作行諸大臣。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所以樹私恩於衆庶也。此簡公失德，而田常

用之也。故簡公見弑。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

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

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謂不兼德也。而簡公弑

子罕徒用刑，謂不兼德也。而宋君劫。故今世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

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顧廣圻曰：擁當作擁。非失刑德

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俞樾曰：失刑德而使臣用之。不當有非字。非字衍文。人主將欲

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與事也。

言名也。事則也。言事則相考。則合不可知也。○先慎曰：乾道本典作異。拾補作與。盧文弨云：言下衍不字。藏

本無異字譌。顧廣圻云：今本言下有不字誤。異當作與。先慎案：張榜云：刑當作形。案刑形二字。本書通用。與字依盧顧校改。

爲人臣者陳而言，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陳下有事字誤。

案而當作其。

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

○顧廣圻曰：當衍專字。先慎曰：顧說非。謂因其所言之事以求其效不外

使也。

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

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

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爲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

功，故罰。

不當名之害。甚於大功。○先慎曰：不當名也。害當作不當名之害。下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句法正同。注所見本尙不誤。此言因功失法。則國無所守。故不當名之

害。甚於有大功。注謂功大震主非也。

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先慎曰：意林醉下有甚字。

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

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

寢寤而

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

『典冠。』君因兼罪典衣，殺典冠。

○先慎曰：乾道本殺作典。意林與作殺是也。今據改。下文越官則死。不當則罪。是其證。

其罪

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

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守業以當官。守官以當言。如此者貞也。則

羣臣不得朋黨相為矣。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賢者必多才術。故能乘賢以劫君也。妄舉，則事

沮不勝。妄舉。謂不擇賢則其事必沮而不勝。沮。毀敗也。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

臣之情不效；飾行則偽外。故其內情不效。效。顯也。羣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莫不飾行。故

真偽不分也。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

公妬而好內，先慎曰。乾道本妬下有外字。顧廣圻云。藏本無外字是也。本書十過篇。難一篇並無。今據刪。故豎刁自宮以治內。先慎曰。刁

當作刀。左傳寺人貂。管子大戴禮。公羊墨子作刀。刀有韶音。故通用。桓公好味，顧廣圻曰。當衍桓公二字。此與上相承。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子首作首子。案作首子為是。漢書元后傳。有首子可證。十過篇。及難一篇同。先慎曰。本書作子首。無作首子者。十過篇及難一篇。兩見可證。彼惟趙用賢本作首子。明首子為後人所改。古本自作子首也。

● 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子之燕之臣也。以噲好賢。故陳禪讓之事。令噲不受國以讓已因以篡之。先慎曰。即外儲說右下篇。潘壽謂燕王

專注。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匿其端。避所惡也。○先慎曰。乾道本君下有子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先慎案此不當有。今據刪。君見好，

則羣臣誣能，誣其能。欲見用。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羣臣之情態。皆欲求利。君見其好惡。則

知利其所存。故得以爲資。○俞樾曰。欲見當作見欲。與上文見好見惡一例。見好見惡。即自見其所欲矣。下文云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正承此而言。主道篇云。君無見其所欲。可證此文見欲之義。先慎曰。注利其所存。其當作之。

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

也。其卒子噲以亂死，子噲燕王名也。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先慎曰。乾道本戶作尸。盧文弨云。藏本尸作戶。先慎案

作尸是。今據改。十過篇正作尸。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爲利。此以情借臣求利者也。患所以生。

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爲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

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緣。共好惡之情。得以侵主。則羣臣爲子之田常不難矣。

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君無好惡。則臣無因爲僞。其誠素自見。○先慎曰。乾道本惡上無去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先慎案當有去字。主道篇云。去好

去惡。臣乃見素。可證。今據補。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揚權第八

揚謂舉之使明也。權謂量事設謀也。○先慎曰。乾道本注揚下有權字。據趙本刪。孫貽穀云。文選蜀都賦。刑達注韓非有揚擡篇。今據作權誤。注說非。顧廣圻云。廣韻揚擡部凡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晝夜四時之候。天之命。君臣上下之節。人之大命也。

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

口而病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損精。

香肥所以甘口也。用之失中則病形。皓曼所以說情也。耽之過度則損精。賢才所以助理也。用之失宜則危

君也。○先慎曰。乾道本病作疾。損作捐。注亦作捐。拾補疾作病。盧文昭云。說注中作悅。捐。孫詒穀云。意林及文選七發注。皆作損。注同。顧廣圻云。藏本疾作病是也。李善七發注引此作病。捐亦當從七發注引作損。先慎案注作病。未誤。意林正作病。今據改。說讀為悅。非舊本作悅也。故去甚去泰，

乃無害，權不欲見，素無為也。

○顧廣圻曰。句有誤未詳。先慎曰。用人之權。不使人見。虛以應物。不必自為執要以觀其效。虛心而用其長。即權不見。

素無為之理。廣雅釋詁素空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聖人執要，四

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

以。用也。君但虛心以待之。彼則各自用其能也。四海既臧，道陰見陽

，四海則四方也。藏謂不見也。其能。此。則君當導臣之陰。以見君之陽。陰陽接。則君臣通也。○王先謙曰。道由也。詳見前。由陰見陽。謂由一己之虛靜。以見四海之動。注非。先慎曰。乾道本注作以見君子之陽。今從

左右既立，開門而當，

左右。謂左輔右弼也。君臣既通。輔弼之臣斯立。如此。則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四方賢才畢來矣。君但開門而當之。無所遮擁也。當。受也。○先

慎曰。乾道本注。類上無同字。從作後。據趙本增改。勿變勿易，與二俱行，

賢才既來。莫敢變易。但令輔弼二臣。俱行職事。行之不已，

職事

●有功而可。此皆俱賢臣之助。不須有所除去。
●無不隨化而成。○盧文弨曰。注俱字衍。
是謂履理也。
君能履理。故有成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

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

上乃無事。
○先慎曰。御覽九百一十八引用。作因。事類賦十八引仍作用。上有所長，事乃不方，
所 謂任材用物皆得其宜。故事不一方面而成。○俞

樾曰。注失其旨。上文云。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然則上固不必有所長矣。上有所長。是失其為上之道。事乃不方。猶言無方也。謂不得其方也。下文云。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

●國故不治。
皆承此而言。矜而好能，下之所欺。
居上者矜好其能。則下各飾其能以欺之。辯惠好生，下因其材，

居上好生辯惠。則下因其材。
上下易用，國故不治。
上代下任。下操上權。則國不治。用一之道，以名

為首，
一謂道可以常行。古今莫二者。唯其正名乎。故曰。以名為首。○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一下有之字。今據補。盧文弨曰。注其唯誤倒。名正物定，名

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
既使名命事。故事自定也。○先慎曰。篆書治要引尸子分事

篇。執一以靜。令名自正。令事自定。即韓非所本。使字作令。疑此使字。
滲注文而誤。注以使釋上令字。以命釋下令字非。上令字。本作使字也。不見其采，下故素正。
故 采

皆事也。上不日事。則下事既素且正。○盧文弨曰。注訓采故皆為事非也。趙氏云。
不見其采。是聖人靜以自居。韜匿光采。臣下以故守素而趨於正。此說是也。因而任之，使自事之

。因其事而任之。彼則自舉其事。○顧廣圻曰。句失韻有誤。先慎曰。事當
作定。下文使皆自定之。承此而言。若作事之。則使皆自定句為無著矣。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

因其事以與之。

彼則自舉之。

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

凡事皆使彼自定。在上者從而以名舉之。則刑名審矣。○先

慎曰。乾道本注在上誤

作任上。改從趙本。

不知其名，復脩其形。

形事也。循事以求名。則其名可知也。○顧廣圻曰。脩當作循。注未譌。

形名參同

，用其所生。

所生為形名所從而出者。形名既以參同。故有此人而用之。

二者誠信，下乃貢情。

二者謂形名也。參同則用其人。是謂誠信也。

貢謂陳

見也。謹脩所事，待命於天。

君人者。能謹修其事。天必有符應之命以命之。

毋失其要，乃為聖人。聖

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為常。

夫智巧在必背道而行詐。故須去之。

民人用之，其

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鞠之，終

則有始。

既去智巧。上因天之道。下則反形之理。二者督考參驗鞠盡之。其事既終。還從其始也。○先慎曰。乾道本注。督下有巧字。據趙本刪。顧廣圻疑督參鞠之句有誤。未審注本之誤耳。

虛以

靜後，未嘗用己。

常當虛靜以後人。未嘗用己而先唱。

凡上之患，必同其端。

端謂所陳事之首也。臣之陳事不擇可否。每皆同之。則

是偏聽而致患也。○先慎曰。趙本上人。盧文弨云。人張本作上。

信而勿同，萬民一從。

其陳事者。且當信之。無遂與同。然後擇其善者。以之施教。則萬民齊一而隨從。

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覈理而普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

物皆盛，而不與其寧。

道德不與物寧。而物自甯。

道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生

死。言當因道以考汝報。而汝也。死生猶廢興也。謂其教命。時可廢則廢。時可興則興也。
○顧廣圻曰。生死當作死生。生與下文情韻。舊注未譌。先慎曰。注趙本報下有命字。

參名異事，

通一同情。

參考異事之名。必令通一而又同情。

故曰：『道不同於萬物，

故能生於萬物。

德不同於陰陽，

故能成於陰陽。○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顧廣圻云。

○藏本今本有。先慎案依上下文。當有。今據補。

衡不同於輕重，

故能知其輕重。

繩不同於出入，

故能正於

出入。和不同於燥溼，

故能均於燥溼。

君不同於羣臣，』

故能制於羣臣。○先慎曰。乾道本君下有子字。於羣作羣於。顧廣圻云。君下此六者。皆自道生。

藏本今本無子字。羣於今本作於羣。先慎案子字衍。羣於二字倒。注不誤。今據刪改。

凡此六者，道之出也。

此六者。皆自道生。故曰道之出也。

道無雙，

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

道以獨為容。

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

下當陳其名。言以禱於君。

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

○盧文弨曰。一無也字是。顧廣圻曰。同調韻與詩車攻五章

合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為之人。

凡聽言之道。或有未審。必出言以難之。彼必反求其理以入於此也。

故審名以定

位，明分以辯類。

審察其名。則事位自定。明識其分。則物類自辯。

聽言之道，溶若其醉，

溶。閒漫之貌。凡聽言者。欲聞以招明。

愚以求智。故閒然若甚醉者。則言者自盡而敷奏也。○顧廣圻曰。溶字未詳。下同。舊注皆訓為閒。不見所出。愈樾曰。溶若甚醉。此溶字。當為容。言其容。有似乎醉也。下文動之溶之。此溶字當為溶。說文手部。溶。動溶也。動

之濬之。即動之濬之也。動濬亦作動容。孟子盡心篇。動容周旋中禮者。是也。疑古。兩濬字。皆止
作容。一爲容貌之容。一爲動容之容。傳寫增水旁。因失其義矣。先慎曰。愈說是。注泰趙本作奉。脣乎齒乎

，吾不爲始乎；齒乎脣乎，愈惛惛乎。
脣齒可以發言語也。吾不爲始。則
彼自爲始。吾愈惛惛。彼愈昭昭。 彼自離之

，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
離謂分析其所言。彼既分析。吾遂知之。所陳之言。
或是或非。如輻之湊。皆發自下情。上不與之爲構也。

構。結也。○先慎曰。構。講古通。謂解釋也。臣
下是非君並觀之。不爲調解。注訓構爲結似非。 虛靜無爲，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

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
參。三也。伍。五也。謂所
陳之事。或三之以比物之情。或五之以合虛之數。常令根幹堅植。不有移革。如此則動之數。皆無所失泄也。

○先慎曰。動泄不失。當作動不失泄。泄有世音。與革字古合韻。注云無所失泄。是注所見本尙不誤。 動之

溶之，無爲而改之，
凡所舉動。溶必閒暇。雖有所改。無爲而
爲也。○先慎曰。溶當作溶。說見上。 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

怨，
謂臣所陳。言君若喜之。彼必自媚。益爲其事。若乃惡之。彼必生怨而遂止。○顧廣圻曰。以上皆失韻。未
詳何句有誤。先慎曰。喜之惡之並句。喜與事惡與怨爲韻。外儲說右本篇。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

子乎謳苞爲韻並句。首字雖用韻不同。而
以句首字爲韻。則可借證。顧說非是。 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
去喜惡以虛其心。則
道來止。故爲道舍。 上

不與共之，民乃寵之；
謂下之爲事。上不與共得。則臣得自
專其事。必成。故得受其榮寵也。 上不與義之，使獨爲之

○先慎曰。
義讀爲議。 上固閉內局，從室視庭，參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

，以刑者刑，

閉內局。謂閉心以察臣也。由內以觀外。若從室而視庭也。八尺曰咫。尺寸者。所以度量短。既閉心以參驗之。咫尺以度量之。二者以具。則大小長短皆之其所。不相犯錯。如此則可賞則賞。可刑則刑。無乖謬矣。○顧廣圻曰。上固閉內局。上字下當有脫文。尺字當衍。舊注以尺寸釋咫。因誤入正文也。先慎曰。案固疑因字之誤。上不與共。不與議。因閉心以察之。如從室視庭。尺寸不失也。因與固形近而誤。似無脫文。注謂字乾道本作誦。據拾補改以具當作已具。

因其所為，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

所為善。惡既各

自成。善必及賞。惡必及刑。刑賞不差。誰敢不信。

規矩既設，三隅乃列。

賞罰規矩既已設於一事二事。則人知他事皆然。故曰三隅乃列也。

主上不神

，下將有因，

神者。隱而莫測。所由者也。既不神。故可測。則可因。故曰下將有因也。

其事不當，下考其常。

主事不當。則以下常理考之。所以較

其常。若天若地，是謂累解。

天地高厚不可測者也。君用意如天地。則上因下考之累可解也。○俞樾曰。累解乃疊韻字。古人常語也。荀子富國篇。則和調累解。累解與和調並

言。可知其義。楊注以為嬰累。解釋非也。儒效篇解果其冠。楊注引說苑蟹螺者。宜未為證。然則累解。猶蟹螺矣。古語雖不盡可通。而累解二字平列。則瑯然無疑。舊注之失與楊注同。

若地若天，

孰疏孰親，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故無疏無親也。

能象天地，是謂聖人。

象天地之高厚。而無私也。

欲治其內，

置而勿親，

內謂君之機密也。欲令機事不失。所置之臣。勿私親之。○先慎曰。乾道本注欲作故。今從趙本。

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

自恣，安得移并。

外謂百官之政也。欲令官政不失。則每官置一人焉。夫兩雄必爭。官有二人適足以增其猜競。故一人則專而不恣。豈有移易并兼之事。

大臣之門

，唯恐多人，

臣門多人。威權在之故也。

凡治之極，下不能得，

神隱不惻。故下不能得之。治道無踰此者。故曰治之極也。○先慎曰。注。惻

當作

測。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

刑名不差。則民守職。此治之至要者也。去至要而不用。非惑而何也。

○顧廣圻曰。周當依本書主道篇作同。

狽民愈衆，姦邪滿側。

亦既大惑。故姦衆而邪滿。○先慎曰。姦邪指臣言。謂狽猾之民則益多而

先慎曰。乾道本注民作其。今從趙本。

姦邪之臣盈於左。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焉，

君之富臣。更從臣貸。君之貴臣。更令臣逼。此倒置之徒。

不識理道

者也。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

專信一人。則形勢聚焉。故失其都。○先慎曰。乾道本注勢上脫形字。盧文昭云。張本有。今據補。又云

都下當有

國字。腓大於股，難以趣走，

臣重於君。難以爲理。○盧文昭曰。趣疑趨。

主失其神，虎隨其後，

失神謂君可測

知。如臣能爲虎隨後以伺其隙。

主上不知，虎將爲狗，

主既不知臣之爲虎。則臣匿威藏用。外若狗然。所以陰謀其事。

主不蚤

止，狗益無已，

臣既以虎爲狗。君不知而止之。如此則同事相求。皆爲狗。益其朋黨無有已時也。

虎成其羣，以弑其母，

母則君也。既朋黨

相益。即是虎成羣也。

爲主而無臣，奚國之有。

臣皆爲虎。故曰無臣也。臣無則國亡。故曰奚國之有。○先慎曰。此謂有國必有臣。不能畏臣爲虎而

不用。惟在主施其刑法以制之。故下云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是也。舊注誤。趙本無注末十一字。因其不合而刪之也。盧文昭云。張本注末有此二句。

主施其法，大虎

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

主既施刑。虎則懼而履道。故得安寧也。

法刑苟信，虎化爲人，復

反其真，

謂君君臣臣也。○先慎曰。乾道本有作狗。據搶補改。盧文昭云。苟誤作狗。顧廣圻云。信讀爲申。申與下文人真韻。言申法刑於狗也。上文云。虎將爲狗。又云狗益無已。與此相承。先慎案顧讀信爲

申是也。狗當從拾補改作苟。狗字涉上文而誤。不得反以為證。此謂君苟申其刑法。則臣昔之為戾者。皆反其真。而為人矣。反其真指臣而言。舊注謂君臣臣亦誤。欲為其國，必伐其

聚，聚謂朋黨交結。伐之者。所以離散其朋黨也。○願唐圻曰。聚讀為兼。下句同。兼與下文衆韻。不伐其聚，彼將聚衆，欲為其地，

必適其賜；地亦國也。欲治其國。必令賜與適宜。○俞樾曰。呂氏春秋重己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適猶節也。管子禁臧篇。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是適與節同義。必適其賜者。必節其賜也。

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亂人求益而與之。則是以斧假仇人也。○盧文弨曰

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以斧與仇。則是假與不可。仇既得斧。我之見伐。不亦宜哉。黃帝有言，

上下一日百戰，夫上位可寶。上利可貪。居下者常有羨欲之心。欲靜則不能。欲取則不得。二者交戰。一日有百也。下匿其私，用試其上，

上操度量，以割其下，下既有羨之心。常匿私以試上。故上必當操度量以割斷其下也。○先慎曰。乾道本上操作下操。俞樾云。此當作上操。舊注未誤。先慎案張榜本趙

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度量可以判斷下。故為主之寶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黨與具可

臣之所不弑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指四

有國之君，不大其

都。有道之臣，不貴其家。有道之君，不貴其臣。

大其都。臣將據以叛國。大夫稱家。貴其家。臣將浚己。

貴其臣。臣將貴勢適已。

貴之富之，備將代之。

臣既貴富備。必將代君也。○顧廣圻曰。備當作彼。舊注誤。

備危恐殆，急置太

子，禍乃無從起。

太子者。君之副貳。國之重鎮。今欲備其危殆。必速置。則禍端自息矣。

內索出圍，必身自執其度量

臣人四面謀君常在圍。今自內欲

厚者虧之，薄者靡之。

厚謂臣黨與衆勢位高也。位如此。必虧之使薄也。○盧文弨曰。靡之當與易我若明之漸虧也。亦

求出圍。但身執度量則可矣。

有好辭。吾與爾

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

取其既盛必衰。天若鑽火之取熱。不待中息。○先慎曰。靡與靡通。取靡

靡之之靡同義。虧之若月。謂漸移其權勢。不使臣自知。猶有度之道也。○先慎曰。虧之若月。謂漸移其權勢。不使臣自知。猶有度

靡之若熱，

○先慎曰。靡與靡通。取靡

篇云。人臣之侵其主。如地形焉。積漸以往之義。舊注失其旨矣。

簡令謹誅，必盡其罰。

理也。毋弛而

熱。此與上虧之若月同意。汪息乾道本作急。今從趙本。

弓，一棲兩雄，

弓以射不當棲之雄。喻刑法罰不當立人官也。○先慎曰。注。立趙本作位。二字。古通人當作之。言刑法所以罰不當位之官也。

一棲兩雄，其

爭鬪

鬪嚙，豺狼在牢，其羊不繁，

豺狼。喻吏之貪殘者。

一家二貴，事乃無功。

出命。

服役者不知誰從

夫妻持政，子無適從。

夫唱婦隨者。禮之正也。今夫妻爭持其政。故子不知所從也。

爲人君者，數披

其木，毋使木枝扶疏；

木喻臣也。披爲落其枝也。數落木枝者。喻數削黜臣之威勢也。

木枝扶疏，將塞公閭，

謂臣威權

覆主。充塞公閭。○先慎曰。乾道本主作土。今從趙本。

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圍。

圍圍也。○顧廣圻曰。圍當作圍。圍與下文相處韻

●王先謙曰。詳文義上屬。顧說非。

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拒謂枝之旁生者也。

木枝外拒，將逼主處。

害心，

春風所以發生萬物者也。喻君恩賞所以榮益於下者也。枝本大矣。春風又發其榮。以增其重。則披枝而害心。喻臣本實矣。君又加之恩賞以增其威重。則臣將二而危君矣。○先慎曰。注。趙本威下無重字。盧文

詔云。張

本有。公子既衆，宗室憂吟，

宗室謂太宗適子家也。庶子既衆。勢凌適子。故憂吟也。○盧文詔曰。注。太宗大誤太。先慎曰。吟趙本作噎。下同。

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數披，黨與乃離，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木下衍枝字。案三字句。上文數

披其木。凡四見。披離韻。

掘其根本，木乃不神。

○盧文詔曰。或云根本二字。當倒。與韻合。顧廣圻曰。掘其根三字句。與上文同。本字衍。根神韻。

填其

洵淵，毋使水清。

淵者。水之停積不流。鑿之者必衆。喻離族和附之者。必多也。○顧廣圻曰。淵清失韻有誤。不卽有缺文也。俞樾曰。顧氏以上句本字爲衍文是也。此句洵字。蓋亦衍文。

●舊注不釋洵字。是舊本未衍也。上文木數披。黨與乃離。此云掘其根。木乃不神。填其淵。毋使水清。皆上句三字。下句四字。今衍本字洵字。非其舊也。至趙本作木枝數披。則更失之矣。先慎曰。俞說衍。洵字是也。定之方甲。淵與人協。楚詞清與人協。風賦清亦與人協。詩燕燕淵與身人協。雅詞卜居清與身人協。詩猗嗟清與成正協。易訟淵與成正協。則淵清古自爲韻。顧疑有誤。非也。盧文詔云。注。雖字。非誤卽衍。探其懷奪之威。●先慎曰。注淵字。當作測。主上用之，若電若雷，威不下分。則君命神而可畏。故若雷電也。

八姦第九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道引也。言姦臣或誘引君之左右，或誘引君之百姓以成其姦邪。其術有八也。○先慎曰：道，由也。注誤。說詳。一

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傾僻得嬖美好之色。此

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

術也。乘，因也。夫人孺子等。由因君醉飽之時。進以燕娛之具。以求其所欲事無不聽。○盧文弼曰：注，由字衍。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

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以金玉之寶。內事貴夫人愛孺子等。使之惑主。主惑則姦謀可成也。二曰在旁；何謂在旁？

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優笑者。謂俳優能嘲笑者。侏儒，短人也。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

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

皆對，謂君所欲進。則左右近習。俱共進之。所欲退。則俱共退之。命之則皆應。問之則皆對。○先慎曰：乾道本注無應字。今從趙本。一辭同軌，以移主心

者也。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好，○先慎曰：乾道本之作比。顧廣圻云：今本比作之。今據改。外爲之行

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姦臣既以金玉內事近習之臣。外又爲行非法。漸化其主。主既習非。則其位可得而奪也。○先慎曰：乾道

本注姦上有主字。今從趙本。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

·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

·為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

○先慎曰：乾道本事下有畢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畢字。今據刪。

收大臣廷

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

謂父兄。

收謂收攝其心也。謂臣欲收大臣之心。辭言爲作聲譽。又更處置。邀共言事於君。其事既成。大臣必益爵祿。用此以勸其心。使之犯忤其主。主犯則君臣有隙。姦臣可以施謀也。○先慎曰：乾道本

注必作心。依趙本改。處約言事。謂平居約之言事也。注謂又更處置非也。

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

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爲人臣者，盡民力以美

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

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爲人臣者，

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

臣行其惠。則主濫不
下流。故曰塞其主。

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

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說，

君門隔於九重。賢
俊希得與振。故言

談論議希也。○先慎曰。平日未聞言談論議。偶有所說。自然易動。汪振字誤。趙作捷亦非。

爲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

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爲巧文之言，流行之辭，

謂其言巧便聽者。似若流通而可行。

示之以利

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

設施綴屬浮虛之辭。

此之謂流行。』七日

威強，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爲威強者也。羣臣百姓

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爲人臣者，聚

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死，

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

曰：『君人者，

○先慎曰。乾濟本人作臣。顧廣圻云。威六今本臣作人。今據改。

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

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爲人臣者，重賦斂

，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

邊境，而制斂於內，

○顧廣圻曰。斂字未詳。先慎曰。詩案扈孔疏斂者收攝之名。爲臣者。當強兵壓境。則在內制攝其君。以便己私。下文使之恐懼。正承上震攝而言。

薄

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

○先慎曰：六微篇。公叔因內齊軍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卽此義。

此之謂四

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

○俞樾曰：道字衍文也。所以成姦。所以壅劫。兩文相對。讀者見篇首云。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誤。以道成姦三字連讀。故妄增入。不知所道成姦。卽所由成姦也。義與所以同。此旣云所以。卽不得復有道字矣。不

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所以防初姦，其

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所以防二姦，其於父兄大臣也，

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當則任之。不當則罰之。○盧文弼曰：任謂保任。舊注非。先慎曰。虛說亦非。使字衍文。廣雅絜詁任使也。聽父兄大臣之言。恐其

妄舉。故以罰使於後也。此多一使字。防三姦之不令妄舉，父兄。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謂知其

○先慎曰：之當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防四姦之淫殃也。虞度也。必不令

作知。注不誤。擅退二字。當衍七字爲一句。舊注誤。先慎曰。案當作不使擅進擅退。羣臣虞其意。今重不使二字。注所據本不重

不使二字。故云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明以不使貫下三項也。張榜本無擅進不使擅退六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

刪之。不積粟於倉。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若墳然。利於民者，必出於君，

不使人臣私其德。防五姦之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

防五姦之

民萌也。

實其能，察其過，考實其能。不使羣臣相爲語。防六姦之流行。其於勇力之士也，先

慎曰。乾道本無於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於字。先慎案有於字是也。此與上下文法一律。皆有於字。明此脫。今據補。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鬪之勇無赦

罪，邑鬪勇者。謂恃力與邑人私鬪。不使羣臣行私財。防七姦之威強也。不使行私財於勇士。○先慎曰。財字衍文。不使羣臣行私。卽上文人臣彰威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也。

之亦非。注依誤文釋。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防八姦之四方。所謂亡君

者，○先慎曰。乾道本提行。顧廣圻云。當連前誤。提行自此至卷末同。先慎案張榜本不提行。今從之。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已

有也。亡君雖有國。非已有之。令臣以外爲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臣自外制內。而君不擅舉手。如

此者。君必亡也。○虛文弼曰。爲張本作而。聽大國，爲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聽大國則誅求無厭。每事皆聽其辭而見伐。故聽從之。亡急於不聽也。○虛文弼曰。

注。傾國猶不足上。張本有其字。案其當作則。故不聽。○顧廣圻曰。句絕。羣臣知不聽，藏本今本重羣

臣誤。凡此言不聽。皆是不聽大國。與上文云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相對。舊注全誤。則不外諸侯，臣之外交。以君之聽已欲有所構結。今君既不聽。則交之外心息矣。○先慎曰。拾補外下有市字

字。注云臣不外交。是注所據本有交字。諸侯之不聽，則不受臣之誣其君矣。諸侯知我不聽。用其臣。不受

彼臣之浮言。以罔誣其君也。○王渭曰。之不聽當作知不聽。先慎曰。王說是。注未譌。臣之。乾道本作之臣。顧廣圻云。今本之臣作臣之。今據改。明主之爲官職爵祿也，○先

慎曰。舊提
行今連上。

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是以

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

課賢不肖，論有功勞，

○先慎曰。論上當有不字。

用諸侯之重，

諸侯以勢位之重也。有所委屬而君用之。○先慎曰。諸侯所重。君遂用之。舊

注非

聽左右之謁，

○顧廣圻曰。乾道本誤提行。先慎曰。趙本不提行是也。今從之。

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

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爲貴，有左右之交

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

○先慎曰。謂不考其功勞也。

官職之遷失謬，是以吏

偷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墮而簡其業

，此亡國之風也。

察。毀也。或本爲密也。○先慎曰。注。末也字。趙本無。

韓非子集解卷三

長沙王先慎

永康陳益標點

十過第十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

則窮身之事也。○先慎曰：音下下。文有不巳二字。五曰貪懷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先慎曰：喜

下文作好。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

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先慎曰：羣書治要引無而字。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

意，則滅高名，爲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刀，外恃諸侯，則削國之

患也。○先慎曰：削國下文作國削。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酈

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

○盧文弨曰：穀陽。呂氏權勳篇。淮南人。閒訓俱

作陽穀。顧廣圻曰：左傳作穀陽。先慎曰：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御覽三百八十九四百九十七引作穀陽豎。

子反曰：『嘻！退，酒也。』穀陽曰

：『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

○先慎曰：乾道本無穀陽曰非酒也六字。顧廣圻云：藏本有。今本穀上又有豎字。按本書節邪篇有此句而無酒字。先慎案呂氏春秋

有豎穀陽曰。非酒也七字。此脫。今據藏本增。御覽三百八十九引作豎曰非也四字。說苑敬慎篇。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下有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二句。

子反之爲人也，

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

○先慎曰：節邪篇有而謀事三字。此脫。

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

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

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

○先慎曰：乾道本恤作言。顧廣圻云：亡。當作忘。節邪篇同。藏本無言字。今本作恤。先

不穀無與復戰矣！』

○先慎曰：乾道本無與字。盧文弨云脫。藏本有。呂氏淮南皆有。後節邪篇亦有。先慎案上文共王欲復戰

慎案作恤是。今據改。說苑作是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召子反而謀。是欲與子反謀復戰也。不當少與字。今據藏本補。說苑與作以義同。

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爲大戮，

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獨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

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之還，反處三年，興兵伐虞，又剋之。

○顧廣折曰。

藏本同。今本之還作而還誤。反字當在興字上。讀下屬。公羊傳云。還。四年。反取虞。何休注。還復往故言反。此出於彼也。四年者。并伐虢之年數之。穀梁傳云五年。不合。本書喻老篇云。還反滅虞亦可證。俞樾曰。伐虢下。脫克字。下云又克之。正承此而言。呂氏春秋樞勳篇。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是其證。先慎曰。淮南人閒訓與呂同。此之上脫克字。趙用賢本改之爲而屬下爲句非是。反字當依顧移興字上。與呂覽淮南合。

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

矣。』○王先謙曰。穀梁傳。作荀息語。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

○盧文昭曰。盧藏本作虞。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爲申之會，○先慎曰。乾道本會作命。拾補命作會。盧文昭云。命字譌。今依拾補。宋太子後至

，執而囚之，狎徐君，輕侮之也。拘齊慶封，中射士

中射士。官有上中下。○顧廣折曰。本書說林上下篇。皆有中射之士。

射。他書又作謝。呂氏春秋去宥篇云。中謝。細人也。史記張儀列傳。索隱云。蓋侍御之官。此與左昭四年傳。言椒舉不同。孫詒讓曰。呂覽高注云。中謝。官名也。謝與射通。字當以射爲正。蓋卽周禮夏官之射人也。楚策亦有中射之士。鮑彪注云。射人之在中者。鮑不引周禮。則似謂能射之人在中者。與余說不同。中射者。射人之給事宮內者。猶涓人之在內者。謂之中涓。庶子之在內者謂之中庶子矣。周禮射人與大僕並掌朝位。又大喪與僕人遷尸。禮記檀弓云。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鄭注云。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是射人與僕人爲官聯。故後世合二官以爲侍御近臣之名曰僕射。史記韓信傳。連敖集解。如淳云。楚有連尹莫敖。其後合爲一

官。亦合二官爲名之說。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此義尙與古合。李涪刊誤。引孔衍則云。僕射小官。扶掖左右者也。此因後世僕射字音夜。而爲之說。不足據也。先慎曰。孫說是。舊注謂官有上中下

誤。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爲有戎之會，而

有緡叛之；紂爲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有戎有緡。皆國名。○盧文弨曰。戎左昭四年傳。作仍黎丘。史記楚世家作黎山。左但云。

黎。戎狄。左傳史記俱作東夷。顧廣圻曰。蒐下當依左傳史記補。而東夷叛之。幽王爲太室之盟二句。此上下兩事各脫其半也。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

聽，○先慎曰。下君字。涉上文而誤衍。遂行其意。居未期年，○盧文弨曰。靈王死乾谿。在昭十三年。顧廣圻曰。句有誤。左傳云。不過十年。靈王

南遊，羣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

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

，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

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爲我

聽而寫之。』○先慎曰。各本無我字。史記樂書。論衡紀妖篇。御覽五百七十九引有我字。今據補。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

而寫之。○先慎曰。初學記十五引琴作瑟。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

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

觴之於施夷之臺。○盧文弨曰。似卽左傳所云麗祁之宮。顧廣圻曰。史記夷作惠。正義曰。一本麗祁之堂。先慎曰。御覽引此作麗祁之臺。事類賦十一引。麗祈二字倒。酒酣

、靈公起曰：○王念孫曰。舊本曰上衍公字。今據論衡刪。顧廣圻曰。起下有脫字。先慎曰。史記無起公二字。彼刪起字。此衍公字。惟論衡不誤。顧氏不知公字衍文。故疑有脫字。今依王刪。

『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

援琴鼓之。○先慎曰。拾補鼓下旁注撫字。盧文弨云。撫藏本作鼓。先慎案趙本鼓作撫。案撫字涉下而誤。史記論衡均作鼓。御覽藝文類聚四十一引此亦作鼓。未終，師曠

撫止之，○先慎曰。史記論衡止上有而字。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王先謙曰。遂竟也。謂終曲。平

公曰：『此道奚出？』○王念孫曰。此道奚出。本作此奚出。道者。由也。言此聲何由出也。史記作是何道出。舊本脫是字。今據御覽地部所引補。論衡作此何道出。皆其明證矣。

孤憤篇。法術之士。奚道得進。晏子春秋雜篇。景公問魯昭公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呂氏春秋有度篇。客問季子曰。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爲私。史記趙世家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義並與此同。

今作此道奚出者。後人不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爲靡靡之樂也。及武

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

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盧文

也字藏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涓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此所謂清徵也。」○先慎曰。乾道本曠作涓。顧

本無。上下文均作曠。藝文類聚九十九引正作曠。今據改。「此所謂何聲也？」師涓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

「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

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引聽上有得字。

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好者音也。願試聽之。」○盧

文昭曰。試黃本作示。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並同。黃本試作示。誤。又藝文類聚九十。御覽九百一十六引作得試之乎。亦非原文。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

之，有玄鶴二八，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垝。○盧文

昭曰。郎郎同。垝與禮記喪大記中屋履危之危同。顧圻曰。垝他書又作危。先慎曰。藝文類聚九十作道南方來集於郭門之扈。事類賦引道作自。即作郭。垝作邑。御覽五百七十九引垝作邑。又九百一十六引作廟門之扈。論衡作郭門之上危。案郭為郎之誤。廟為郎之誤。邑扈並危之誤。本書作垝。疑本是。上危二字。校者誤改。

併為一字。史記魏世家。堙因上屋騎危。危在上。故曰上危。即後世所謂屋山。俗稱屋脊。再奏之而列，

○盧文昭曰。而下風俗通聲音篇。有成字。先慎曰。御覽九百十六引作再奏成行而列。五百七十九引作成列。無而字。藝文類聚引作再奏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

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

，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

○先慎曰：乾道本無坐字。盧文昭云：坐字脫。藏本凌本皆有。顧廣圻云：有坐字是也。史記有。先慎案論衡亦有。今從藏凌本增。

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

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泰山之上，

○盧文昭曰：黃藏本張本作

皇。文選藉曰馬賦注引亦作皇。古通用。先慎曰：舊本無四字。論衡藝文類聚御覽七十九。又九百一十五九百三十三引泰山上有四字。今據補。又御覽五百七十九及事類賦引作西山。無泰字。脫也。有小泰山稱東泰山。故泰山為西泰山。淺人妄刪四字耳。駕象車而六蛟龍，

○先慎曰：論衡事類賦並無而字。畢方也。並鎡，

蒲末切。○先慎曰：論衡鎡作轄。蚩尤居前

，風伯進掃，

○顧廣圻曰：進當作迅。先慎曰：論衡御覽引並作進。無作迅者。顧說非。事類賦引作清途。疑後人改之。非韓子原文也。

雨師灑道，虎狼

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

○盧文昭曰：騰藏本作騰。先慎曰：事類賦騰作蟲。

鳳皇覆上，

○先慎曰：論衡鳳皇作白雲。

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

○顧廣圻曰：主當作音。先慎曰：論衡御覽五百七十九引作主。不足聽之；

慎曰：藝文類聚一百事類賦引足下並有以字。

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

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有玄雲從西北方起。

○盧文昭曰：而藏本作

之。先慎曰：玄雲。樂書作白雲。論衡藝文類聚四十一又一。一百。事類賦御覽一百八十五。又五百七十九八百七十九。引無玄字。北堂書鈔一百九引有。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

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先慎曰：隳。樂書作飛。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

廊室之間。○先慎曰：室。樂書作屋。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先慎曰：事類賦三年作千里。平公之身遂癘病

。○先慎曰：乾道本癘作癘。盧弼曰：癘癘字之譌。宋本作癘。顧廣圻曰：癘正字作癘。說文罷病也。先慎案論衡藝文類聚一百引作癘。今據改。故曰：『不務聽治，而

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奚謂貪復？昔者智伯瑤知伯名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休兵數

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

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驕復，○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驚作驚誤。戰國策作驚。吳師道引此亦作驚。彼來請地而弗與

，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狃。習也。得地於韓。將生心他求也。又將請地他

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

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

知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顧廣圻曰。宣上當從策更有魏字。趙葭諫曰：「彼

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

也。如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先慎曰。必矣下趙本有不。如予之四字。是也。策有。宣子諾，○先慎曰。宣子下當有曰字

。上康子曰諾。文法正同。此脫。策有曰字。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皋

狼之地。邑名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

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也，陽規而陰疏，○顧廣圻曰。規當從策作親。三使韓魏，

而寡人不與焉，三使陰以相約。知有異志也。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

談曰：「夫董闕于。○先慎曰。難言篇闕作安說詳彼。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

之，尹鐸安于之屬大夫。○先慎曰。循。遵也。謂尹鐸治晉陽仍遵董安于之治也。國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則安于死。尹鐸繼之。非尹鐸爲安于屬大夫也。策鐸作譯誤。國語作鐸。其餘教猶存

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顧廣圻曰。生。策誤作王。令將軍

車騎先至晉陽，○盧文弨曰。軍字衍。顧廣圻曰。策無。君因從之。君至，○先慎曰。至上疑。衍君字。策無。而行其城

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顧廣圻曰：臣當作民。不

藏於府庫，務修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遺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奇·餘也。謂閒人。奇·音羈。○盧文昭曰：有上藏本無遺字。顧廣圻曰：遺下有脫文。藏本刪遺字。非也。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

粟，府無積錢，○先慎曰：無積當作不容。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甲

兵有餘，吾奈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牆之。○顧廣圻曰：句絕。蒿讀爲藁。荻策作狄。楛策作苦。皆同字。先慎曰：牆·事類賦十三御覽三百五十引並作廡。並注云·音牆。其高

至千丈。○先慎曰：各本其作有楛二字。顧廣圻云：有楛二字當衍。策無。今俗本策反依此增入誤甚。先慎案：顧說是。御覽引有楛二字。作其。今據改。君發而用之，有

韓非子集解 卷三 十過

餘箭矣。」

○先慎曰。乾道本無此四字。策同。案下文有餘金矣。文法正同。疑此後人據策文刪之。事類賦御覽引有餘箭矣四字。今據補。

於是發而試之，甚

堅，則雖菌幹之勁，弗能過也，

○先慎曰。各本幹作餘。拾補菌作箇。餘作幹。旁注轄字。盧文弨云。菌字譌轄。藏本凌本俱作幹。顧廣圻云。餘作幹

是也。今本作箠者誤以箠作踳而改耳。菌箠作箇。同字。先慎案。藝文類聚六十御覽引並作幹。今據改。

君曰：『吾箭已足矣，奈無金何？』

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

○先慎曰。乾道本脫之字。依上文當有。據藝文類聚御覽引增。

公宮公舍之

堂，

○先慎曰。乾道本公舍作令舍。案令當為公之誤。御覽引正作公。今據改。

皆以鍊銅為柱質，君發而用之。』於是發

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

陽之城，遂戰，三月弗能拔，因舒軍而圍之，

○先慎曰。乾道本無舒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箠有。今據補。

決

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集居而處，

○先慎曰。御覽三百二十。又七百五十七引無居而二字。

懸

釜而炊，

○先慎曰。御覽三百二十有易子食析骨炊是也。此脫。史記趙世家。趙襄子保晉陽。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不沒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是趙襄子守晉陽。固有其事。

財

食將盡，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

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

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爲貴智矣，君失此計者。○盧文弨曰：失策作釋
誤者字衍。策作君釋 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
此計。勿復言也。

「臣聞唇亡齒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
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爲人也，蠱中而少親

○顧廣圻曰：蠱策作蠱。按當讀爲怛。史記王翳傳。
夫秦王怛而不信人。徐廣曰：怛一作粗。卽此字。 我謀而覺，則其禍必至矣，爲之奈

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先慎

文弨曰：臣下藏本張本皆無之字。顧廣
圻曰：莫之知。藏本作莫知之。策同。 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二軍之反，與之期日。○先慎

當作二軍。指韓魏之軍。
趙旣被圍。不待約也。 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二君之反。○盧文弨曰：二君三本俱作三軍

字 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二君以約遣張孟談，
○顧廣圻曰：以讀

以約遣五字。遂誤屬張孟
談於下句。當依此訂。 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先慎曰：說苑貴德篇作智

果。 智過怪其色。因入見知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
○先慎曰：說苑貴德篇作智
果。古今人表作智過。顧注

？』曰：『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
○先慎曰：意行二字互誤。策作其志矜。其行高是也。本書志多作意。張榜本趙本

其上無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
曰字。

人所以親之，必不侵欺。
○盧文昭曰：侵當作我。先慎曰：策作必不欺也。兵之著於晉陽三年，今日暮

將拔之，而嚮其利，
○盧文昭曰：嚮響通。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

於口！』明日，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

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

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

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君曰：『

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一

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
○先慎曰：宣字康字皆後人所加。智過言時不應有也。君與其二君約，
○先慎曰：與其二字誤

○策作君其與二子約是也。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

無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

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爲輔氏

，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決其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

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之軍，而擒知伯

。○盧文弨曰：知伯之軍藏本作知氏之軍。知伯身死軍破，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故曰：『貪悞

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盧文弨曰：王本本作主。下同。先慎曰：秦本紀作王。穆公問之

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

？』○顧廣圻曰：說苑反質篇作當何以也。下文常以儉得之。常亦作當。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

。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

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劔，其地

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

，○顧廣圻曰：說苑禪作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顧廣圻曰：說苑財作裁同字。先慎曰：下文亦云舜釋天下。

，○顧廣圻曰：說苑禪作釋削鋸脩其迹，○顧廣圻曰：說苑作消銅鐵脩其刃猶漆墨之。按此文削鋸是磨其斧迹。○顧廣圻曰：說苑作消銅鐵脩其刃猶漆墨之。按此文削鋸是也。淮南子本經訓云：無所錯其剗刷削鋸。高注削。兩刃勿刀也。讀縮

頭之縮。其下未詳。說苑。即出於此。而傳寫互有誤。仍各依本書。先慎曰：各本其作之。案之當作其。注云：磨其斧迹。是注所據本。尙未誤。御覽七百五十六引正作其。今據改。流漆墨其上，

也。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

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祭器，墨漆其外，○先慎曰：各本漆作染。王念孫云：染當爲漆。謂黑漆其外也。俗書漆字作染。因

譌而爲染。御覽四百九十三引此正作漆。說苑亦作漆。○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頗作頰誤。頗緣。謂其緣邪裂之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顧廣圻曰：說苑縵作繪。蔣

席。蔣·草名。頗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頗作頰誤。頗緣。謂其緣邪裂之觴酌有采，而樽俎

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顧廣圻曰：說苑作三十有二下文亦作五十有

合。說苑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爲大路，而建九旒。○先慎曰：御覽食器雕琢

，觴酌刻鏤，四壁堊墀，○顧廣圻曰：四當作白。白壁與堊墀對文也。說苑作四壁四楹。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

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先慎曰：越本服作亡。誤。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

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顧廣圻曰：他書皆同。韓詩外傳作內史王繆。繆廖同字。王蓋姓也。

先慎曰：顧說是。說苑尊賢篇作王子廖。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

，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

，○顧廣圻曰：道當依說苑作遂。未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為由余

請期，○先慎曰：乾道本期作其。顧廣圻云：後當依說苑作厚。乾道本藏本期作其譌。說苑作期。先慎案趙本作期不誤。今據改。以疏其諫。○顧廣圻曰：諫說苑作開。史記秦本紀亦作

開。皆富讀。彼君臣有閒，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

二八遺戎王，○顧廣圻曰：史上當有內字。二八說苑作三九。韓詩外傳作二列。史記與此同。先慎曰：藝文類聚五十九引作三人誤。因為由余請期。○先慎曰：請

告也。期。歸期也。既告之期。又留由余不遺以失其期。使君臣有閒。此奏先告以歸期之計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

，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

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

，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

，亡國之禍也。』

○先慎曰：亡上當有則字。上文有。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

○先慎曰：說苑正諫篇作齊景公。案說林上篇有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

而之燕。事當即此。

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

顏涿聚曰：

○先慎曰：涿聚說苑作燭趨晏子春秋外篇作燭鄒。古

今人表作燭鄒。（本或作濁鄒）集韻類篇雜音聚。案涿與濁。聚與鄒趨雜。形聲相近。古本通用。左哀二十三年傳。又作顏庚。

『君遊海而樂之，奈臣有圖國

者何。

○盧文弨曰：藏本臣作人。

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一言

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

廖，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爲國，非

爲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

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

○先慎曰：趙本成子作子成。下同。皆誤。

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

，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

○先慎曰：上文則上有而忽於諫士句。此脫。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

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於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

家居有病，卽不幸而不起，○先慎曰：乾道本起下有此病二字。盧文弨云：凌本無。今據刪。政安遷之？」管仲曰

：「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

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鮑叔

牙爲人，剛愎而上悍，○盧文弨曰：鮑上脫夫字。各本皆有。悍，藏本作捍。下同。先慎曰：荄韻篇悍，桀也。荀子大略篇注：悍，兇戾也。捍爲捍禦之字。非此義。藏本誤。

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悍，則下不爲用，其心不懼。○盧

文弨曰：懼，藏本張本作具。先慎曰：懼字是言下不爲用而不畏也。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

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妒而好內，豎刁自積，虧勢也。

以爲治內，○先慎曰：爲字衍。二柄篇雖一篇並無。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曰：「然則衛公

子開方何如？」○先慎曰：乾道本則下無衛字。如下有曰字。盧文弨云：衛字脫。各本有。顧廣圻云：藏本有衛字。是也。乾道本如下衍曰字。先慎案盧願說是。今據補衛字。刪曰字。管

仲曰：『不可！齊衛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爲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

○先慎曰：故字疑衍。欲字當在之字下。雖一篇作適君之欲，是其證。此因欲字誤倒在上。後人遂於之下加故字耳。

此非人

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

○先慎曰：以上下文例之。又字下當有安字。

公曰：『然

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爲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

唯人肉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

○先慎曰：子首趙本作首，子誤。說見前二兩篇。

君所知也。人之情

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爲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

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爲人也，堅中而廉外，少

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爲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

多信則能親隣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

餘，管仲死，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刁蒞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

，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爲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

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出于戶。○先慎曰：二精。雖一篇戶作尸誤。故桓公之兵，橫行天

下，爲五伯長，卒見弑於其臣，而滅高名，爲天下笑者，何也？不用

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爲

人笑之始也。』

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顧廣圻曰：國策作秦韓戰於濁澤。史記韓世家同。在宣惠王十六年。韓氏急，公

仲朋謂韓君曰：○顧廣圻曰：朋筭誤作明。當依此訂。他書又作馮。『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爲和

於秦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

秦害交於楚也。公曰：『善！』乃警。警。飭戒也。○先慎曰：警。策作敵字同。公仲之行，○先慎曰：連上爲一句。將西和秦

。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

陳軫曰：『秦得韓之都一，○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一作而。屬下誤。當句絕。策作今又得韓之名都一。史記同。上文皆作以一名都。驅其練

甲，○先慎曰：史記國策作而具甲。秦韓爲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其爲

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穀之國

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信·申也。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

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

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

悅，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顧廣圻曰：策同。姚校云：告一作困。今案

告當作苦。形近之誤。史記作俄。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則

危國之本也。○王引之曰：此言韓王聽虛言而輕實禍。則輕下不得有誣字。誣即輕之譌。韓策及史記韓世家俱無誣字。是其證也。今作輕誣強秦之實禍者。一本作輕。一本作誣。而後人誤合之

耳。凡從巫從巫之字。傳寫往往譌潤。說見經義述聞大戴禮喜之而觀其不誣下。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

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宜陽果拔，○顧廣圻曰：

策作秦。大怒與師。與韓氏戰於岸門。在十九年。其拔宜陽在襄王之五年。後此凡七年也不同。為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

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釐

負羈與叔瞻侍於前，○顧所折曰。叔瞻與左傳及本書喻老篇皆不合。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

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爲曹傷，君不如殺

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

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君有福未必及

己。其禍之至當連我也。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

』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

窮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

，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乃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

○先慎曰。乾項本無乃字。拾補有。盧文弼云。乃字脫。餐當作殮。下同。今依拾補增。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

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

公召羣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

羣臣，出入十年矣。嗣子不善，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嗣上有其字。

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拔除

，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

晉，何如？』羣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

疇，等也。言馬齊等皆精妙也。

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爲晉君。重耳卽位，三

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爲

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

○先慎曰：薄，短也。

吾知子不違也，

知不敢違君。言非本心也。○先慎曰：謂知不肯吾也。注說非。

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爲令，令軍勿敢犯。』曹

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

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涖之

，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韓非子集解卷四

長沙王先慎

永康陳益標點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劫弑臣第十四

孤憤第十一

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明。卞生既以抱玉而長號。韓公由之懸謀而內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

○先慎曰。澁雅釋詁。矯。直也。莊子天下篇。以繩墨自矯。荀子性惡篇。以矯飾人之性情而正之。其義並同。

人臣循令

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

○先慎曰。重人。非此之謂。

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

，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為重人也。

擅為。虧法。逆理而動其力。尙能得

君從己。况其餘乎。此為重人也。言其貴賤國人所共重之也。○王涓云。為。當作謂。舊注未諳。先慎曰。為。謂古通。不必改作。

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

人之陰情。

智術之士。既明且察。今見聽用。能燭見重人之陰情。

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

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

言必見削除也。

是智法之士

，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

既不可兩存。所存以相仇也。○盧文弨曰。注所下衍存字。

當塗之人擅事要

，則外內爲之用矣。

外。謂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也。皆與當塗之人爲用也。○先慎曰。外指敵國。下文諸侯不因是也。百官左右學士皆屬內。注誤。

是以諸侯

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爲之訟，

鄰國諸侯或來求事。不因當塗者其求必不見應。故重人有事敵國爲之訟冤。○先慎曰。訟。說也。說見下。此謂

敵國之人稱譽其重人。如燕噲爲秦使燕。而爲子之之類。注謂重人有事敵國爲訟冤非。

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爲之用；

郎中。爲郎居中。則君之左右之人也。

郎中。爲郎居中。則君之左右之人也。既因重人而得近主。故爲之匪非也。

學士不

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爲之談也。

談者謂爲重人延譽。○先慎曰。養祿二字。當衍其一。

此四助者，邪

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

重人所仇者。法術之士也。

人主不能越四助

而燭察其臣。

臣亦謂法術之臣也。

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

○顧廣圻曰。弊讀爲蔽。下文比周以弊主。又是以弊主上皆同。先慎

曰。本書蔽多作弊。姦劫弑臣篇云。爲姦利之弊主。又云非不弊之術也。難一篇云。賞罰不弊於後。

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

且習故。重人得主信愛者多。又用事既久。乃慣習故舊也。若夫卽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顧廣圻曰。藏本

同今本無乎字誤。先慎曰。卽。就也。就主心之好惡者而好惡之也。自進謂己之進身也。其所以自進。則與主信愛習故同好惡三者而已。注訓自進爲己自進舉之人。誤。官爵貴重，朋黨又

衆，而一國爲之訟。訟。卽說也。重人舉措常就王心而向其好惡。己自進舉之人。官爵重之朋黨衆。及其有事。一國爲之訟寃。則君無德而誅之。○先慎曰。注訟卽說是也。又以訟

冤釋之非。衆上脫又字。無德當作無得。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

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先○

慎曰。乾道本勢作世。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作勢。先慎案作勢是。此對官爵貴重言。不當作世。今據改。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

近愛信謂重人是也。○先慎曰。近字衍文。愛信當作信愛。疏遠信愛相對成文。不當有近字。上文希不信愛。非有所信愛之親。皆作信愛。此承上言。明信愛二字誤倒。注亦作近愛信。則其譌舊矣。其數不勝

也；數理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重人與君同好。○王渭

曰。好下當有惡字。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

重人與一國爲朋黨。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

所經時歲。已至於數。猶不得見君。顧廣圻曰。又當作猶。舊注未譌。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且暮獨說於前。

法術之士。既不得見。故當塗之人。獨訟而稱冤。○先慎曰。案依注所據本。說作訟。故云獨訟而稱冤。此解非也。訟古通誦。誦。猶說也。史記呂后紀。未敢訟言攻之。漢書作誦言。索隱云。誦。說也。此謂當塗之人。獨常常與君言說。而法術之士見。且猶不得強。况得與言乎。

此且暮獨訟於前。反對法術之士言。舊注誤。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

悟乎？
法術之士。既不得進。則人主何從而悟乎。○先慎曰。王氏念孫俞氏樾並訓此道字爲由。案奚道得進。猶言何時得進也。士無時得進。則人主無時得悟。語正相當。奚道得進。即蒙上以歲數。而又不得見言

有由義以例此也。人主篇。正作奚時得進。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

得不危？
法術之士。既實必不可勝之數。而又與重人勢不兩存。則法術之士必危而見陷。○先慎曰。乾道本注。又下無與字。今據趙本增。其可以罪過誣者，以

公法而誅之。
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誣罔者。重人則舉以爲罪而誅之。○先慎曰。乾道本公上無以字。依下文當有。今據張榜本增。其不可被以罪過者

，以私劍而窮之。
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俠客以劍刺之。以窮其命也。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僂於吏誅

，必死於私劍矣。
○先慎曰。乾道本僂作僂。顧廣圻云。今本僂作僂。先慎案僂與戮通。僂字誤。改從今本。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

，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
彼有功伐重人。借爲已

用者。則官爵貴其人也。其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
彼雖無功伐可使近權令者威重之。○先慎曰。顧廣圻於其下添不字。云藏本同。今本無不字

。誤。乾道本名作明。譌。先慎案名字是。今擬改。借字當在名字下。其可以美名借者。與其可以功伐借者。句法一律。上不當有不字。借藉古通。莊子應帝王篇。釋文引崔注藉繫也。其人可以功伐維繫者。則貴以官爵。可以美名。

維繫者。則軍以外權

二事平說。舊注誤。

趨。向

也。

所進。雖未見功。

先與之爵祿也。

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

也。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

謂於法術之士。不參驗以知其真偽。即行誅罰。

不待見功而爵祿，

重人

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

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富兵彊，中國之主，皆知

無益於已也。曰：『非吾所得制也。』

越國爲異國。即敵國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雖下有國字。先慎曰。注以越國連文是。所見本雖字

卽國之誤。夫越徵返國富兵彊句絕。中國視越國最遠。故取以爲况。外儲說上篇。越人雖善溺。亦借越爲喻。是其證。注訓異國非。

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

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爲越也。

大臣專國常有謀君之心。卽己國還爲越國。故曰是國爲越也。

智不類越，

而不智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

縱臣專權國變成越。是不自知己國。卽與越國不異。所以然者。良以不察知己國類於越國故也。○先慎曰。拾補不智作不知

盧文弨云。知各本俱作智。案智與知道。此上智字義亦當爲知。顧廣圻云。兩類字當作類。類。利也。涉下不察其類者也。而而誤。今本智作知。誤。二智字皆讀爲知。本書屢見。先慎案既讀爲知。則今本之作知。不得爲誤。類似也。知已

之國。不似越之不得制。究不能自制其國。是不知道之不似己之國也。顧改類爲類非。

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

○孫詒讓曰。主字

行 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

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

不知收取其柄而自執之。令臣於上獨斷。此主之不明也。今。謂秦也。○先慎曰。此書作於韓。秦王見之。始伐韓。得非。非在秦時作也。今字泛言當時諸侯。注誤。 與死人同病者，不

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迹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

得也。襲。重也。 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

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

。○先慎曰。人主篇因上有入字。下同。 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

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

○先慎曰。智者之策。決於愚。人。賢士之行。程於不肖。 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

其修士且以精絜固身。修士。謂修身之士。但精潔自固其身。○先慎曰。拾補絜下旁注潔字。盧文弨云。潔藏本張本俱作絜。下同。先慎案乾道本此作絜。下二絜字皆作潔。潔絜

通用 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智者。謂智謀之士也。 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既修身。故不以貨事人也。 恃

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既精潔。故不能枉法為治。智士不重說。似闕文也。○顧廣圻曰。其修士。修下當脫智之二字。精潔當作精辨。下文云則修

智之士。不事左右。卽謂貨賂。不聽請謁。卽謂枉法。文相承也。下文又云則精辨之功息。并言精辨與并言修潔。同例。舊注智士不重說。似有脫文誤。俞樾曰。其修士三字。衍文也。上文云。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此云不能以貨賂事人。則總蒙修士智士爲文。言其皆不能也。特上精潔。當作恃其精潔治辯。因衍其修士三字。則此文專屬修士。遂刪去治辯二字耳。舊注謂不重知士。似有闕文。是其所據本已誤。先慎曰。俞訊是。

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
左右謂財貨修智之士。不肯聽從也。○先慎曰。謂不以財貨賂左右。不能枉法。從請謁。注說非。 人

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

誣之言起矣。
精。謂修士精潔也。辯。謂智士辭辯也。治亂之功，制於近習；○顧廣圻曰。亂常作辯。舊注

誤。先慎曰。張榜本亂作辨。 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
○顧廣圻曰。亂常作辯。舊注

之士。能發人主之聰明。今既廢而不用。則主明自塞矣。○先慎曰。乾道本而作則。顧廣圻云。今本則作而。今據改。 不以功伐決智行，
決智行當以功伐。積功曰伐也。 不以

參伍審罪過，
審罪過當參伍之。參。比體也。伍。偶會也。 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

愚污之吏處官矣。
近習之人。既皆小人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故所親者無能之人。所愛者愚污之人。亦既親愛必用之。在廷舉之處官矣。 萬乘之患，大

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
公。正也。正當以此當患也。○先慎曰。注說非。公訓

爲共。荀子解蔽篇。此心術之公患也。語句正同。楊注公。共也。是其證。又案注當患。應作爲患。 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

，與相異者也。○顧廣圻曰：與，當在相字下。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

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

傑使能，毫傑之人有材能，然後使之矣。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

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君臣易位，故主稱蕃臣於其臣。而相室剖符，相

家臣也。剖符言得專授人官與之剖符也。○先慎曰：趙本注授誤投。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譎，誑也。設詐謀以誑誤於主也。○先慎曰：乾道本注誑作誑

誤。改從趙本。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變謂行譎誑以移主意。十中俱有二三。故曰十無二

三也。○王先謙曰：主勢變謂國君相嬗之時也。注誤。先慎曰：注有二三當作有一二。涉正文而誤。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

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

重人矣。○先慎曰：拾補人下旁注臣字。盧文弨云：臣藏本張本俱作人。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

從重臣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而不避姦者也。

重人所為。必不軌故智士。恐與同之。廉士羞與之。欺主莫有從之遊者。同惡相濟。故與之為徒屬者。必污愚之人也。○先慎曰：乾道本注與字上有上字。汚愚作愚。并誤。改從趙本。大臣挾愚污

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

言侵奪百姓。若漁者之取魚也。○先慎曰。侵漁朋黨。當作朋黨侵漁。與

下比周相與對文。

比周相與，

阿黨爲比。忠信爲周也。比周者。言以阿黨之人爲忠信與親也。○先慎曰。注乾道本忠作心。改從趙本。

一口感主，敗法以

亂士民，

雷同是非。故曰一口。

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

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

，不可得也。」

說難第十二

夫說者有逆順之機。順以招福。逆而制禍。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以此說之所以難也。○顧廣圻曰。史記列傳有索隱云。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小不同。今按各依本書

者不悉著。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

不知而說。雖愚見疑。故曰非吾知之說之難也。○顧廣圻曰。當依史記不重之字。按此文首三句三吾

字。皆吾說者也。與下文所說相對。言在吾者之非難。所以起下文在所說者之難也。在吾者必先知之有以說。然後辯之。能明吾意。又然後敢橫佚而能盡。三者相承。舊注全誤。史記正義所解亦未諦。今正之此句之義與下文云則非知之難也同。先慎曰。舊注固失。顧說亦未爲得也。凡說之難四字。總挈一篇。非吾三句。又別說難本意。再以凡說之難。引起正文。此言知其事理。則能說其是非。此非吾所難也。又案注吾知之之當作其。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
吾雖不自辯數。則能明吾所說之意如此者。萬不失一。有。所以則爲難也。○盧文弨曰。辯之下史記韓非傳有難字衍。注所以則爲難也則當作明。先慎曰。

此言辯論能令吾意明晰。又非所

難也。舊注非。趙本注脫失字。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

吾之所說。其不可循理。非敢實失能盡。此意亦復難有。○盧文弼曰

史記索隱云。韓子橫失作橫佚。此作橫失。疑後人依史記改之。顧廣圻曰。失當依索隱引此作佚。史記作失。案佚

失同字。故史記以失為佚。劉伯莊說及正義。讀失如字。又於橫失斷句者非。當十二字為一句。下文云然後極駢。辯

二字。顧謂極駢智辯。是索隱云陳辭發策。能盡說情。此雖是難。尙非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

之心。可以吾說當之。

既知所說之心。則能隨心而發唱。故所說能當。○盧文弼曰。注唱字誤。從口旁。先慎曰。張榜本知誤之。

所說出於為名

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

所說之人。意在名高。今以厚利說之

。彼則為已志節凡下而以卑賤相遇。亦既賤之。必棄遠而疏遠矣。○盧文弼曰。注為已當作謂己。先慎曰。為謂字同。此如李克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之類。

所說出於厚利者也。

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

所說之人。意在厚利。今以名高說之。此則為已無相時之心。而闊遠

事情矣。如此則必見棄而不收矣。○盧文弼曰。注為已當作謂己。先慎曰。此商鞅說秦孝公。以帝王故怒而不用是也。

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

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

顯棄其身矣。

所說之人。內陰為厚利。外陽為名高。今見其外說以名高。彼雖陽收其身。內實疏遠。若察知其內說以厚利。私用其言。外明棄其身。以飾其名高也。○盧文弼曰。注私用其言上有則

字脫。先慎曰。陽收其身。而實疏之。如齊宣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之類。陰用其言。顯棄其身。如晉文公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之類。

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

語以泄敗。

○盧文弼曰。語史作而。先慎曰。御覽四百六十二引語作亦敗作禍。

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

，如此者身危，

所說之人。其所談事身雖不泄謀。說者泛語言及所匿。似若說者先知其事。今以發動之。既懷此疑。其身必危矣。○先慎曰。注誤。此謂有其心而未發。說者及之。故其身危。

即下鄭大夫關其思對武公言胡可伐之類。

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

。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

所說之人。顯出其事。有所避諱。乃託以他故而說者。深知其事。既所出入。知所爲所說。既知情露。必有危己之心。○盧

文弼曰。彼顯有所出事。下史作適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此注既所出入。知所爲。當作既所出。又知所爲。先慎曰。盧說是。隰斯彌使人伐樹數創而止之。曰。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即其意。

規異事

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爲己也，如此者身危！

說者爲君規謀

異事。而智謀之士。當知此者。自外揣之。遂得其謀。因利於外。君則疑已漏之。便以爲不密。而加誅也。○先慎曰。規異事而當句。知者揣之外而得之句。當。謂當其主之心也。知。讀爲智。當。音丹浪反。注以當知連文誤。此如

漢夏侯勝傳云。霍光與張安世謀廢昌邑王。夏侯勝諫王。謂有臣下謀上者。吏白光。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泄之類。

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

○先慎曰。語極知

謂說已盡其智能也。史記正義謂說事當理非。

說行而有功，則德忘，

○盧文弼曰。忘史作亡。索隱引此作見忘。并云勝於德亡。先慎曰。據索隱云云。則唐人所見之本。作見

忘。不作德忘。此作德忘者。後人依史訛而改也。○注云。猶忘其德。則宋時已改矣。亡忘古字通。

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

君之於己。周給之澤。未有渥厚。遂以知之極妙。而以語之行說。有功猶忘其德。若不行。有敗則羞始生焉。此正危身之道也。○盧文弼曰。注羞始生。羞疑妒之誤。若袁紹之於田豐是也。先慎曰。盧說非。此即下鄭父以牆壞有盜因

疑鄰父之類。注差字即疑字之誤。又案注行說當作說行。

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

危！

挑。謂發揚也。○先慎曰：乾道本此下脫者字。盧文弼云：凌本有。先慎按依上下文當有。史記亦有者字。今據補。

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

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

身危！

不能而強。不已而止。必以不許而與怒。故危也。○先慎曰：乾道本已作以。據趙本改。強其所不能為。若項羽欲東歸。而說者言關中之類。止其所不能已。若景帝決廢栗太子。而周亞夫彊欲上之之類。注

不許一本作不討。盧文弼云。不討或是不付之誤。有謂嘗是不計。猶言失計也。此皆未見作不許之本耳。

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閒已矣。

閒。代也。論

大人必談以道德宏曠。彼則以為薦大人以代之也。○先慎曰：此篇皆對人君而言。斷無薦大人代君之理。蓋人君行事。大臣與焉。論其臣而即疑其論已。史記正義云。說彼大人之短。以為竊己之事情。乃為刺譏閒之是也。此大人指位言。注以閒已為代已。

與之論細人，則以為賣重。

論細人必談以器斗筭。彼則以為短人而賣重也。○先慎曰：賣重史記作鬻權。案賣義鬻同。和氏

篇。大臣貪重。又云近習不敢賣重。重。即權也。案賤云。薦彼細微之人。言堪大用則疑其挾詐而賣我之權是也。注謂斗筭之人誤。

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

謂為藉君之所

愛以為已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也。

嘗。試也。論君所憎。則謂為試已也。含怒之深淺。○先慎曰：乾道本憎作增。注同。顧廣圻云。今本增作憎。史記作憎。

今據改。盧文弼云。法試已下衍也字。

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

徑直。○盧文弼曰：史作則不知而屈之。智。本與知通。此加以為二字疑非。

米鹽博辯，則以為多而交之。

米鹽之為物。積羣萃以成糾紛。謂博明細雜之物。則謂已多合而猥交之也。○盧文弼曰：史作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顧廣圻曰：正

義云。時乃永久。人主疲倦。今接交久二文皆誤。當作史本書。難言篇。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先慎曰。顧說是。張榜本交作久。依史記改也。

略事陳意，則曰怯懦

而不盡。

略言其事。粗陳其意。則謂已怯懦而有所畏懼。不致具言。○盧文弨曰。略史作順。先慎曰。注所字趙本脫。

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

肆。陳也。所說之事。廣有陳說。不爲忌諱。則謂草野。凡鄙俗直而侮慢也。

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

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

凡欲說彼。要在知其所矜。則隨而光飾之。知其所恥。則隨而掩滅之。如此則順旨而不忤。○盧文弨曰。注順旨張本作順指。

彼

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

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

所說而成者。或有私事。將欲急爲。則示以公義而勉強之。彼雖下意從己。而不能止其私。此則爲之飾其肯私之義。而以不能順公爲少有以激彼存

公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

行也。

若所說心以公義高。而其材實不能及。如此者則舉簡私之過。見背公之惡。以不行私急爲多。所以成其高。○俞樾曰。此兩文相對。言其意雖甚卑下。而有所不能已。則說者必爲之飾其美。反若以其不行

少之。如此乃見不能已之不足爲病矣。其意雖甚高尚。而有所不能及。則說者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反若以其不行而多之。如此乃見不能及之不足爲恥矣。不能已者。若犬馬望色之好是也。爲之飾其美。若管子以是數者爲不害竊

是也。不能及者。若堯舜之道仁義之說是也。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若陳賈謂仁知周公未能盡是也。舊注所說皆未了。且此與上文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本。不相蒙。舊注必牽合爲說。宜其不可通矣。有欲矜

以智能，則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

知也，以資其智。

所說或矜以廣智。則多與舉彼同類之異事。以寬所取之地。令其取說於我。而我伴若不知。如此者。所以助其智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有欲作有所。誤。

欲

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

欲彼內有存恤之言。則為陳顯義之名明其人。

能為此又微言成此美名於私有。則利其人必得而相存者也。○顧廣圻曰。內讀為納。舊注誤。

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

合於私患也。

欲為陳危之事。其有毀誹之者。則為之顯言。又微毀誹當為私患。其人必以誠而可試之。

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

同計者。有與同汗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

飾其無失也。

說者或延譽異人。與彼同行。或規謀異事。與彼同計。其異人之行。若與彼同汗。則大文飾之言。此汗何所傷其異事之計。若與彼同敗者。則明為文飾言。此敗何所失。如此必以己為善補

過。而崇重之也。○先慎曰。史記脫有與同汗者。則必以大九字。乾道本注。其異人之行。行上有計字。據趙本刪。

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

彼或自多矜其力。當就譽之無得。以其所難滯礙之概礙也。

自勇其斷，則無以其謫怒之。

彼或自以斷為勇。則無得以其先所罪謫而動怒之也。○先慎曰。

乾道本其斷作之斷。拾補作其斷。盧文弨云。無藏本作毋。謫史作敵。顧廣圻云。之斷當依史記作其斷。先慎案張榜本作其斷。與上下文合。今據改。謫敵古通。注云罪謫非。

自智其計，則毋

以其敗窮之。

彼或自以計謀為智。則無得以其先所因敗而窮屈之。凡此皆所以護其短。而養其銳者。說可以無傷者。○先慎曰。趙本注因作困。誤。

大意無所拂悟，

辭言無所繫縻，然後極騁智辯焉。

意無拂忤。辭無繫縻。其智辯得以極騁。○盧文弨曰。意史作忠史。拂辭互易。案悟與忤通。案隱正義所見。史記

尙不倒。繫糜各本作擊糜。注同。史作擊排。顧廣圻曰。忠字非。悟藏本今本作忤。正義云。拂悟當作佛忤。古字假借耳。繫糜藏本作擊糜。是也。索隱引正作擊糜。先慎曰。御覽四百六十二引意作怒。悟作忤。繫糜作擊排。案大怒謂盛怒也。意思并誤。說文悟芽也。悟爲正字。悟忤並通。段字。大怒之時。說尤爲難無所佛悟者。若觸鬪之諫齊太后是也。繫糜擊糜古字相通。說文。繫。縛也。糜。牛犢也。引申爲鞴束字。易蒙釋文。擊本作繫。中孚。釋文糜本又作糜。陸作縶。京作刷。禮記學記釋文糜又作靡一切。經音義十糜。古文刷拂二形同。本書作繫糜者。謂無縛束也。史記作擊排。索隱謂說諫之詞。本無別有所擊排排擯也。案辭言恐有所擊排即多瞻。顧縛束而不敢言。則必如梁子之告季子語。必可與商太宰三坐是也。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疑者因道此術則得親近於君。終不見疑。其辭又得自盡也。○顧廣圻曰。此道所得親近不疑句有誤。盡下當依索隱引此有之字。史記作知盡之難也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俞樾曰。上得字衍文也。道所當作所道。此所道親近不疑。猶曰此所由親近不疑。古書每以道爲由。說已見前矣。史記作此所以親近不疑。所道。卽所以也。讀者不解道字。而誤倒之。又妄增入得字。遂至不可通矣。伊尹爲宰，百里奚爲虜，皆所以干其上也。

二人自託於宰虜者

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汙也。

○先慎曰。乾道本如上有加字。盧文弨云。加字各本無。顧廣圻云。藏本無加字。以進加史記作而涉世。先慎按加卽如字誤。而復衍。今據刪。

今以吾言爲宰虜，而可

以聽用而振世，

○先慎曰。說文振。舉救也。

此非能仕之所恥也，

○盧文弨曰。仕與士通。索隱云。韓子作士。先慎曰。今作仕者。後人依史記

改之也。夫曠日彌久，而周澤旣渥，

彌。猶經也。謂所經久遠也。○先慎曰。乾道本彌作離。注同。旣作未。據張榜本改。史記同。索隱謂君臣道合。曠日已久。誠

著於君也。君之渥澤。周浹於臣。魚水相須。梅鹽相和也。

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

斷割。○顧廣圻曰

。割史記作計。

直指是非，以飾其身，

直指。言無所迴避也。飾身。謂以寵榮光飾。相持其身也。

以此相持，此

說之成也。

君則以不疑不罪以罔臣。臣則以致功飾身以輸忠。故曰相持如此者。說之成也。

昔者鄭武公欲伐胡，

○先慎曰。正義引世本云。胡歸姓也。括

地志。胡城。在

豫州郟城縣界。

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

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

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遂不備鄭；鄭

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先慎曰。外儲說下篇。宋作鄭。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

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此夕盜至。故大亡也。其家甚智其子

，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先慎曰。當音當。浪反。下同。厚者為戮，薄者見疑

，二人。謂關其思鄰人也。鄭武公所以戮其所厚欲令胡不疑也。富人所以疑其薄者。不當為己同變也。則非知之難也，處之則難也。其思鄰父。非不知也。是處

用其知不待其宜。故或見疑。或見戮。故曰。處之難也。○先慎曰。乾道本處之作處知。據張榜本改。注云處之難也。亦作之未誤。其作知者。依史記改也。

故繞朝之言當矣；其

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

晉人誦取士會於秦。繞朝贈之以策曰。吾謀適不用。其言非不當也。晉人雖以為聖

後秦竟以言戮之。是亦處知失宜也。○盧文弼曰：繞朝贈士會以箴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則朝當已言於秦君。留士會不遣。而秦君不用其謀。故云然。注乃云後秦竟以言戮之。此不知出何書。殆因非之言傳會耳。

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別。○先慎曰：治要則作明。下同。彌

子瑕母病，人聞，有夜告彌子。○先慎曰：乾道本闕有作開往。盧文弼云：李善注。文選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引作人聞。無往字。史作人聞往。先慎按

往。治要作有。是唐人所見本自作有。李注無有字。脫也。此謂人聞其母病。有夜來告者。形彌子。得傳聞之言。而歸已顯。衛君之稱爲孝文相應。今據二唐本改。藝文類聚三十三引人聞有作其人有。彌子矯

駕君車以出，○先慎曰：治要出作歸。藝文類聚亦作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

其犯刑罪。』○先慎曰：各本無犯字。盧文弼曰：選注引作犯。明非明古則字。案此書外儲說左下。明危生子皋。作明字。此與上文罪則。亦當本作明。後人改之。史作而犯刑罪。先慎按治要藝文類聚

引作犯刑罪。是唐人所見皆有犯字。今據補。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先慎曰：治要

也。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先慎曰：治要藝文類聚白孔六帖引以作而。及彌子色

衰愛施，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

○先慎曰：史記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先慎曰：治要變作移。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

啗我作食我。

後獲罪者，○盧文弨曰。史作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此多臆字。先慎曰。治要無上以字之字。及下而字。

愛憎之變也。

○先慎曰。治要上有人主二字。

故有

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先慎曰。治要無見罪二字。

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爲虫也，柔

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

○盧文弨曰。文選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注。引柔上有擾字。史無柔字。有擾字。在下句可字之下。徑尺選注作

徑寸之處非。顧廣圻曰。柔擾同字。先慎曰。史記虫作蟲。正義龍蟲類也。故言龍之爲蟲。御覽九百二十九引虫作蟲。無柔字其字。事類賦二十八引亦無柔字其字。

若人有嬰之者，則

必殺人。

嬰。觸也。謂庶幾於善諫說也。

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先慎曰。索

和氏第十三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

○先慎曰。藝文類聚七白孔六帖五事類賦九引和氏作卞和。楚上有於字。藝文類聚白孔六帖無璞字。

奉而獻之厲王

○盧文弨曰。孫詒穀云。楚世家無厲王。後漢書孔融傳。注引作武王文王成王是也。疑今本誤。顧廣圻曰。新序云。荆厲王武王共王亦不同。先慎曰。後漢書注引是御覽三百七十二六百四十八引作武王文王成王。是其證。

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

○盧文弨曰。後漢

十八八五事類賦引並作謾。無而字。及厲王薨，武王卽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

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

武王薨，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
○先慎曰：楚山當作荆山。涉上文得玉於楚山而誤。藝文類

聚荆山下引正作荆山。白孔六帖同。三日二夜，泣盡而繼之以血。

○先慎曰：乾道本泣作泪。今本作淚。盧文弼云：淚藏本作泣。後漢注引同。先慎案蘇文類聚事

類賦注御覽並引作泣。今據改。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

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

，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
○先慎曰：事類賦寶下有玉字。遂命曰和

氏之璧。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王之害也。
獻所

之寶。設令未美，亦無害於王也。○先慎曰：乾道本王作主。盧文弼云：藏本主作王。王先謙云：依注當作王。今據改。顧廣圻云：害字起藏本脫。

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

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羣臣士

民之私邪；
人主之於法術。未必如和璧之急。乃更禁其臣人爲卞和之忠。苟無卞和之忠。誰肯犯禁而論其法術亂也。○先慎曰：此下當有脫文。注急思二字。乾道本互譌。今據趙本改。亂字亦誤。未詳所

韓非子集解 卷四 和氏

一九

當作

然則有道者之不僂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

帝王之璞。即法術也。有道之士。所以不見僂者。則以未獻法術也。

○先慎曰。乾道本特作持。顧廣圻云。今本特作持。新序云直白玉之璞未獻耳。先慎案特即直也。持當爲特。殘缺字。改從今本。

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

○先慎曰。無執業者有

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

禁。故流民急於耕農。

而游士危於戰

陳。○先慎曰。故游說之士。以其言責有功。不敢言戰陳。

則法術者，乃羣臣士民之所禍也。人主非能倍大

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

○先慎曰。周當爲用之誤。道言謂法術之言也。下同。

則法術之士，

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

○先慎曰。珠玉人主之所急。然兩足則而始論法術。不如和璧之急。故至死亡而不論。

昔者吳起，教楚悼

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若此，則上偪主而下虐

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

○先慎曰。乾道本貧作貪。按貪即貧字。形近而誤。拾補改作貧。今從之。

不如使封君之子孫，

三世而收爵祿，

○先慎曰。喻老鷙。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則三世而收爵祿。世而收爵祿。不起於吳起。蓋楚法廢弛。故吳起云然。

絕滅百吏之祿秩，

○盧

文弼曰。絕滅二字疑當作減。顧廣圻曰。絕滅當作纒滅。纒裁同字。先慎曰。顧說是。纒絕編旁同。故誤。

損不急之枝官，

枝官謂非要急者。若樹之枝也。然養樹者必披落其枝。爲政者亦損其

闕尤

以奉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

○先慎曰。矣字。依下文不當有。

吳起枝解於楚

，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使什家伍家相拘連。中有犯罪。或有告者。則并坐其什伍。故曰告坐。燔詩書

而明法令，○先慎曰。困學紀聞云。史記商君傳。不言燔詩書。蓋詩書之道廢。與李斯之焚無異也。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

於公有勞者。不滯其功賞。禁游宦之民，不守本業。游散求官者。設法以禁之也。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

安，國以富強，八年而薨。○先慎曰。國策。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史記商君相秦十年。案隱云。國策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說也。案此作八年。與史記國策皆不合。疑

八上奪商君車裂於秦，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強，二子之

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

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大臣虧公法而行私惠。所以威其重也。細民安亂，○先慎曰。游宦之民。因諱謁而

得祿甚於楚秦之俗；此篇非未入秦時為韓著之。故得引秦以為喻。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

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術哉？○先慎曰。也字衍文。此世所亂無霸王也

○顧廣圻曰。今本所下有以字。

姦劫弑臣第十四

韓非子集解 卷四 和氏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勢者也。

○先慎曰：各本信作親。今據治要改。下正作信。

是以主

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者

，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

，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

合，○先慎曰：治要合下有同字。疑合即舍字之誤而衍者。合當作同。蒙上此之謂同取此之謂同舍而言。

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

所以取信幸之道也。

○先慎曰：各本無取字。依下文當有。據治要增。

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

退羣臣者，人主非有術數以御之也。

○先慎曰：各本非作所。今據治要改。下文正作非。

非參驗以審之也

○先慎曰：依上文非下脫有字。

必將以曩之合已，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

也；故主必蔽於上，

○先慎曰：各本蔽作欺。孤憤篇云：故人主愈蔽而大且愈重。語意正同。是欺當爲蔽之誤。今據治要改。

而臣必重於下矣，

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百

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

○先慎曰：治要法作命。功力。

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

，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爲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爲姦利以弊人主，○先慎曰：弊讀爲蔽。行財貨以事貴重

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姦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

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先慎曰：利字涉上文而衍。下知方正不可以得安也。知詐僞之不以得安也。並無利字。卽其證。必曰

：『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

幾矣。○先慎曰：解老篇。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此情字當作色。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

，○先慎曰：化疑術之誤。事上二字。當在行正理上。若以道術事上。與上我以忠信事上相對。是猶聾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

。二者不可以得安，○王渭曰：句絕。我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爲姦私，以適

重人哉？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

也。○顧廣圻曰：道藏本脫止不字。按此乃乾道本之第七八兩葉也。藏本出於乾道本可知矣。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

無規矩而欲爲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

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先慎曰：也當作矣。二者不可以得安，能無廢法行私以

適重人哉？○顧廣圻曰：人上當有我安二字。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爲重人者衆，○

文昭曰：人藏本作臣。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

所以弑簡公者也。夫有術者之爲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

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俞樾曰：得字衍文。此論有術者之爲人臣。其道如此。非論得不得也。蓋涉下文度數之言。得效於前而衍。是以

度數之言，得效于前，則賞罰必用于後矣。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

不苟於世俗之言，○先慎曰：苟當作徇。形近而誤。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

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僞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

，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先慎曰：依下文而字當衍。妄毀譽以求安，一是

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

知爲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汚

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

○先慎曰：依

上文當有也字。

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

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弊，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繁作蔽。

下得守其職

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強秦也。從是觀之，則聖

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也。

○俞

樾曰：不得不愛我。當作不得不爲我。涉下旬而誤耳。下文云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不可不爲卽不得不爲也。又曰：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已視。天下不得不爲已聽。此使人不得不爲我之義也。可據以訂正。先慎曰：俞說是。

恃人之以愛爲我者，危矣。

○先慎曰：乾道本無爲字。盧文弨云：凌本有。藏本張本倒作爲愛譎。今據凌本增。

恃吾不可不爲

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

○先慎曰：利當作安。下云不可以得

安。正反對得安而言。卽其證。

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

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雖不口教

百官，不目索姦表，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為明也；

非耳若師曠，乃為聰也。不任其數，○先慎曰：各本不上有目必二字。盧弼云：目必二字疑衍。先慎案治要無。今據刪。而待

目以為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先慎曰：治要弊作蔽。二字本書通用。不因其勢，○先慎曰：乾道本

不上有耳必二字。因作固。盧文弼云：藏本張本皆無耳必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固作因。先慎案政要亦無耳必二字。固作因。今據刪改。而待耳以為聰，所聞者寡

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為己視，使天下不得不為

己聽，○先慎曰：各本無下使字。據治要增。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先慎曰：治要無而字。而

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

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

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先慎曰：史記衛鞅傳

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困末作而利本事。先慎曰：末作。工商也。本事。耕織也。衛鞅傳：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大小修方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故末作困。而本事

利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

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

得，而被刑者衆，民疾怨而衆過日聞。○顧廣圻曰。衆字衍。先慎曰。衆當作罪。涉上文而誤。孝公不聽，

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者衆也。○顧廣圻曰。私下當有告字。先慎曰。商君之法。賞告

姦。則告姦非私也。私即告之誤。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而主尊，

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爲己視

聽之道也。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皆

不知治亂之情。○先慎曰。情。實也。講談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先慎曰。說文。講。多言

也。映。妄語也。此談字當作映。言愚學溺於所聞妄談治亂。誦說先古之書。使人主聞之。不敢變法而理。智慮不足以避穿井之陷。○顧廣圻曰。句有

當作井穿。韓詩外傳五云。兩臂相扶不陷井穿。則其幸也。作井穿是其證。禮記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知避也。即智慮不足以避陷穿義。又妄非有術之士，○先慎曰。法古循

慎曰。乾道本無非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非字。今據補。聽其言者危，○先慎曰。狃於故習。輕犯新法。用其計者亂，○先慎曰。法古循禮。不敢變更。

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之士，○先慎曰。與讀若爲。禮記內則。小切之與稻末。周禮醴人

注。作小切之爲稻米。是其證。此言世之愚學與法術之士。皆名爲有術之士。而其實不同也。

有談說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

○先慎曰。乾道本相作於。

顧廣圻云。藏本今本

於作相。今據改。

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比有術之士也

，猶螳蟻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

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羣生之亂，去天

下之禍，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

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係虜之患，

○先慎曰。趙本係作繫。虛文昭云。藏本張本繫作係。案二字古通。

此亦

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顧以爲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

○先慎曰。依下文

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

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

之所以危也。聖人爲法國者，必逆於世，

○顧廣圻曰。國者當作者固者。句絕。固下屬。藏本聖上有故字。非也。

而順

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

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處非道之位，被衆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

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顧廣圻曰：幾當在難字下。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

顯於世者也。○盧文弨曰：藏本無而字。楚莊王之弟春申君，○顧廣圻曰：與楚世家春申君列傳。皆不合。有愛妾曰余

·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

泣，○先慎曰：視當作示。以示君。謂以身受傷之處示君也。與下自裂其親身之裏以示君同義。下正作示。明此視爲示之譌。曰：『得爲君之妾甚幸；雖

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

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

·○先慎曰：以當作不。謂不賜妾死也。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

之詐，爲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

，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戲

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

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棄，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

猶可以毀而害也。

○先慎曰：乾道本以下無毀字。藏本父上有夫字。盧文弨云：毀字脫。凌本有。俞樾云：以字衍文。可而即可以也。此文本云父之愛子也。猶可而害也。淺人不達古語。

於而上又增入以字。則不可通矣。先慎按凌本作猶可以毀而害也。是也。下文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即蒙此句。明各本脫毀字。俞氏據誤本勢不得不刪字以就已說。今據凌本補。君臣之相與也

，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

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

○先慎曰：釋

名車裂曰轘。輾。散也。肢體分散也。是二子皆受輾死。各國名刑不同。韓非亦因而稱之耳。枝。當作支。

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

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

有術數者之爲人也。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人下有臣字。先慎曰：人下當有主字。爲音于僞反。

固左右姦臣之所害，非明

主弗能聽也。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衰之臣

，』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

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與貧困者，

○先慎曰：乾道本無與字。

盧文弨云。與字脫。一本有。先慎按有與字是也。下有與字即其證。今依拾補增。

此世之所謂仁義，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

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有施與貧困，

○顧廣圻曰。當衍有字。

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

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

○顧廣圻曰。不外當作

外不

內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貨財事富貴爲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

俸。故姦私之臣愈衆，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待？夫嚴刑者，民之

所畏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刑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嚴下有刑字。先慎按嚴刑重罰相對。明此脫。今據補。

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

人陳其所畏以禁其姦，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捶策之威，

衝楛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

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爲治。今世主皆輕

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

○盧文弨曰。藏本無欲字。

故善爲主

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

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託於

犀車良馬之上，

○顧廣圻曰。犀字未詳。俞樾曰。顧氏偶失考耳。漢書馮奉世傳注引晉灼云。犀。堅也。然則犀車良馬。即堅車良馬矣。吳子應變篇云。車堅馬良。是其義也。

則可

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之利。則可以水絕江河之難；

○先慎曰。趙

永

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

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

成，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強。此三人者

，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強之數，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

主之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為卿相之處。

○盧文弨曰。處凌本作功。

處位治國，則

有尊主廣地之實，此之謂足貴之臣。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為天

子；桓公得管仲，立為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

地以廣，兵以強，故有忠臣者，

○先慎曰：乾道本無臣字。盧文弨云：臣字脫。凌本有。先慎按有臣字是。下所謂忠臣也。即承此。今據補。

外

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

，若夫豫讓爲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人主使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

難之患，

○先慎曰：乾道本人字在使字下。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人字在主字上。今據改。

下不能領御其衆以安其國，及襄子

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黔劓，

○盧文弨曰：黔。藏本張本作黜。本當作鉗。顧廣圻曰：當作黥。先慎曰：顧說是。書呂刑爰始淫爲劓。刵。椽。黥。黥劓刑在面。

趙策所謂自刑以變其容也。

敗其形容。以爲智伯報襄子之仇，是雖有殘刑殺身，以爲人

主之名，

○先慎曰：刑當作形。

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

以爲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

陽之陵。若此臣者，

○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盧文弨云：凌本有者字。今據補。

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

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

主之所多而求也。諺曰：『厲憐王』

○顧廣圻曰：乾道本減本提行。今本連前誤。戰國策。以此至未可也。皆作孫子爲書謝春申君。韓詩外傳同。

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謂劫殺死亡之主言

也。○先慎曰：謂讀爲爲。殺。箠作弑。

人主無法術以御其臣，

○先慎曰：乾道本無主字。盧文弨云：主字脫。凌本有。先慎按楚策韓詩外傳皆有。今據補。

雖長年而美材，

○盧文弨曰：美材。藏本張本作材美。

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爲其私

，急而恐父兄豪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己也，

○先慎曰：父兄謂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見八姦

篇。豪傑之士。卽上所云有術之士。

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的而立不義。

○盧文弨曰：弑外傳作捨。願廣圻曰：藏本的作適是也。策

外傳皆作適。

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

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

○先慎曰：事見左昭元年傳。

齊崔杼其妻美，

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

攻公。公入室，

○先慎曰：左襄二十五年傳作臺。

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

崔子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

先慎曰：北策外傳作外。

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

。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

○盧文弨曰：之外傳作世。

李兌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而死。

○先慎曰：事互見喻老篇。

卓齒之用齊也，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卓作淖。

策外傳皆作淖。今按卓淖同字。乾道本未嘗誤。改者非也。古今人表淖齒。師古曰：淖或作卓。先慎曰：御覽三百七十五引作淖。

擢湣王之筋懸之廟梁，

○先慎曰：擢策外傳作

閱。御覽引亦作閱。

宿昔而死。

○先慎曰：宿昔。策作宿夕。

故厲雖癰腫疔瘍，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

頸射股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射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股上有射字。策外傳有。今據增。

下比於近世，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近世作近臣。誤。

未至

餓死擢筋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至下有於字。饑作餓。策作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外傳無而字。餘同。

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

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於厲矣。

○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盧文弨云：於字脫。藏本張本有。外傳同。先慎按策有於字。今據補。

由此

觀之，雖厲憐王可也。

韓非子集解卷四終

姦劫之說

姦劫之說

姦劫之說

姦劫之說

姦劫之說

韓非子集解卷四終

姦劫之說

姦劫之說

姦劫之說

姦劫之說

韓非子集解卷五

長沙王先慎

永康陳益標點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內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亡徵第十五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爲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內困者，可亡也。

○先慎曰：乾道本內困作右仗。盧文弨云：右仗。凌本作內困。今據改。

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顧應圻曰：句絕。器下當有脫字。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

○先慎曰：露。當作澌。贏也。呂氏春秋不屈篇：士民罷澌。

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聽以爵，不以衆言參

驗，○先慎曰：乾道本不以衆言四字作以待二字。盧文昭云：一本作不以衆言。顧廣圻云：今本下以字作不。先慎案謂聽以爵之尊卑。不參驗衆言得失。今據盧校改。用一人爲門戶者

，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先慎曰：八姦篇：財利多者。賈官以爲貴。

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此亡國之風也。卽此意。緩心而無成，○先慎曰：乾道本而無作無。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而作而無。今據改。柔茹而寡斷，好

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饜貪而無饜，近利而好得者，可亡

也。喜淫刑而不周於法，○先慎曰：乾道本無刑字。盧文昭云：凌本淫下有刑字。顧廣圻云：淫。淫辭也。見本書存韓篇。又呂氏春秋審應覽有淫辭。譌同。皆可證也。別本於此淫下妄加刑字。乃誤之甚者。凡別本異同大率類此。故略不復載。先慎案訓淫爲淫辭。已嫌添設。且與下言辯說無別。顧說非也。喜淫刑與下好辯說對文。不當少一字。今依凌本增。好辯說而不

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

，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很剛而不和，○盧文昭曰：很。藏本作很。悞

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隣，怙

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幣在外。上閒謀

謀，

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

○顧廣圻曰：句有誤。俞樾曰：民下脫不字。民不信其相。下不能其上。兩文相對。民所不信。下所

不能。而人主弗能廢。故曰可亡也。

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

可亡也。境內之傑不

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

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

也。大心而無侮，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

。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懷而拙交者，可

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爲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

者，可亡也。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重羣臣易慮。

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斷

而弗敢行者，可亡也。

○盧文弨曰：謂字衍。凌本無。顧廣圻曰：知有謂可四字爲一句。

出君在外，而國更置

○先慎曰：乾

道本無更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國下有更字。今據補。

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攜；國攜者，可

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

○顧廣圻曰：民當作人。逆當作近。按此言近刑人也。

懷怒

思恥而專習，則賊生；○先慎曰：習字疑誤。未詳所當作。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

衆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

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

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行雜公，○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行作私誤。按簡行而貴公者。韓

子之家法也。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無地固，○盧文弨曰：無地。一本倒。城郭惡，無

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先慎曰：楚語。臣能

自壽也。注。壽。保也。主數卽世，○先慎曰：數音各反。嬰兒爲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爲黨，數

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強，多大國之交，而威勢

蚤具者，可亡也。變褊而心急，○先慎曰：拾補變作偏。盧文弨云：一作變。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變作偏。誤。按當作變。形相近。俞樾云：變當讀爲

辨。說文心部。辨一曰急也。是與褊同義。作變者。聲近段借也。易文言傳由辯之不早辯也。釋文辯荀作變。孟子告子篇。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音義引了音云。辨本作變。皆其例矣。輕疾而易動發

，○顧廣圻曰：六字爲一句。心悻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顧廣圻曰：心當作必。先慎曰：訾。量也。主多怒而好

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

○先慎曰：乾道本教上有欲字。顧廣折云：藏本今本無欲字。今據刪。

貴臣相妬

○盧文弨曰：臣各本皆作人。

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誅

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

○先慎曰：八姦篇云：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是側室即君之父兄行也。

太子輕而庶子

仇，官吏弱而人民桀，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

○先慎曰：乾道本怒作怨。顧廣折云：藏本今本怒作怒。今據改。

懸罪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

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爲而無所

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

；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

謁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塞

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

軍馬之府立功者也。○顧廣折曰：藏本同。今本世下有

細字。按世下脫字

未詳其所當作。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

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

○先慎曰：親讀爲新。

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

· 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太多，

○先慎曰：張辨本超本太作大字同。

· 而人主

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壻公孫，與民同門，暴

傲其鄰者，可亡也。

○先慎曰：稱本傲作傲。說文：傲，倨也。从人敖聲。古本作敖。通作傲。釋文禮記樂記：傲，僻字。又作敖。左襄二十年傳：大夫敖。本又作傲是其證。虛文

招拾補傲下旁注傲字云。藏本作傲下。張本多同。

· 亡徵者，非曰必亡，

○虛文弔曰：一本有也字。

· 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

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踰者也。

○先慎曰：下

其字類
衍

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爲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三守第十六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

○王先謙曰：舉臣猶言衆臣。若後世言舉朝之比。

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

○先慎曰：能人，解見有度篇。

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

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

○先慎曰：是守之不完者，一也。

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

○先慎曰：是守之不完者，又其一也。

惡自治之勞，憚使羣臣輻湊用事，

○先慎曰：乾道本用事作之變。顧廣折云：今本之變作用事。今據改。

因傳柄移藉，使殺生之機

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先慎曰：是又其守之不完也。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

則劫殺之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非已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

○先慎曰：乾道本羣臣下有直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直字。按直當作且。先慎案無直字是。今據刪。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

忠主，則國爲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

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美，○先慎曰：壹也。趙本作一。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顧廣圻曰：主，謂爲主首也。與初見秦篇主謀義同。此謂事劫。至

於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

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劫止塞，則王矣。

○先慎曰：拾補止塞下旁註者止二字。盧文弨云：張本止塞。別本多

同。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止塞作者止。

備內第十七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爲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爲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傅趙王而餓主父。爲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傅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爲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

○先慎曰：恩。疑親之誤。上。下文並作骨肉之親。卽其證。

愛則親，不愛則疏。

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爲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

。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

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死見疏賤，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無死字。按以下句例之。此字當作疑。下又云。而擅萬乘不疑相承也。先慎曰

○顧說是也。而子疑不爲後，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爲后而

子爲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

不疑，此鳩毒扼味

扼味。謂暗申絞縊也。

之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

○顧廣圻曰：藏本桃作挑。案皆未詳。俞樾曰

左疑兀字之誤。桃兀。蓋卽櫛兀之異文。楚之櫛兀。亦有春秋之名。楚語申叔時所謂教之春秋是也。故謂之櫛兀春秋矣。

『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

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衆，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

踐愛人。爲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

○先慎曰：御覽七百二十四初學記二十。引傷作腸。

舍人之血，非骨

肉之親也，利所加也。

○先慎曰：御覽初學記引利下有之字。

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

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

；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

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

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已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

○顧廣圻曰。國策趙四。有

此下四句。暈圍作
暈誤。當依此訂。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王不舉不參之事

○盧文弨曰。王
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內外之失，

○先慎曰。拾補內
外作外內。盧文弨
○先慎曰。拾補參
下旁注三字。盧文

昭云。三。凌本作參。
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參觀

○顧廣圻曰
士無幸賞，

○盧文弨曰。當字下
無踰行，

○顧廣
則姦邪無所

容其私矣。
○先慎曰。乾道本無矣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私有矣字。今按
○趙用賢曰。謂權勢之人得爲民復除重役也。先慎曰。趙說非

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
也。重字承權勢而言。下云下無重權。卽其證。復除徭役則苦

民歸心。故其

權勢重也。

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藉。假人臣，

○先慎曰借也。下云備

借其權勢。即此義。

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

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

。然而釜鬻間之，

○盧文弨曰：鬻。張本作鬻。下同。

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

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於此。

○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顧廣圻曰：藏本今本明下有於字。今

據補

然守法之臣，為釜鬻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

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為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

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備，

○先慎曰：乾道本而上有然字。盧文弨云：然字衍。張凌本無。今據刪。

刑罰之所以誅，常

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為一，陰相善而陽相

惡，以示無私，相為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

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

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

○顧廣圻曰：此十一字乃舊注誤入正文。乾道本以未也字作旁注。是其迹之未盡泯者。先慎曰：疑權勢下有脫文。校者因旁注也字。以完此句。

南面第十八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

○顧廣圻曰：當衍任下在字。

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

○先慎曰：衛

嗣君貴薄疑以敵如耳是也。見七術篇。

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為讎，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

○先慎曰：是恐為任者所制而反制於不任者。故聽不任者之言。以細前之所任者。

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

法，而以制大臣之威，

○顧廣圻曰：當衍而字。以十二字為一句。

無道得小人之信矣。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人作臣。

人

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

○先慎曰：意

林非作諱

下同。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

○先慎曰：意林無亂字。

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

，非背法專制，無以為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

偽為忠信。然後不禁。

三者僭主壞

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

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

○王先謙曰：不以無心之過。為解而不加罪。

此之謂

明法。

人主有誘於事者，

○先慎曰：舊連上。顧廣圻云：當以此句提行。今從之。

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

人臣易言事者，

○顧廣圻曰：句絕。

少索資，以事誣主，

○顧廣圻曰：少索資逗。以事誣主句。藏本同。今本少作。必誤。俞樾曰：誣字無義。

●疑誘字之誤。下云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即承此而言。蓋先少索資而以事誘其主。主既為其所誘。乃因而多之也。王先謙曰：少索資矯為廉讓。廣雅釋詁：誣。欺也。俞說非。下乃言誘也。

主誘而不察

，因而多之，

○王先謙曰：多之。猶言賢之。

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

○顧廣圻

曰：誘下當有於事二字。

誘於事者困於患，

○王先謙曰：言如此者。必為憂患所困。

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

功，其進言不信。

王先謙曰：下云出大費而成小功也。如此者謂之進言不信。

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賞，

○盧文弨

曰：不上脫夫字。凌本有。有上事字衍。凌本無。顧廣圻曰：事有功者必賞。當作事雖有功不賞。先慎曰：顧說是。下云事雖有功。必伏其罪。即其證。凌本不審而妄改。不可從。

則羣臣莫敢飾言

以瞞主。主道者，

○先慎曰：謂為主之道。

使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

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

○先慎曰：人主之患。在於任臣。然以言責事。以事實功。不專任一臣。凡下之人。皆得而任之。故謂之任下。

人

臣為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妬事者也。人

主藏是言，不更聽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王先謙曰

主拒諫。臣緘默。

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

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有必言之責，○先慎曰。乾道本有必作必有。盧文弨云。必有倒。張本作有必。凌本作知有。

先慎案張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所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

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

實，○先慎曰。依上下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爲之責，○顧廣圻曰。藏本同則人臣

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爲事，不通其

端末，而以明其欲。○王先謙曰。明其欲者。羣下之意同曉然於主心。有爲之者。○顧廣圻曰。藏本同。其爲不

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

可爲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

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

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為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

不知治者，

○先慎曰：舊連上。顧廣圻云：當以此句提行。今從之。

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

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

可。伊尹毋變殷，太公毋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

更晉，

○先慎曰：郭偃。墨子所染篇作高偃。高與郭一聲之轉。左傳作卜偃。韋杜注：晉掌卜大夫。

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

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

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

行之，故雖拂於民心，

○顧廣圻曰：暹。

立其治。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心作必。按拂於民心。與上適民心相對。唯乾道本為未誤。先慎曰：乾道本脫必字。

藏本趙本脫心字耳。當作拂於民心。必立其治。顧氏知拂民心與適民心相對。而不知必立其治與嚴必行之。又相承也。

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杵，重盾而

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

戒民之備也。○先慎曰：管仲下當有之字。與上句相對。是以愚贛窳墮之民，○盧文弼曰：以下多不可曉。疑有脫誤。先慎曰：乾道本。愚作過。

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頓作戀。頓作情。按贛或省字也。乾道本愚作過。今據改。苦小費而忘大利也，○顧廣圻曰：逗。按輶。字有誤。未詳所當作。故鄒賈非載旅，○顧廣圻曰：句絕。按此皆未詳。自上文說在商君云。以下句例全與本書內儲說七術六徵外儲說左右四

於亂而容於治，○顧廣圻曰：逗。故鄒人不能歸。○顧廣圻曰：句絕。按此皆未詳。自上文說在商君云。以下句例全與本書內儲說七術六徵外儲說左右四

篇之經相同。必韓子此下尙有其說。亦如四篇之說者。而今佚之耳。先慎曰：顧說是。外儲說左下鄒縣人。賣豚人間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當即鄒人不能歸佚文。

飾邪第十九

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筴，兆曰『大

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顧廣圻曰：史記趙世家悼襄王三年

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顧廣圻曰：未詳。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顧廣圻曰：趙代先得意於燕

後得意於齊。○先慎曰：乾道本後下無得字。王渭云：當衍代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後下有得字。今據補。按趙世家四年。移攻齊。取饒安。即其事也。國亂節高

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即其節高之義。自以為與秦提衡，○先慎曰：世家悼襄王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

韓非子集解 卷五 飾邪

攻春莖不拔

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筴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

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先慎曰：攻出二字互誤。兵至釐，而六

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顧廣圻曰：世家九年，攻燕取魏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又年表云：秦拔我閼與鄴。取九城，卽其事也。龐援

揄兵而南，則鄣盡矣。○盧文弨曰：龐援卽龐煖，亦作龐涓。顧廣圻曰：援讀爲煖。史記燕趙世家。漢書人表藝文志。皆作煖。援煖同字耳。兩者兵自燕返也。臣

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

燕有有名。○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不重有字。王渭曰：上有字讀爲又。趙以其大吉，地削兵辱，○先慎曰：乾道本地作利。盧文弨云：凌本利

作地。今據改。主不得意而死，○先慎曰：趙世家悼靈王九年卒。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

數年東鄉攻盡陶衛，○先慎曰：魏安釐王事。見有度篇。數年西鄉以失其國。○先慎曰：魏景湣王事。見史表世家。此非

豐隆五行太一，○先慎曰：張趙本。一作乙。字同。漢書天文志。作泰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搶歲

星，非數年在西也。○先慎曰：天文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數上不當有非字。承上此非言。下非數年在東也。非字亦衍。又非天缺弧逆

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先慎曰：天文志。熒惑出則有大兵。入則兵散。周還止息。迺爲其死喪寇亂。在其野者亡地。以戰不勝。故曰

：「龜筮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

○顧廣圻曰：四字爲一句。下治強者王句同。

人之性也。治強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吳戰而不

勝，○先慎曰：乾道本吳作吾。顧廣圻云：今本吾作吳。按吾吳二字，他書亦有相亂者。先慎案下均作吳。似應一律。今據改。身臣入宦於吳，○顧廣圻曰：臣字當衍。先慎曰：趙

本宦作官。案作官者。蓋以越語與范蠡入宦於吳。越絕書請羅。內傳外傳記地傳吳越春秋。勾踐入臣傳改也。本書自作宦。喻老篇。句踐入宦於吳。又云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是其證。反國棄龜，明

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爲擒，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

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

荆，○顧廣圻曰：二荆字皆當作邢。許恃荆而不聽魏，荆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

，魏攻荆而韓滅鄭。○先慎曰：乾道本魏攻作攻魏。今據藏本今本改。王渭云：戰國策二。作魏攻蔡而鄭亡。蔡荆異同。未詳孰是。顧廣圻云：今按魏策四。又云伐榆闕而韓氏亡鄭

●皆即其事。蔡入替者也

●榆闕詳見吳師道補正

文也。先慎曰。顧說非也。此正言韓聽秦之弊。玩下文自知。不當以上文為說。

曹許之恃矣。魏恃齊荆為用也。故曰而小國愈亡。

許鄆，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其不足以存鄭。當言魏攻也。

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寡。強句絕。國雖大。兵句絕。其句例同。

先慎曰。國雖大兵句讀誤。

賞罰敬信，民雖寡強，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

○顧廣圻曰。弱者二字逗。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九字為一句。與上文民雖寡強相對。自則國雖小至此。今皆失其讀也。俞樾曰。此言賞罰無紀。則國雖大而兵必弱。所以然者。由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文義本甚分明。顧氏讀國雖大逗兵句。謂與上文國雖小富民雖寡強一律。則兵之一字。殊不成義。而弱者二字屬下讀。於義亦未妥矣。先慎曰。俞說是也。

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強。人主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者。

○先慎曰。乾道本明上無以字。古作君。盧文弨云。凌本有以字。君作古。今據改。

上任之以

○顧廣圻曰。當補不字於聽秦上。此與上語不聽相承為

○顧廣圻曰。魏上當有脫文。此復說上文那鄭

○顧廣圻曰。以上皆有脫誤。此荆攻魏削魏。當為不足以存許言之。齊攻任扈。當為不足以存曹言之

○顧廣圻曰。則國雖小逗。富句絕。下文民雖寡逗。強句絕。國雖大逗。兵句絕。其句例同。

○顧廣圻曰。謂與上文國雖小

○先慎曰。俞說是也。

○先慎曰。乾道本明上無以字。古作君。盧文弨云。凌本有以字。君作古。今據改。

○先慎曰。俞說是也。

○先慎曰。俞說是也。

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主以是過予，○先慎曰

主以作以主。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以主作主以。先慎案主以是。過予。臣以此徒取相對成文。乾道本誤倒耳。今據改。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臣

偷幸；○先慎曰。乾道本臣作人。盧文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

而民望；○先慎曰。望。怨也。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

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

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荆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鄆陵

，荆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其友豎穀陽。○顧廣圻曰

其友二字。先慎曰。他書無以穀陽豎爲子反友者。呂警權勳篇。淮南人閒訓。高誘注。豎。小使也。左

傳成十六年。杜注。穀陽反內豎。正義云。鄭元云。豎未冠之名。故杜以爲內豎也。友字當爲衍文。奉卮酒

而進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子反受

而飲之。子反爲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於口。醉而臥，恭王欲復戰

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

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司馬。司馬又如此，

○顧廣圻曰：十過篇無與字。先慎曰：與字當

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寡人無與復戰矣。』

有說見十過篇。

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爲大戮。故曰：『豎穀陽之進酒也。非

以端惡也。』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而已矣。』此行小

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

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先慎曰：乾道本不重赦罪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赦罪。今據補。是與下安矣；然而妨

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顧廣圻曰：當衍行字。按下文當趙之方從憲令行之時，

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強○顧廣圻曰：當衍行字。按下文當趙之方明國律逗，○顧廣圻曰：當燕之方明奉法逗。審官斷之時句。有

匡天下，威行四鄰。及法慢，妄予，○顧廣圻云：及法慢三字爲一句。妄予二字爲一句。而國日削矣。當

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人衆兵強，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

弱，○顧廣圻曰：三字爲一句。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

南盡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鄰敵矣。故曰：『明法者強，慢法者弱。』強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爲，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下飾於智能。○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盧文弨云：張浚本皆有下字。顧廣圻云：藏本臣下有下字是也。先慎案：林臣下有下字。今據補。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

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能，

不矯於名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

之君會稽之上，○盧文弨曰：之君二字，浚本無。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

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先貴如令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先作必。按此字有誤。未詳。王先謙曰：首以遵令爲貴。故曰先

貴如令。說亦可通。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

焉。夫搖鏡則不得爲明，搖衡則不得爲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爲

常，以法爲本，本治者爲尊，本亂者名絕。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

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王先謙曰：單，盡也。言雖智能竭盡虛而無徵。不能爲後人法守。故云道不可傳於人。而

道法萬全，智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設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

主使民飾於道之故，○王潛曰：於下當有法知二字。顧廣圻曰：按法句絕。知下屬。故佚而有功，○先慎曰：乾道本無故字。有作則。顧廣圻云

今本佚上更有故字。則作有。藏本有故字是也。先慎案下故勞而無功。與此句相承。今本是。今據改。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

也。亂主使民飾於智，○先慎曰：乾道本於作將。顧廣圻云：今本將作於。今據改。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

。釋法禁而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先慎曰：賞讀爲償。是以利在私家

，而威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爲交於上。民好上交，則

貨財上流，○先慎曰：流，行也。而巧說者用。○先慎曰：謂請謁也。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

進，而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道從此廢法禁

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來親。○顧

廣圻曰。藏本同
今本來作求。

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

所以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

○先慎曰。此下疑脫而見用
三字。與下而見殺對文。

則背法飾智有資

；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強諫有辭。

○顧廣圻曰。疾
下當有脫字。

夫上稱賢明，下

稱暴亂，不可以取類，

○王先謙曰。能用伊尹管仲。是賢明之主。殺子胥比干。是暴亂之主。凡此稱說
古人皆以劫制其君。使下易於干進。上難於行罰。然伊尹管仲不世出。進諫者

必非比干子胥。故
曰不可以取類。

若是者禁。

○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是下
有者字。按有者字是也。四字為句。屬上。今據補。

君之立法，

○顧
廣圻

曰。句
絕。

以為是也。

○顧廣圻曰。
四字為一句。

今人臣多立其私智，

○顧廣圻曰。逗。此與
上君之立法句相對。

以法為非

者是邪，

○盧文弨曰。者字衍。顧廣圻曰。以法為非者五字句。與上以為是也句對。先慎曰。顧讀誤。當於下
是耶句。此立私智之臣動。與法違。故以法為非是也。上言是。此言非。是語意相承。者字不當有。

以智

以此思之。則知凡臣下之情。皆欲過公法立私智也。○先慎曰
乾道本注臣下二字作官公作功。盧文弨云。皆從凌本改。

過法立智，

○俞樾曰。上邪字衍文。是以
智過法立智七字為句。言自以

其智過公法。立私智也。舊注不說邪字。疑其所據本。作是以智過法立智。今衍邪字。於義難通。顧氏於前後文句讀
一一訂正。而此句未了。由不知邪字之衍耳。凌本作以邪為智。與舊注不合非是。先慎曰。俞說非。邪語辭屬上為
句。以智過法立智。當作以知過法立智。古文知智同用。知字後人於知之讀為智者。並加日字於下。此
涉上下文而誤。舊注云。以此思之則知。凡臣下之情皆欲過公法立私智。是其所見。本尚作知字不誤。

如是者

禁。

○顧廣圻曰
句絕。

主之道也，

○顧廣圻曰
四字為句。

禁主之道。

○盧文弨曰。禁。凌本作明。顧廣圻曰。禁字衍
主之道。三字逗。屬下。自若是者禁至此。今

皆失其讀。

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

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爲賞勸，不可爲罰沮，人臣之私

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

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

○先慎曰：正字衍文。

人臣之公義也。汙行從

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

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

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爲也；害國而利臣，君不

爲也。

○先慎曰：乾道本害作富。爲作行。案意林富作害。行作爲。今據改。

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

。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爲法爲之。

○顧

廣圻曰：藏本今本之下有也字。

王先謙曰：上爲字。于爲反。

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

盡死；民盡死，則兵強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

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韓非子集解 卷五 飾邪

韓非子集解卷五終

韓非子集解卷六

長沙王先慎

永康陳益標點

解老第二十

○盧文弨曰：此及下篇當依老子各章分段。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得；得者，得身也。

○先慎曰：謂得者兩得字。各本作德。案身全之謂得。得者得身也。正承上得者

言之。御覽七百二十引正作得明作德誤。今據正。

凡德者，以無爲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

，爲之欲之，則德無舍。○王先謙曰：舍。止也。無舍言不能安其止。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

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有德。○先慎曰：生有德承上不全無功兩者言。疑無功上脫不全二字。乾道本有作於。盧文弨云：藏本張凌本有

作於。凌本無則字。顧廣圻云：今本於作有誤。先慎案作生有德者是也。本無而致有之之謂生。老子云：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也。有以爲。卽所謂生有德也。改從今本。德則無德，

不德則有德。○先慎曰：乾道本作不得則在有德。盧文弨云：在字疑衍。顧廣圻云：德上當有生有二字。藏本今本得作德。先慎案作德是。今據改。在字衍。張榜本無。今

據刪

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

○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

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

無為無思為虛也。

○先慎曰：說文故使為之也。靈臺清靜。自然而虛。若無道術之人有意為虛。所謂故也。

夫故以無為無思為虛者

，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為虛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

○盧文弨曰：所無疑則。

今

制於為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有常，不以無為為

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也

。」
○先慎曰：德經河上公王弼本。不作以。葉夢得不作非。傳本無無字。各本無末也字。按此篇及喻老。每條末也字矣。多非老子文。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

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

○先慎曰：今德經

無也

字。

義者，君臣上下之事。

○盧文弨曰：凌。本事作禮。先慎曰：御覽四百二十一引亦作禮。

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

友之接也，親疏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宜，○先慎曰。乾道本脫下宜字。顧廣圻云。此下當有宜字。

先慎按拾補有宜字。今依增。子事父宜，賤敬貴宜，○先慎曰。乾道本賤作衆。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衆作賤。今本無宜字。誤。藏本有。先慎按衆字亦誤。此承上父子貴賤言。

明字當作賤。依藏本今本改。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先慎曰。九字爲句。謂知交朋友宜相助也。今本宜字屬下爲句。非友朋依上當作朋友。親者內而

疏者外宜，○顧廣圻曰。今本無宜字。藏本有。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爲之。故曰：『上義爲

之而有以爲也。』

禮者，所以貌情也。○先慎曰。乾道本貌情作情貌。下同。盧文弨云。情貌倒。從張本作貌情。先慎案盧說是。作情貌者。涉下條禮爲情貌也而誤。貌與飾同義。荀子大略篇。文貌

情用相爲表裏。文貌。即文飾也。禮記月令疏。引定本飾。謂容飾也。容飾。即容貌也。下文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內指情言。飾。即貌也。御覽五百四十二引作禮者所以飾貌情也。貌上更有飾字。蓋校者旁注飾字。以釋貌義。刊書者失刪。亦見飾貌二字古通。而作情貌者誤。今據改。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

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以明之。○先慎曰。乾道本故作其。以作而誤。下文故好言繁辭以信之。與此正相對。

顧廣圻云。今本其作故。先慎案御覽引其作故。而作以。今據改。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飾

之所以諭內也。○先慎曰。乾道本飾誤作節。盧文弨云。凌本節作飾。今據改。故曰：『禮以貌情也。』○顧廣圻曰。當衍曰字。

○案此及喻者凡故曰之下。例必引老子文。其不然者。即有誤也。今皆正之。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爲身之禮也，衆人

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爲禮，以爲其身。○先慎曰。乾

道本下之字作以。顧廣圻云。今本上以字作之。先慎案作之者是也。以字涉下文而誤。上文衆之爲禮。與此君子之爲禮相對。明此不當作以。改從今本。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

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爲之而莫

之應，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上之字誤。案此以十

四字爲一句。故曰：『攘臂而仍之。』○顧廣圻曰。經典釋文仍作捩。傳本及今德經皆作仍。先慎曰。仍。王弼作捩。說文。仍。因也。捩。亦因也。仍捩字異義同。

道有積而德有功，○顧廣圻曰。德。當作積。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

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

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

失禮。』○盧文弨曰。凡而後下俱不當有失字。禮。爲情貌者也。○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弨云。當提行。此爲情貌。與前文自別。先慎

案盧說是。今從拾補提行。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

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

，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先慎曰：御覽八百三八百六引隋並作隨。八百六引銀黃作黃金。其質至

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

間，其禮樸而不明。○先慎曰：乾道本無樸字。顧廣圻云：今本禮下有樸字。按句有誤。未詳。先慎案樸而不明。卽下文實厚者貌渙之意。無樸字則文不成義。改從今本。故

曰：『禮薄也』。○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顧氏謂曰下必引老子女故疑誤。不知此卽本老子。夫禮者。忠信之薄也。所以亦用故曰以明之。非必盡引老子成文而不節也。下文是謂深其根。固其

樞。本書無是謂二字。善建者不拔。本書僅云故曰拔之類是也。又有增多其字。以足義者。是謂道紀本書。作道理之者也。喻老篇。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而老子元文。作子孫祭祀不輟是也。此既云禮薄也。下又申明。故曰。夫

禮者。忠信之薄也。正與下文故曰道之華也。又申之以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故曰迷。又申之以故曰人之迷。其日故以久矣。故曰重積德。又申之以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故曰無不克。又申之以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之類。

同例。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

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王先謙曰：禮繁者實衰。與實衰者貌薄對文。心字不當有。此緣下文樸心而

然則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王先謙曰：通人謂衆人。緣衆人之實心而形之於事。則爲禮之貌。故曰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

衆人之爲禮也，人應則輕歡，○顧廣圻曰：歡當作勸。上文云時勸時衰。不應則責怨。今爲禮者，

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

○先慎曰：依下文是以曰愚

之首也文例。此當脫是以曰亂之首也一句。

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

○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也字。下道之華也同。

而亂之

首乎，』

○顧廣圻曰：今德經無乎字。傳本作也。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

○王先謙曰：與物來順應異。

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

○先慎曰：志與妄

通。左傳哀二十七年注。言公之多忘。釋文。忘本又作妄。莊子盜跖篇。故推正不忘耶。釋文忘或作妄。

此忘妄古通之證。無緣而忘意度。謂無所因而妄以意付度之也。用人篇。去規矩而妄意度。是其證。

何以論

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

○先慎曰：乾道本無有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有字。先慎案御覽八百九十九。事類賦二十二引並

有。今據補。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在其題。』

○先慎曰：乾道本無在其二字。案下文而白在其角。文法一律。明乾道本脫在其二

字。今據御覽事類賦引補。題。御覽事類賦作曉。下仍作

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

○先慎曰：御覽引無是字。角作頸誤

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

，華焉殆矣。

○先慎曰：竭其聰明。役其智力。使衆人之心。爲之警惑如華之末。庶幾近之。

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

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

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

○顧廣圻曰：句有誤當衍以曰二字。先慎曰：是以二字不誤。與故字同。用上文故曰道之華也。此言是以曰愚之首也。語正相同。皆本老子文變。故言是以者。避下故曰以成文也。故曰：『前識者

，道之華也。』○先慎曰：也字。德經諸本皆無。而愚之首也。』○顧廣圻曰：今德經無也字。傳本有。與此合。首皆作始。所謂大丈夫者。

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顧廣圻曰：今德經下處字。作居。非。傳本與此合。下不處其華同。行情實

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先慎曰：徑絕。即妄意度也。徑絕

與經絕同義。解見下文。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顧廣圻曰：去。下當有禮字。而取緣理，好情實也

。故曰：『去彼取此。』○先慎曰：以上。見三十八章。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

，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

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先慎曰：乾道本富下

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

無貴字。盧文弨云脫。張本有。顧廣圻云。藏本有。貴者是也。先慎案依上文應有。今據補。

，
○先慎曰。老子明皇陸希聲本無之字。倚因也。
以成其功也。」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
○先慎曰。乾道本至下無則字。顧廣圻云。藏本有則字是也。先慎案御覽四百七十二引亦有則字。今據補。

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
○先慎曰。乾道本無行字。顧廣圻云。今本則下有行字。依下文當補。

行邪僻，則身死夭；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
○先慎案御覽引有行字。今據補。理下御覽有也字。

天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
○王先謙曰。上福本於有福。與此對

文。不當更有生字。
此緣上生字而誤衍。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先慎曰。明皇陸希聲本無之字。伏。匿也。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

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而妄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

尊，而下有倚頓陶朱卜祝之富，
○先慎曰。乾道本下有天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天字。卜祝未詳。先慎案天字衍。今依顧校刪。卜祝疑為十倍之譌。

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妄舉動者，不知其

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論人曰：『孰知其極。』
○先慎曰。此變文而言。與是以曰愚

之首也。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天之禍也。心欲富貴

全壽，而今貧賤死天，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

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

，故曰迷。○先慎曰：與失路等。下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

剖判以至於今，○盧文弼曰：子字張本無。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盧文弼曰：日字凌本無。顧廣圻曰：今德經人作民。無也字矣。傳本與此合。故皆作固。皆無以字。先慎曰：王弼作人與此同。陸希聲趙孟頫本作民迷其日固以久矣。

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盧文弼曰：內外二字。凌本倒。言行相稱也。先慎曰：稱，副也。昌證反。所謂廉者

，必生死之命也，○先慎曰：謂能死節。輕恬資財也，○先慎曰：恬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心

不偏黨也。○先慎曰：乾道本心上有公字。顧廣圻云：今本公作立當衍此字。盧文弼云：下立字。凌本無此字。先慎案顧說是。今依凌本刪。所謂光者，官爵尊

貴，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誹謗窮墮；○盧文弼曰：誹張本作

非。先慎曰：論語子貢方人。釋文鄭本作謗。謂言人之過惡。墮當作墮。禮記曲禮：上言不墮。注：墮不正之言。順

從自不言人之過惡。思信，則無不正之言。然已雖信順自持，不以信順責人。則世之謗墮者，吾不誹之窮之。所謂方

而不割。雖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貪；雖義端不黨，○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義作異誤。端，正也。不以

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

習問知，即不成迷也。○王渭曰：習當作戲。見下文。顧廣圻曰：案下文二能字。或本皆作習。而後人改之耳。知如字。今衆人之所以欲

成功而反為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

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王渭曰：適讀為譴。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

不勝衆數也。○先慎曰：數音索角反。今舉動而與天下為讎，○先慎曰：乾道本下有之字。顧廣圻云：今本無之字。今據刪。非

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行謂己之所行軌節。即方廉直光舉之謂。以此正衆人也。呂

覽自知所以舉過也。注舉。猶止也。是其證。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劓，○先慎曰：乾道本劓作穢。顧廣圻云：藏本穢作劓。今德經作害。傳本作劓。經典釋文云

劓。河上作害。淮南子道應訓引亦作劓。今案藏本乃以他本老子改耳。韓子自作穢。上文云：不以侮罷羞貪。即不穢之義。先慎案王弼注。劓。傷也。不以清廉劓傷於物也。即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貪之義。劓穢聲近而誤。非韓子本作穢也。今據

藏本改。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先慎曰：說文無耀字。河上公作曜。傳本作耀。李約本作方而不割。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廉而不劓。與各本全異。誤倒。以上見五十八章。

聰明睿知，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

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先慎曰：分。當依下文作色。耳不聰，則不能別

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

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

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王先謙曰：言非獨夜迷。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

閒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先慎曰：書謂德經。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

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

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

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如皆作若。經典釋文作如同此。先慎曰：趙孟頫本亦作如。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

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盧文弨曰：謂張本作爲。先慎曰：爲謂古通。俗人妄改。夫能嗇

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先慎曰：離。罹也。陷於禍，猶未知退

，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盧文弨曰：禍患二字。張校本倒。虛無服從於道理

，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是以蚤服。』○盧文弨曰：張本謂作惟。以作謂。凌本服作復。上下句皆同。王弼本作復。釋文復音服。

●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謂皆作惟。今德經以作謂。傳本與此合。先慎曰：凌本作復者。用老子誤本改也。上文從於道而服於理。又云不服從道理。又云虛無服從道理。即解老子蚤服之義。服從之服字。當作服。更無疑義。知韓子所見德經本。作服。不作復也。困學紀聞卷十引老子服作復。並引司馬公朱文公說。云不違而復。謂王弼本作早服。而注云早服。常也。亦當作復。據此則王弼本仍作復。與本書合。宋儒據釋文爲訓。未檢韓子也。凌氏依誤本老子改本書非是。

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先

慎曰：故上當有則字。故。舊也。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

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顧廣圻曰：今德經及傳本

是謂皆作謂之。先慎曰：河上公作是謂。與此合。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

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

必蓋世。故曰：『無不克。』

○先慎曰：河上公作剋。下同。

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

『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

○先慎曰：下末字。乾道本無。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端下有末字。今據增。

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
○盧文弨曰：夫張本作天。顧廣圻曰：能上當有體道二字。先慎曰：顧說是。不見其事極者，爲能保其身，有其國。
○先慎曰：乾道本見下脫其字。爲下脫能字。盧文弨曰：張本有。今據增。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

○盧文弨曰：復莫知其極四字疑衍。
顧廣圻曰：今德經及傳本皆無則字。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書之

所謂柢也。

○顧廣圻曰：今德經柢作帶。傳本作柢。與此合。經典釋文云：柢亦作帶。今案帶字非此之用。俞樾曰：根上富有直字。上云有曼根。有直根。此云直根者。下云曼根者。蓋承上而分釋之。韓子之意。以老子所謂深根固柢者。根。即曼根。

柢。是直根也。今奪直字。失其旨矣。

○先慎曰：乾道本持上脫以字。顧廣圻云：今本所下有以字。依下文當補。先慎案上文亦有以字。明乾道本脫。改從今本。

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

持生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

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柢固則生長，』根

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

○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兩其

字也字。深上有是謂二字。先慎曰：是謂二字。本韓子節去。彼以是謂承上文。此以故曰二字代之。顧說非。以上見五十九章。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

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先慎曰：治要無矣字。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

五萬人之功矣。○先慎曰：治要無矣字。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

令更，則利害易；○先慎曰：乾道本提行。顧廣圻云：藏本連上自工人數變業至若烹小鮮止。通爲一條是也。先慎案治要亦連上爲一條。今據改。易。音夷益切。利害易

，則民務變；民務變，謂之變業。○先慎曰：各本無下民字。謂之作之謂。據治要改。故以理觀之，事大

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

之，則賊其宰。○先慎曰：各本宰作澤。案澤字誤。當作宰。割烹宰天之職。當烹時而頻數撓亂。則宰夫不能盡其烹飪之功。是謂賊害其宰。宰與畢隸形相似。因譌爲畢。淺人不審。妄加水旁作澤耳。治要引作宰。明唐本韓子不誤。今據改。

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

重變法，○先慎曰：各本無虛字。而作不。案不字誤。重。猶難也。貴虛靜而難變法。文曲而有致。作不則率然矣。治要藝文類聚五十四御覽六百三十八引靜上並有虛字。據補治要藝文類聚不作而。據改。

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顧廣圻曰：傅本及今德經皆無者字。先慎曰：治要有者字。

人處疾則貴醫，○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

，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舉動理三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舉動理。按當重血氣治

而舉動理七字。先慎案顧說

是。今據藏本今本增二字。

夫內無痲疽癰痔之害，

○顧廣圻曰：痔當作疔。說文疔小腹痛也。小徐本云讀若紂。詩小弁釋文云：搆韓詩作疔。集韻四十

九疔癰云。或從壽。先慎曰：痔字不誤。此皆指身可見之病而言。說文：痲，小腫也。疽，癰也。癰，勞病也。謂勞倦痔後病也。急就篇疥癩熱瘰痔眇眇眼癰痔。古本連文。無庸改疔。

而外無刑罰法

○先慎曰：恬。安也。相安不以爲怪也。荀子富國篇：輕非譽而恬失民。聘悟對文。是輕恬義近。

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

○先慎曰：恬。安也。相安不以爲怪也。荀子富國篇：輕非譽而恬失民。聘悟對文。是輕恬義近。

故曰：『以

道莅天下。』

○顧廣圻曰：傳本此下有者字。與各本全美。先慎曰：治要引老子亦有者字。蓋唐人所見老子本有者字。

其鬼不神，治世之民。

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人

字。盧文弨云：傷下脫人字。張浚本皆有。顧廣圻云：傳本及今德經皆無上下兩也字。藏本傷下有入字是也。傳本及今德經皆有。今據補。

鬼崇也疾人，

○王渭曰：也字衍。鬼崇疾人四字。作一

句讀。與下文民犯法今同。又按

人逐除之上刑戮民句例。皆同。

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

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

。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

○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民皆作人。按韓子

自作民。先慎曰：上當有非其神不傷人句。惟趙孟頫本無疑。刊本書者從誤本老子刪之也。河上公王弼傳本並有。

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

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

，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蓄積盛；

民蕃息而蓄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崇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

無德，鬼不崇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神不亂。

○先慎曰：乾道本下則字作而。盧文弨云：凌

本而作則。今據改。

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蓄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

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

○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則皆作故。先慎曰：兩上並有夫字。

言其

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

○先慎曰：以上見六十章。

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於鄰敵

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

○顧廣圻曰：外字當衍。八字爲一句。

內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

人事也務本。

○先慎曰：人當作民。下文治民事務本。即承此而言。

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

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

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鬪逐北，而民不以

馬遠通淫物。

○先慎曰：乾道本通淫作淫通。顧廣圻云：今本作通淫。誤。先慎案顧說非。禮王制疏：淫。謂過奢侈。是淫物。奢侈之物。謂不以馬遠致奢侈之物也。若作遠淫通物。則不辭矣。下文得

於好惡怵於淫物。淫物連文。是其證。改從今本。

所積力唯田疇，積力於田疇，

○先慎曰：乾道本無積力於田疇五字。顧廣圻云：藏本有今本於仍作唯。今據藏本

補。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也。』

○顧廣圻曰：傅本糞作播。與各本全異。又傅本及今德

經皆無也字。按喻老無先慎曰。糞播古通。

人君者無道，

○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道下更有道字。盧文弨云：張浚本君下有者字。顧廣圻云：藏本君下有者字。乾道本重道字譌。先慎按乾道本脫者字。空格於下。謄人妄增道字。以補之。今據

改。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

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

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

○顧廣圻曰：將當作時。形近之誤。鹽鐵論未通云：當此之時。卻走馬以糞。其後師旅數發。戎馬不足。特牝入陣。

故駒犢生於戰地。即本於此也。他書又作字。史記平準書云。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下文於將馬近臣誤同。

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

，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

○先慎曰：特馬近臣非軍中之用。今因乏殆。故並及之。

故

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矣字。喻老無。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
○先慎曰：而字依上下文當作則。有欲甚則邪心勝，邪

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王。
○盧文弨曰：二經字張本作輕。顧廣圻曰：藏本二經字皆作輕。按經當作徑。上文必緣理不徑絕也。陸行不緣理為徑。周禮云禁徑踰者是也。水行不緣理為絕。爾雅云：正絕流曰亂。是也。藏本所改失之。先慎曰：經徑二字義同。易上經。釋文廣雅釋言。經。徑也。釋名。徑。經也。言人之所經由也。二字疊訓。左傳二十五年傳。趙衰以靈殮從徑。釋文徑讀為經。是經徑古通用。

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

良民為姦，退則令善人有禍。
○王先謙曰：可欲之類。非善人不能退之。既退之後。更思國何中傷。故令有禍也。姦起則上侵

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
○先慎曰：依下文民人當作人民。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

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

。」
○顧廣圻曰：禍當作罪。與上文大罪也相承。喻老不誤。傳本及今德經皆作罪。據經典釋文王弼老子無此句。非是。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

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
○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不衣則不犯寒，
○俞說非。此與下文不食則不能活句例正同。不當有足以二字。犯。勝也。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

韓非子集解 卷六 解老 一九

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王先謙曰：有字當在罪字下。罪有時活與終身不解文義相對。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

故欲利甚於憂；○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

；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

；禍薄外則苦，○先慎曰：乾道本重痛禍薄外四字。苦下有痛雜於腸胃之間七字。盧文弨云：張本不覆痛禍薄外四字。苦下痛雜於腸胃之間七字衍。顧廣圻云：痛禍薄外四字。藏本不重。按

此疾嬰內則痛為一句。禍薄外則苦為一句。下多覆衍。苦痛雜於腸胃之間，○顧廣圻曰：八字為句。腸胃當作外內。則傷

人也。憺，憺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憺於

欲利。』○顧廣圻曰：今德經憺作大非。傅本與此合。傅本及德經利皆作得。按當作得。上文云欲利猶欲得也。又云其欲得之憂不除也。仍作得可證。喻老不誤。先慎曰：李約本憺作甚。說文：憺·痛也。古音甚憺

同。利當作得。顧說是。道者，萬物之所然也。○先慎曰：然。可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

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顧廣圻曰：句有誤。按自上文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以下。不見所解何文詳。老子第十四章有云。是謂道紀。此當解彼也。紀。理也。先慎曰。顧說是也。道字逗。紀理義同。故道經作紀。韓子改爲理。物有理不可以相薄

，薄。迫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爲物之制；萬物各異理。○王先謙曰：制上之字

，萬物各異理而道盡，○先慎曰：乾道本萬下五字不重。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今據補。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

之理。不變則不通。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王先謙曰：言不執一。無常操，是以死生氣

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

之以成其威，○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今本得下有之字。按依上下文當補。先慎案顧說是。依今本補。莊子大宗師篇。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並有之字。是其證。

日月得之以恆其光，○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得下有之字。今據補。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

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

與天地統，○孫詒讓曰：統疑當作終。言壽與天地同長也。終統二字。篆文形相近而誤。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

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爲近乎，遊於四極；以爲遠乎，常在吾側，以爲暗乎，其光昭昭；

○先慎曰：乾道本無其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光上有其字。今據補。

以

爲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

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

○先慎曰：乾道本事作物。案物字緣上文而誤。依拾補改。

道譬諸若水，

○先慎曰：意

生，萬事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林諸作之。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即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

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

以成。
○先慎曰：故下當有曰字。得之以死四句。老子各本無。蓋佚文也。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

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

○先慎曰：今人不聞道。見一聖人，則執其顯見之功。以處見其形也。

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

○先慎曰：趙孟頫本物作象。以上見

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先慎曰：乾道本無物字。

盧文昭云：張凌本有。今據補。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

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先慎曰：乾道本地上有與

字。俱作具。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下與字。今本具作俱誤。先慎案與字衍。今據刪。俱字是。今據改。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

而常者，無攸易，無定理。○先慎曰：乾道本下者字在謂常下。盧文昭云：謂常下者字衍。張凌本俱無。顧廣圻云：藏本者字在而常下是也。謂常二字句絕。屬上。

而常者三字逗。屬下。今本兩常下各有者字誤。先慎案顧盧說是。據改。無攸易。謂無所變易也。無定理非在於常，是以不可道也。○先慎曰：乾

道本常下有所字。盧文昭云：所字衍。張凌本俱無。顧廣圻云：藏本無所字。王渭云：常字句絕。先慎案盧顧說是。今據刪。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

之曰道。○顧廣圻曰：傳本第二十五章云：故強字之。曰：道與此合。今道經無故強二字。非也。然而可論，○王先謙曰：惟有名故可言。故曰：『道

之可道，非常道也。』○盧文昭曰：道下之字。凌本無。顧廣圻曰：傳本及今道經無之字也。先慎曰：見第一章。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

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

儻曰。者字緣下而衍。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

也十有三者。』○盧文弨曰。徒下也字。一本無。三下者字衍。顧廣圻曰。德經無也字者字。按本書之例。當作故曰生之徒十有三也。先慎曰。也者二字皆衍。至其死也

，○先慎曰。乾道本至下無其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其字。今據補。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

十三。○先慎曰。有十二字誤倒。故曰：『生之徒十有二，死之徒十有二。』○先慎曰。據此明上有也字者字

元文。皆非。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

，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為死死地也。○盧文弨曰。

下死字衍。凌本不重。故曰：『民之生生而動。』○顧廣圻曰。當於此句。動皆之死地，

此句。亦十有三。○先慎曰。乾道本亦作之。拾補作亦。顧廣圻云。傳本之作亦。餘盡與此合。今德經作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非也。按上文云。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又云皆為死死地也。

生與死死相對。所以解此文之生生也。可見韓子自如此。先慎案王弼本之作亦。今據拾補改。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甚大於兕

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

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

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間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風露之爪

角害之。○先慎曰：乾道本風露作虎兕誤。顧廣圻云：今本兕虎作風露。今據改。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

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鬪之爪角害之。嗜慾無限，動靜不

節，則瘞疽之爪角害之。○先慎曰：乾道本瘞上衍虛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虛字。今據刪。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

，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

免於諸害矣。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顧廣圻曰：乾道本藏本皆提行。今本誤連。先慎曰：上即解陸行不遇兕虎三句。不當提行。改從今

本。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

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先慎曰：乾

道本不重無害人之心句。顧廣圻云：藏本重是也。今據補。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

兕虎。○先慎曰：河上王弼本兕虎作虎兕。傳本趙本與此合。入山不恃備以救害，○顧廣圻曰：山當作世。故曰：『入軍

不備甲兵。」

○盧文弨曰：張凌本備作被。顧廣圻曰：藏本作被。德經作避。傅本作被。經典釋文云：被。皮彼反。案藏本以他本老子改耳。韓子自作備。先慎曰：備被義同。廣雅釋詁：備。具也。史記

絳侯世家集解。引張揖注被具也。故本書作備。王弼本作被甲兵以在己者。言明作備作被二字並通。河上本作避。聲之誤也。注謂不好戰以殺人。則依文立訓非是。

遠諸害，故曰：『兇

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先慎曰：乾道本容作害。顧廣圻云：今本作容。德經亦作容。先慎案釋名容

用也。合事宜之用也。害乃容字形近之誤。改從今本。

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

：『無死地焉。』

○顧廣圻曰：今德經無焉。字。傳本有。與此合。

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

○先慎曰：德

經無矣字。以上見五十章。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

致其福；務致其福，

○先慎曰：乾道本四字不重。盧文弨云：張凌本皆重。顧廣圻云：藏本重務致其福是也。今據補。

則事除其禍，事除

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

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

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見必行之道五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今據補。

則其從事

亦不疑，○先慎曰：乾道本其上有明字。今據張榜本刪。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

勇。』○先慎曰：傳本慈上有夫字。

周公曰：○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

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顧廣圻曰：之下當有脫文。先慎曰：此與上故謂之善攝生矣句同一律。皆變文也。顧說非。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先慎曰：大小當依上文作小大。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王先謙曰：後言者集議而後斷之也。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先

慎曰。有權謀者能決議於大庭。

故欲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

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

敢為天下先。』不敢為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

，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為成事長。是

以故曰：『不敢為天下先，故能

為成事長。』○顧廣圻曰。以下當有脫文。先慎曰。顧說非也。此當衍故字。或衍是以字。上文或作是以曰。或作故曰。是其證。

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

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

：『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於皆作以。傳本戰作陣。與各本全異。先慎曰。傳本勝作正。案王注相戀而不避於難。故勝也。

是晉時本作勝。傳本誤。於當作以。慈字逗。老子慈上有夫字。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

。天生也者，○顧廣圻曰。德經六十七章云。天將救之此解彼也。當是韓子所引有不同。今未詳。生心也。○王先謙曰。有善心。故天救而生之。故

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慈衛之也。

王先謙曰。盡下之字訓爲往。天下之道皆往生於其心。是以慈衛之也。

事必萬

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

先

慎曰。河上王弼本。吾作我。寶之作保之。陸希聲趙孟頫作保而持之。傳本與此合。以上見六十七章。

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

○顧廣圻曰。解第五十三章行於大道也。先慎曰。各本連上。今依拾補分段。

所謂貌施也者，

○顧廣圻曰。德經作惟施是畏。此未詳。先慎曰。貌。飾也。下文所謂飾巧詐也。施讀爲迪。迪。邪也。說詳老子集解。

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

○先慎曰。德經大道甚夷而

民好徑。河上公云。徑邪。不正也。此大字衍。

佳麗也。

○先慎曰。謂服文采。

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

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

○顧廣圻曰。德經作田甚蕪。經典釋文。蕪。音無。

田荒則府倉虛，

○顧廣圻曰。德經作倉甚虛

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

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

○先慎曰。王弼河上公本采作綵。傳本與此合。

獄訟繁，倉廩虛，而有以淫侈爲俗，則國之傷也。若

以利劍刺之，

○先慎曰。國之受傷猶身受利劍之刺。

故曰：『帶利劍。』

○先慎曰。此下未解。厭飲食。疑有脫文。

諸夫飾

智故以至於傷國者，

○顧廣圻曰：十
一字爲一句。

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

貨有餘。』

○盧文弨曰：資老子作財。顧廣圻曰：資貨下
文作貨資。傳本作貨財。今德經作財貨非。

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

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

○先慎曰：乾道本
作下無則字。顧廣

拆云：今本有

●改從今本。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鐘瑟

皆隨，

○先慎曰：鐘
古通用鐘。

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

，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之謂盜

竽矣。

○顧廣圻曰：放下當有曰字。德經無而者之矣四字。竽作夸。今按韓子自作竽。先慎曰：乾道本資貨作
貨資。據道藏本拾補校。張凌本乙。上文正作資貨。不誤。夸字無義。當依此訂正。以上見五十三章。

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得於好惡，

怵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趨舍

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

『拔。』

○先慎曰：此與
上故曰迷同例。

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

不能引之謂不拔。○先慎曰：德經善遠者不拔。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神

不爲動之謂不脫。○先慎曰：德經善遠者不脫。爲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不滅之

謂祭祀不絕。○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重宗廟。按此不當重。傳本及德經絕皆作曠。經典釋文不。輟張劣反。喻老篇作曠。先慎曰：此亦當作曠。身以積精爲德

，家以資財爲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爲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

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顧廣圻曰：今德經之下有於字非。傳本無。與此合。下四句同。按淮南子道應訓引此句亦無於字。先慎曰：

趙寫本無於字。真者，慎之固也。治家者，○先慎曰：者字依拾補引馮校增。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

則資有餘，故曰：『修之家，其德有餘。』○盧文弨曰：有老子作乃。當據改。與上下一例。顧廣圻曰：有當作乃。涉上下文

而誤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衆，故曰：『修之鄉，其德乃長

。』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衆，故曰：『修之邦，其德乃豐

。』○顧廣圻曰：今德經邦作國非。傳本作邦。與此合。先慎曰：作國者漢人避諱改也。邦與豐均。莅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

其澤，故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顧廣圻曰：傳本普作溥。按普溥同字也。修身者，以此別

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莅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先

慎曰：用此程法靜觀

動止。自無不知者。

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

○顧廣圻曰：藏本有此句。德經亦有

先慎曰：乾道本脫以鄉

觀鄉四字。據藏本補。

以邦觀邦，

○先慎曰：王弼河上本邦作國。

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

然也，以此。』

○顧廣圻曰：今德經奚作何非。傳本作奚與此合。也皆作哉。先慎曰：王弼本無知字。以上見五十三章。

韓非子集解卷六終

韓非子集解卷七

長沙王先慎

永康陳益標點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上第二十二

喻老第二十一

○盧文昭曰。藏本連六卷中。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

○顧廣圻曰。日當作日。

遽傳不用，故曰卻走馬以糞。

○先慎曰。解老有也字。說詳上。

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蟣蝨，鷲雀

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

○先慎曰。解老有矣字。

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

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爲罪，』夫治國者

以名號爲非，徐偃王是也。以城與地爲罪，虞虢是也。

○先慎曰。乾道本以城上有則字。盧文昭云。

淺本者下有則字。顧廣圻云。今本以城上無則字誤。按則讀爲卽。藏本並上句亦添則字。非也。先慎案藏本。輒本即沿乾道本下則字。而誤增以城與地爲罪。承夫治國者言之。亦不當有則字。顧說非。今並依今本刪。故曰

罪莫大於可欲。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

死高梁之東，

○盧文弨曰。凌本梁作真。

遂卒被分，

○先慎曰。十過篇云。國分為三。

漆其首以爲浚器。

○先慎曰。說苑建

本篇作酒器。說文。浚。浸沃也。浸沃若今人之浚麵。士虞禮明齊浚酒。鄭注。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浚釀此酒也。浚器。卽釀酒之器。淮南道應訓作飲器。飲器。亦酒器也。左傳。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褚少孫補大宛傳。飲器。韋注。棹榼也。皆爲酒器。後人不識浚字本義。遂以晉語少浚於豕牢而得文王。韋注。少浚。小便。言其易也。之浚釋之。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

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憯於欲得

，邦以存爲常，霸王其可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霸下有王字。先慎案此與富貴其可也。相對成文。不當少一字。今據補有國者不務廣

止。先圖自立。邦基既定。故可霸王。

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可也。

○先慎曰。不求於外。先修其內。身體無恙。故可富貴。

不欲自害，

則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爲足矣。

○顧廣圻曰。今德經無矣字。傳本有。與此合。皆作知足之足常足。先慎曰。德經句上有故

字。本書當依德經於之下補足字爲當。作常人無欲心。則能常守其真根。故曰知足之足常足。以上見四十六章。

楚莊王既勝，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弨云。凌本提行。今據改。

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

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

○先慎曰：呂氏春秋孟冬紀。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割楚閒有寢邱者。其爲地不利。而前有茹谷。後有戾邱。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邱不奪也。獨在藝文類聚五十一引作獨存。存在義同。言惟孫叔敖所請之地不收也。

而祀不絕。○先慎曰：史記優孟傳。九世作十世。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顧廣圻曰：德經兩不上皆有者字。子孫

以其祭祀，世世不輟，○顧廣圻曰：德經無以其世世四字。先慎曰：王弼有以字。孫叔敖之謂也，○先慎曰：見五十三章。

制在己曰重，○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依趙本提行。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

王先謙曰：重可御輕。靜可鎮躁。使之謂也。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

重也。○顧廣圻曰：今道經君子作聖人非。傳本作君子。與此合。下也字皆無。先慎曰：此與上二句道經連文。不應有故曰二字。故曰當爲是以之譌。道經作是以即其證。傳趙本離下有其字。邦者，

人君之輜重也，主父生傳其邦，○先慎曰：史記趙世家武靈王二十七年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自稱爲主父。此離其輜重者

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

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先慎曰：嘉文王四年。公子成李兌圍主父宮三月餘。而餓

死沙邱宮。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顧廣圻曰：臣當作本。傳本作本。經典釋文云：本河上作臣。按上文云。重爲輕根。本根也。河上非是。

主父之謂也。

○先慎曰：以上見二十六章。

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

○先慎曰：君於臣不當以閉言。閉疑上之誤。

失則不

可復得也。

○先慎曰：失其勢重，則不得為君。

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

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

○顧廣圻曰：道經無深字。先慎曰：深字衍。唐諱淵改深。後人同改。兼存深字耳。上人君之淵，亦無深字。即其證。

賞

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

為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為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

而人臣乘其威，

○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依上句當有。今據補。

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先慎曰：六微篇那作國。河上王弼並作國。莊子引作國。後漢翟醜傳亦作國。說苑作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唯傳本作那。案國為那字避改。說見上。

越王入宦於吳，而觀之伐齊以弊吳；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觀作勸。按觀示也。勸字非。

吳兵既勝齊人

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

○先慎曰：越語吳越戰於五湖。韋注：五湖。今太

湖。初學記七引揚州記曰：太湖一名笠澤。左哀十七年傳：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是也。

故曰：將欲翕之，

○顧廣圻曰：傅本作翕。與此合。經典釋文僞。河上本作翕。先慎曰古無僞翕

二字。梁簡文作欬。說文。欬。縮鼻也。
欬有縮義。故與張爲對。翕乃欬之省文。
必固張之，將欲弱之，
○先慎曰。河上本欲或作使非。必固強之。

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知伯將襲仇由，
○先慎曰。將下當有欲字。遺之以廣車

○先慎曰。西周策。昔智伯欲伐吾由。遺之大鐘。
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高注。廣大車也。
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顧廣圻曰。道經取作奪。

起事於無形，
○盧文昭曰。當分段。先慎曰。虛說誤。至弱勝強也。合上爲一章。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
○顧廣圻曰。當作而重自卑損之謂弱勝強也。損句絕。傳本云。柔之勝剛。弱之勝

曰。是上當有
故曰二字。
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
○顧廣圻曰。當作而重自卑損之謂弱勝強也。損句絕。傳本云。柔之勝剛。弱之勝

強。今道經云。柔弱勝剛強。傳本與此爲近之。
先慎曰。顧說是。以上見三十六章

有形之類，
○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
○先慎曰。河上王弼本。族。衆也。故

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
○先慎曰。是以下有脫文。此當承上兩句言。乃與下引老子合。故曰：圖難於其易也，

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
○盧文昭曰。張本難下大下並有乎字。顧廣圻曰。藏本有乎字。傳本有無也字。今德經乎字也字皆無。故曰：圖難於其易也，

爲大於其細也。
○王引之曰。突隙之烟。不能焚室。烟當爲燧。燧誤爲煙千丈之隄，以螻蟻之

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
○王引之曰。突隙之烟。不能焚室。烟當爲燧。燧誤爲煙又轉寫爲烟耳。舊本北堂書鈔地部十三引此正作燧。陳

禹謨本刪去。說文。燦。火飛也。讀若標。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三倉云。燦。迸火也。呂氏春秋慎小篇云。巨防容蠹。而漂邑殺人。突泄一燦。而焚宮燒積。(今本燦字。亦誤作煙。一切經音義十三引此正作燦。)淮南人閒訓曰。千里之隄。以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燦焚。(今本亦誤作煙。御覽蟲豸部四引此正作燦。)語意並與此同。世人多見煙少見燦。故諸書中燦字多誤作煙。(說見呂氏春秋煙火下。)故曰：白圭之行

隄也，塞其穴，

○顧廣圻曰。曰字當衍。先慎曰。曰即白字之誤而複者。

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

○先慎曰。易師丈人吉。鄭注。

丈之言長。能以法度長於人。是以丈人爲位尊者之稱。襄九年。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積土塗。以備火之乘隙而入也。

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

患，

○先慎曰。初學記二。十五引難患互易。

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

，
○顧廣圻曰。史記列傳新序作齊桓公。

立有閒，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

桓侯曰：『寡人無疾。』

○先慎曰。各本無疾字。盧文弨云。無下脫疾字。新序史記扁鵲傳皆有疾字。今依拾補增。

扁鵲出，桓侯曰

：『醫之好治不病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

，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

見曰：『君子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

○先慎曰。乾

道本無出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出字。先慎案史記亦有。今據補。

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

○先

慎曰：還走

桓侯故使人問之，

○先慎曰：張榜本無故字。

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

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也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也字。依下二句當有。先慎案史記亦有。今據補。

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

火齊之所及也；

○盧文弨曰：火齊。新序作大劑。先慎曰：火齊湯治腸胃病。倉公傳：齊郎中令循不得前。後溲三日。飲以火齊湯而疾愈。又齊王太后病難於大小溲溺。飲火齊湯而病已。新序作大劑者。齊劑古通。大乃火字之誤。當依此訂正。

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

○盧文弨曰：屬字。新序無。

今在骨

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

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

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

○顧廣圻曰：曰字當衍。新序云：故聖人早從事矣。其明證也。先慎

曰：以上見德經六十三章。

昔晉公子重耳，出亡

○先慎曰：各本連上。盧文弨曰：當分段。今從之。

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

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

厚待之，不若殺之，

○盧文弨曰：張浚本無待之二字。

無令有後患。』鄭公又不聽。

○先慎曰：公當作君。

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唇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

○先慎曰：虞虢之所以相救者，非彼此見德，緣滅亡隨之耳。

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

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

○先慎曰：張榜本已作以。

此二臣

者，皆爭於賤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

鵠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

易謀也。

○顧廣圻曰：德經皆無兩也。字。先慎曰：見六十四章。

昔者紂爲象箸，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虛文昭云當分段。今從之。

而箕子怖，

○虛文昭曰：怖。史記淮南作唏。凌本同此。自作怖。後同。顧廣圻曰：怖當作怖。

○下文及說林上同。先慎曰：顧說非。說文：怖，惶也。怖或从布聲。唏，笑也。一曰哀痛不泣曰唏。按下文吾懼其卒，故怖其始。卒言懼，則始當言惶，不得於始即哀痛也。史記淮南作唏誤。當依此訂正。藝文類聚七十三御覽七百五十九引

作怖。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

，則必旄象豹胎；

○先慎曰：乾道本無則字。虛文昭云：必上脫則字。張凌本有。今據補。顧廣圻曰：旄讀爲毛。先慎按顧讀誤。呂氏春秋本味篇：肉之美者，旄象之約。旄高注。旄。旄。

牛也。旄象二字。藝文類聚御覽均

作薦字誤。說林上篇。亦作旄象。

今本短作短誤。按本書說林上亦作短。王命論思有短褐之襲。文選注云。

章昭以短衫。短。短也。短。丁管切。依此短褐自有出。不必改爲短矣。

○先慎曰。則下當有必字

○說林上有。是其證。

○俞樾曰。段氏玉裁。謂炮烙本作炮格。史記索隱引鄒誕云。烙一音閣。楊倞注。荀子講兵篇云。烙音古責反。觀鄒

楊所音皆是格字無疑。鄭康成注周禮牛人云。互若今屠家縣肉格。意紂所爲亦相似。段氏此說。洵足訂正向來傳寫之

誤。惟炮格似有二義。荀子議兵篇。紂剗比干。囚箕子。爲炮格刑。楊注引列女傳曰。炮格爲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

罪者行焉。輒墜火中。紂與妲己大笑。此則炮格爲淫刑以逞之事。是一義也。若此文云。紂爲肉圃。設炮格。登糟邱

。臨酒池。則似爲飲食奢侈之事。別爲一義。蓋爲銅格布火其下。飲食者於肉圃取肉。置格上。炮而食之也。如此說

方與肉圃糟邱酒池一類。且因爲象著而至此。正見其由小而大。箕子所以畏其卒而怖其始也。若是炮烙之刑。則不特與

肉圃諸事不類。且與上文爲象著事。亦絕不相干矣。呂氏春秋過理篇云。糟邱酒池肉圃爲格。格即炮格。不言炮格。

而直曰爲格。即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爲格也。其爲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格以銅爲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

爛墮火而死。夫糟邱酒池肉圃。皆是飲食之地。何故即於其地。炮炙人乎。蓋古書說炮烙者。本有二義。當各依本書

說之。學者但知有前一義。不知有後一義。古事之失傳久矣。先慎曰。本書亦有二義。如難一篇炮烙連斬涉者之歷。

言難二篇兩言請解炮烙之刑。難勢篇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是皆以炮烙爲淫刑。此

炮烙與肉圃糟邱酒池並言。則指飲食奢侈之事。俞氏知古義之有二。而不知本書之義亦有二。故詳說之。登糟邱

。先慎曰。張榜

本。糟作曹。

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

見小曰明。

○顧廣圻曰。今德經曰作日。傅本與此合。先慎

曰。王弼作日。淮南同。下同。見五十二章。

韓非子集解 卷七 喻老

九

○顧廣圻曰

○藏本同

○先慎曰

○說林上有

○俞樾曰

○段氏玉裁

句踐入宦於吳，

○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

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

○顧廣圻曰：洗。他書又作先。先慎曰：洗先古通。謂

前馬而走。越語其身親為夫差前馬是也。古本賤役。至漢始以此名官。百官公卿表太子太傅屬官有先馬。如淳云。前驅也。先或作洗。波離傳作洗馬。是其證。

故能殺夫差於姑蘇，

○先慎曰：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三引於作破。

文王見詈於王門，

○盧文弨曰：王即古玉字。顧廣圻曰：戰國策云。而武王羈於王門。又呂氏春秋云。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王門之辱

高所說見淮南道應訓。彼注玉門以玉節門。可證也。武王不當有羈事。策羈當即詈之譌。顏色不變，而武

○先慎曰：宦。趙本作官誤。

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宦，

武王之王也，不病詈，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顧廣圻曰：今德經無之字。傳本有。與此合。皆無也字。以其不病。傳本及德經皆作以其病病。按韓子自作不病。是以無病也。傳本作是以不吾病。今德經作是以不病。皆無也字。先慎曰：此謂不以爲病。故能除病。以上

見七十
一章。

宋之鄙人，

○盧文弨曰：下二條皆當連。

得璞玉而獻之子罕。

○先慎曰：見左襄十五年傳。二柄篇有子罕。當別一人。

子罕不受

鄙人曰：『此寶也。宜為君子器，不宜為細人用。』子罕曰：『爾

以玉為寶，我不受子玉為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

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而字。傳本及今德經皆無而字。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
○顧廣圻曰。周字句絕。讀依淮南道應訓。塗字。淮南作徐。此文上徐下塗。未詳孰是。先慎曰。依

淮南作徐是也。涂爲徐字形近之誤。後人又加土於其下耳。事者爲也，爲生於時，知者無常事。
○王渭曰。知當作時。先慎曰。王說是。道應訓時上有

知字乃誤衍。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
○顧廣圻曰。淮南子無不字。先慎曰。淮南脫不字。知讀曰智。今子

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儻之，
○先慎曰。高誘注。自喜焚其書故舞之也。故知者不

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篋，
○王先謙曰。書字當在藏字上。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

○先慎曰。河上公注。復之者使反本也。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
○顧廣圻曰。傳本及德經無歸字也字。又傳本復上有以字。與各本全異。先慎曰。王弼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過。歸字疑衍。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
○顧廣圻曰。有誤未詳。先慎曰。顧說非也。下因字微返。其義甚明。物有定形。乘其機以

引導之。不待雕琢。而聽其自然以成形。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
○王先謙曰。靜則心有常主。動則物來順應。宋人有爲其

君以象爲楮葉者，
○顧廣圻曰。象列子說符篇作玉。三年而成。豐殺莖柯，
○顧廣圻曰。豐。列子作錄。先慎曰。作豐是。豐殺。

謂肥瘦也。殺音所拜反。

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

○先慎曰：列子同。白孔六帖八十三引亂作雜。別作辨。

此

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

○顧廣圻曰：功。列子作巧。先慎曰：功當作巧。列子下文云：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張湛注：此明用巧能不足以贖物。因道而化。則無不周。即承此

巧字言之。功巧形近而誤。

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

○先慎曰：白孔六帖引天地作造化。寡作鮮。

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

一人之智，

○先慎曰：乾道本智上無之字。趙本有。依上文當有。改從趙本。

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

不能羨也，

○俞樾曰：羨當作美字之誤也。下文云：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美與惡相對。

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以一

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

為也。

○顧廣圻曰：恃字傳本及今德經皆作以輔。下也字。今德經無。傳本有。與此合。先慎曰：治要引老子也作焉。以上見六十四章。

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昭云：當分段。今從拾補。

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於

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

戶，可以知天下，不闕於牖，可以知天道；

○顧廣圻曰：兩可以二字。今德經無。傳本有。與此合。皆無於字。下知字今德經

作見。傳本作知與此合。淮南道應訓引有以字。無於字。下知字亦作見。先慎曰。闕河上公及傳本作規。畢沅考異云。說文。窺。小視也。闕。閃也。閃闕。頭門中也。方言。凡相窺視。南楚謂之闕。蓋穴中窺視曰窺。門中窺視曰闕。老子楚人用楚語。作窺。韓子作闕。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期，

○顧廣圻曰。期上當有於字。下文及本書外儲說右下皆同。先慎曰。顧說是。古於字作于。與子形近。淺人以爲覆衍而妄刪之。下已改于爲於。故得存其真。

耳。盧本反據此以改下文於字爲子誤。

俄而與於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主曰：

○先慎曰。趙本主作王誤。『子

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

，馬體安於車，人心調於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

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

○先慎曰。誘道。誘馬於道也。

而先後心在於

臣上，何以調於馬。

○顧廣圻曰。今本上作尙。先慎曰。上尙古通。張榜本何作可誤。

此君之所以後也。』

○先慎曰。此當連下爲

一條

白公勝慮亂，

○先慎曰。秦策高注。慮。謀也。

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顛，

○顧廣圻曰。淮南子道應訓。列子說符篇。作罷朝而立。倒杖策

銳上貫顛。按顛。卽頤字之別體也。玉藻鄭注。頤或爲顛。可借證矣。先慎曰。御覽三百六十八引無而字。顛作頤。

血流至於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

：「顛之忘，將何為忘哉？」

○顧廣圻曰：為淮南子列子作不。先慎曰：作不是為字誤。

故曰：其出彌遠者，

其智彌少。

○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者字。少。傳本作少。與各本異。

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

○王先謙曰：謙曰。

思遠則

忽近。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

不見而明。

○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明皆作名。

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

利其上。故曰：不為而成，

○先慎曰：趙孟頫本不作無。以上見四十七章。

楚莊王莅政三年，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弼云：當分段。凌本提行。今據改。

無令發，無政為也。右司馬御

座

○盧文弼曰：張凌本。座作坐。

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

○顧

廣圻曰：史記楚世家新序。無不翅。餘亦各不同。呂氏春秋重言篇。不翅作不動。

嘿然無聲，此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

將以長羽翼；

○先慎曰：乾道本長上有觀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觀字。今據刪。

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

○先慎曰：則。法也。

雖無飛，飛必冲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

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

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顧廣圻曰：史記年表：威王七年，圍齊於徐州。楚世家同。或此莊王謂威王也。勝晉於河雍，

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為小害善，故有大名；○王先謙曰：害字不當有。蓋與善形近誤衍。

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顧廣圻曰：傳本希作稀。按同字也。先慎曰：傳

本音作言。與各本全異。見四十一章。

楚莊王欲伐越，○盧文弨曰：連下為一條。顧廣圻曰：荀子楊倞注引無莊字。按莊王與莊躄不同時。或此莊王亦謂威王也。古今人表下有嚴躄與威王相接。莊子諫曰

：『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智之如目也，○先慎曰：乾道本莊作杜。顧廣圻云：楊注引此杜作莊。先慎案杜乃莊之誤。御覽三百六十六引作莊。下同。今據改。

王謂云：愚下有脫字。先慎案盧說是。下此智之如目也。即承此句。王謂不知之智二字之倒。故疑有脫文。御覽引正作臣患知之如目也。今據刪。』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

自見其睫，○先慎曰：御覽引無自字。睫作皆。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

莊躄為盜於境內，○先慎曰：乾道本。躄上有蹊字。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無蹊字。按蹊字當衍。荀子議兵篇莊躄起楚分為三四。楊倞注引此無蹊字。史記西南夷列傳。始楚威王時

使將軍莊躄將兵。又云：莊躄者。故楚莊王苗裔也。索隱楚莊王弟為盜者。當是據此耳。呂氏春秋介立篇云：莊躄之暴郢。高誘注：莊躄。楚成王之大盜。成當作威。又異用篇云：陌與企足。高誘注：企足。莊躄也。皆大盜人名。

韓非子集解 卷七 喻老

踏誤作蹊。校者旁改。遂致兩有。先慎按顧說是。今據刪。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

而欲伐越，○先慎曰：乾道本欲上脫而字。盧文弨云。張凌本有。先慎案御覽引亦有。今據補。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

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顧廣圻曰：傳本及今道經之謂二字作者。傳本末

有也字。下句同。先慎曰：自見老子作自知。此文上言臣患智之如目也。又言此智之如目也。即以莊王事喻老子。自知之謂明句。道經自知即承知人者智也而言。無作見之本。此見字即緣上兩見字而誤。非韓子所見本有不同也。當依老子作。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先慎曰

御覽三百七十八引無也字。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

，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懼，今先王之

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

謂強。○先慎曰：以上見三十三草。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

而費仲無道也。○先慎曰：事類賦九引無而字。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

公於涓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先慎曰：知讀爲智。顧廣圻曰：傳本是作此。與各本全異。先慎曰：河上公注能通此意。是謂知微妙要道也。見二十七章。

說林上第二十二

○盧文弨曰：藏本卷七起。先慎曰：索隱云。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

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己爲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

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

於子。」
○先慎曰：言湯欲嫁名於務光。故讓務光以天下。受湯之天下是並弑君之名而受之。務光因自投於河。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爲於僕與行事。
○俞樾曰：事字衍文。下文曰：公佩僕璽而爲行事。是僕與行爲官名。言備僕之璽而爲行之事也。讀者誤

以行事連讀。遂於此文亦增事字矣。孟卯曰：「公不如爲僕，公所長者使也，公雖爲僕

，王猶使之於公也。
○先慎曰：言雖受僕之職。而行之事猶使公。公佩僕璽而爲行事，是兼官也。」

子圍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圍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

孔子，則視子猶蚤蝨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圍恐孔子貴於君

也，因謂太宰曰：『先慎曰：各本謂作請。緣上文請字而誤。御覽九百五十一引作謂。今據正。』君已見孔子，亦將視子猶

蚤蝨也。』○先慎曰：乾道本重孔子二字。趙本視子作視之。盧文弨云：已張凌本作君。凌本不重孔子。藏本凌本之作子。顧廣圻云：今本下子字作之誤。按孔子二字不當更有。先慎案趙本君亦作已誤。御覽不重

孔子二字。今據刪。太宰因弗復見也。

魏惠王爲白里之盟，○顧廣圻曰：白。戰國韓策作九。將復立於天子，○先慎曰：立於二字當衍。策無。彭喜謂鄭

君曰：『○顧廣圻曰：彭策作房。鄭君策作韓王。按房當是旁之誤。彭旁同字也。鄭即韓也。韓策有謂鄭王曰：章本書七術篇魏王謂鄭王曰：又困梁鄭六微篇公叔因內齊軍於鄭。皆可證也。』君勿聽

，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先慎曰：惡鳥路反。若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

。』○先慎曰：策大。小下並有國字。

晉人伐邢，○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同。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

不亡，晉不敵，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

救之以敵晉，齊實利。○先慎曰：齊當爲其之誤。下其名。美。此言其實利。明不當作齊。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

美。』○王涓曰。實字衍。桓公乃弗救。子胥出走。○顧廣圻曰。燕策云。張丑。先慎曰。吳越春秋作伍子胥。與此同。邊候得之。

。○先慎曰。候。吏也。吳越春秋作闕吏欲執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今我已亡之矣。』

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先慎曰。藝文類聚八十四引候上有邊字。因字作憂而二字誤。吳越春秋作闕吏。因舍焉正作因字。

慶封爲亂於齊，而欲走越。○顧廣圻曰。左傳云奔吳。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其族人曰：『晉近，奚不

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

，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顧廣圻曰。宣策作桓。說苑權謀篇作宣。先慎曰。十過篇作宣。與此同。魏宣子弗予。任章曰：

『何故不予？』○顧廣圻曰。說苑權謀篇作任增。按魏策與此同。古今人表中有任章。先慎曰。淮南人閒訓作任登。登增聲近。本書外儲說左上篇作王登。王卽王之誤。任壬古通。章登蓋一人而二名耳。

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先慎曰。請當爲索。上文並作索。策亦作索。任章曰：『無

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而

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伯之命不長

矣。

○盧文弨曰：伯張浚本作氏。先慎曰：策亦作氏。

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

姑予之。」

○先慎曰：王應麟疑此爲蘇秦所讀周書陰符之類。

君不如予之，以驕智伯。且君何釋以天下

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質乎？」

○先慎曰：質，的也。存韓篇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義正同。

君曰：「善

。」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

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

○先慎曰：策自作遂。說苑亦作遂。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

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

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輟行。

○先慎曰：輟一本作輟。

非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

○顧廣圻曰：宋衛領無孫字。

荆大說，許救之甚歡。

○顧廣圻曰：歎當從策作勸。高注勸力也。

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

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惡於大齊，此人之所以

憂也。而荆王說，

○先慎曰：箴說下有甚字。

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敵，荆之所利也。」

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

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刻曰：

○顧廣圻曰：刻趙策作利。

「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

，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

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許之而大歡。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重許之箴有。

歡當徒箴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

○顧廣圻曰：墨子非儒篇：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卽其事也。說苑臣術篇：陳成子謂鴟夷子皮。

田成子去齊，走而

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溷澤之蛇乎

？澤溷，

○先慎曰：各本作溷澤誤倒。藝文類聚九十六卷覽九百三十三事類賦二十八引作澤溷。今據改。

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一

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者，子不如相銜負我以

行，

○先慎曰：各本脫子者二字。文不成句。藝文類聚御覽引有子字無者字亦誤。今依事類賦引補子者二字。

人必以我為神君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必字。盧文昭云：人

下脫必字。先慎案藝文類聚御覽事類賦引有必字。今據補。

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

○先慎曰：乾道本無而行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道下有而行二字。按不當

有。先慎案而行二字不當省。藝文類聚御覽事類賦引亦有。今據補。

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為

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為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為我舍人

。」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

○顧廣圻曰：句絕。

問之曰：

「客耶？」對曰：「主人，」

○顧廣圻曰：周策無問之曰客四字。耶作即非。姚校一本同此者是。

問其巷而不知也，

○先慎曰：各本巷下衍人字。周策作問其巷而不知也。無人字。此涉上文而誤。御覽六百四十二引此

無人字。

今據刪。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

也？」對曰：「臣少也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

○先慎曰：詩小雅北山之篇。

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為人之

臣，而又為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

韓宣王謂樛留曰：○顧廣圻曰。樛韓策作樛。案樛樛同字。本書難一篇作樛。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吾欲兩用公仲公叔

，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闕止而

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先慎曰。難一篇犀首張儀作樓覆。餘亦不同。今王兩用之

，其多力者樹其黨，○顧廣圻曰。此樹上脫內字。策有。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內樹黨。○顧廣圻曰。或。按或。有同字。以驕主，內。○顧廣圻曰。此衍。內字策無。先慎曰。有外為交以削地，○王念孫曰。削地當為列地

。列古裂字。○良九三日良其限。列其責。大戴禮曾子天圓篇曰。割列禳瘞。管子五輔篇曰。博帶黎大袂列。荀子哀公篇曰。兩驂列兩服入廐。○裂。分也。言借外權以分地也。韓策作或外為交以裂其地。是其明證。列字本作削。形與削相似。因誤為削。說文。削。分解也。從刀。省聲。裂。繒餘也。從衣。削聲。今九

經中分列之字多作裂。未必非後人所改。此列子若不誤為削。則後人亦必改為裂矣。則王之國危矣。』

紹績味醉寐而亡其裘。○先慎曰。御覽四百九十。七引續作緇。無寐字。宋君曰：○先慎曰。御覽引宋作梁。『醉足以亡裘

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先慎曰。而字孫

在酒誥中揚子法言問神篇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是漢

時已無酒誥。而康誥亦有佚文。後人纂輯酒誥。並康誥佚句亦併錯入。當據此訂正。彝酒者，常酒也。

○盧文弨曰。者字舊誤在上彝酒下。孫移正。先慎曰。孫移是。今從之。常酒。謂常飲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

○先慎曰。各本桓上有於字。伐上有而字。意林及御覽四百九十事類賦三十引並無於字而字。今據刪。

春往冬反，

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

，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寸而有

水。』

○先慎曰。各本寸上有一字。而下有勿字。意林及御覽卷三十七又九百四十七事類賦引無一字勿字。今據刪。

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

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

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先慎曰。乾道本聖人上無師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先慎案此謂管仲隰朋之聖智。尙師老馬與蟻之所知。而今人不知己之

愚以師聖人之智。是謂過矣。師老馬與蟻。與師聖人之智相比成文。聖人上不當無師字。今據藏本今本補。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

』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

說王曰：『臣間謁者，

○先慎曰。楚策三重謁者二字是也。此脫。

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

無罪，而罪在謁者也。

○先慎曰。謁者漫云可食。故食者不任罪。

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

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

「今有人見君則眈其一目，奚如？」

○先慎曰：眈，御覽三百六十六引作瞠。下同。注云：大叶切。閉目也。蓋即韓子舊注玉篇。瞠，閉一目也。本此

爲訓。眈爲目旁

毛。義稍隔。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眈，君奚爲不殺？」

○先慎曰：藝文類聚十七引

作瞽眈兩目。君奚弗殺。君曰：「不能勿眈。」惠子曰：「田駟東欺齊侯，

○先慎曰：各本欺作慢。顧廣圻云：慢讀爲謾。先慎案藝文類聚御覽引慢並作欺。是也。下駟之欺人。正承此欺字言。明不當作慢。今據改。

南欺荆王，駟之於欺人，

瞽也。君奚怨焉？」

○先慎曰：瞽以閉目爲常。駟以欺人爲常。習與性成。又何尤焉。

鄒君乃不殺。

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荆。

○先慎曰：次結援晉楚。故使公子宦焉。乾道本上官字作宦。據趙本改。

犁鉏曰

：「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遊，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

，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荆雖強，而齊近

魯患其不救乎？」

嚴遂不善周君，○盧文弨曰：周君二字當重。

患之，馮沮曰：

○顧廣圻曰：卽周筮之馮且也。沮且同字。

「嚴遂相而韓

傀貴於君，

○顧廣圻曰：與本書六微篇及韓策不同。

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爲嚴氏也。」

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居一月，公自問張

譴曰：

○先慎曰：各本無公字。拾補自改君。顧廣圻云：居當作君。月當作日。先慎案居一月。與下孟孫條及六微篇居三月文法正同。盧顧二家不知自上脫公字。故改上下文以就其義。皆非也。御覽八百十引有

公字。今據補。

「若子死，將誰使代子？」答曰：「無正重法而畏上，

○先慎曰：御覽引無重字。

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因相公乘無正。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

○先慎曰：治要御覽六百四十五初學記十七引無而字。中山策亦無。說苑貴德篇而作以。

其子在中山，中

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

○先慎曰：藝文類聚七十三

御覽初學記引啜並作羹。淮南人閒訓作啜三杯。

文侯謂堵師贊曰：

○顧廣圻曰：堵魏策作視。姚校云：後語作堵。

「樂羊以我故，而食

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

○先慎曰：吳

語章注。罷。歸也。

謂樂羊歸自中山也。

益信爲一條是

也。今據改。

文類聚六十六御覽八百二十二引無載字。

說苑亦無。今據改。淮南子作持歸烹之。

覽引之字。作

其母二字。

孟孫適至而求覓，

文類聚御覽引改。淮南子作孟孫歸求覓安在。

答曰：『余弗

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其子傅。

○先慎曰。各本適作歸。案歸至二字複。今據藝

文類聚御覽引改。淮南子作孟孫歸求覓安在。

其母二字。

孟孫適至而求覓，

文類聚御覽引改。淮南子作孟孫歸求覓安在。

答曰：『余弗

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其子傅。

○先慎曰。各本適作歸。案歸至二字複。今據藝

文類聚御覽引改。淮南子作孟孫歸求覓安在。

其母二字。

孟孫適至而求覓，

○先慎曰。各本孟下提行。治要

連上白樂羊爲將至秦西巴以有罪

之歸。一本作持之歸。校者誤合爲一。又誤乙持字於之字下耳。治要藝

文類聚御覽引改。淮南子作孟孫歸求覓安在。

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

○先慎曰。各本持之歸。作載之持歸。案載之持歸語重複。蓋一本作載

之歸。一本作持之歸。校者誤合爲一。又誤乙持字於之字下耳。治要藝

文類聚御覽引改。淮南子作孟孫歸求覓安在。

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

○先慎曰。各本適作歸。案歸至二字複。今據藝

文類聚御覽引改。淮南子作孟孫歸求覓安在。

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

忍覓，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

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先慎曰。各本西巴作巴西。案上兩云西巴此誤。治

要正作西巴。今據改。藝文類聚引並上亦誤作巴西。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

也，臣請爲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爲君刺之。』衛君曰：『子爲之是也

，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

，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

，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

，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

，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

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逐下有之字。今據補。

紂爲象箸而箕子怖，

○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虞文昭云。脫。浚本有。先慎案御覽七百六十引有而字。喻老亦有。今據補。

以爲象箸必不盛

羹於土鋤，

○先慎曰。乾道本不上無必字。鋤作簋。盧文昭云。浚本有必字。先慎案喻老亦有必字。簋作鋤。御覽七百五十九引同。今據改。

則必犀玉之杯，玉

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

之下，

○先慎曰。喻老篇作而食於茅屋之下。

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

不足矣，聖人見微以知萌，

○顧廣圻曰。萌當作明。

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

天下不足也。

○先慎曰。知不滿其欲也。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

○江聲曰。商蓋。蓋。商奄也。

辛公甲曰：

○先慎曰。卽辛甲。周太史。見左襄四年傳。一曰辛尹。晉語所謂文王訪

於辛尹者也。

『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

矣。

紂爲長夜之飲，懼以失日，

○顧廣圻曰。懼當作懼。

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人問

箕子。箕子謂其徒曰：

○先慎曰。御覽四百九十七引徒作從。

『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

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

○先慎曰。禮王制正義云。生絹曰縞。

而欲徙於越。或謂之曰：

『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屨之也，

○先慎曰。說文。屨。履也。履。足所依也。

是履爲足踐之通稱。

而越人跣行；縞爲冠之也，

○先慎曰。禮王制鄭注。殷尙白而縞衣裳。是周以前衣裳皆用縞。玉藻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則周人惟冠用縞耳。

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游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

？』

陳軫貴於魏王

○顧廣圻曰。魏策云田需。按田陳同字。軫。當依策所需。

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

之卽生，倒樹之卽生，

○先慎曰。策卽作則。二字通。

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

人拔之，則再生楊矣。

○先慎曰。乾道本無矣字。盧文弨云。浚本則作卽。楊下有矣字。先慎案亦有。今據補。

至以十人之衆，

而樹之難而去之易也。

文弨曰浚本至。作夫。先慎曰。策作故。

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

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

魯季孫新弑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

歟，

○先慎曰：乾道本覲上無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先慎案依上下文當有而字。今據補。歟乃覲之俗字。廣雅釋言：衄。縮也。又衄之假借。說文：衄下云朔而月見東方謂之縮。衄衄衄並音女六反。義相近。故

通用。此言人血盡。則皮肉皆縮。

已覲而灰，已灰而土，及其土也，無可爲者矣。

○先慎曰：言不能爲崇也。趙本

及作反

今季孫乃始血，其母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

隰斯彌

○先慎曰：見人表第五。

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

之樹蔽之，

○王先謙曰：家之二字誤倒。

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

○先慎曰：離。割也。見儀禮士冠禮注。數音所矩反。言斧割其樹。創未多也。

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

○先慎曰

數也。

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大

事，

○盧文弨曰：大事二字。張作事大三字。

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

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

○先慎曰。莊子山水篇。楊作陽。釋文司馬云。陽朱也。案楊陽二字古通。本書自作楊。下楊朱之弟及此皆作楊。東之當依莊子作宿。於下重逆旅字。

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答曰：

○先慎曰。莊子作逆旅。

小子對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

謂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

○先慎曰。行音下孟。反。去音起呂反。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為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

也。」○先慎曰。書益稷鄭注成。猶終也。國語周。諱。成。德之終也。終與同室。未可必也。

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為多私而出之。

其子所以反者，倍其所以嫁。

○盧文弨曰。反上脫自字。張浚本有。先慎曰。御覽五百四十一引此正同。張浚本下文而衍自字耳。

其父

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

○顧廣圻曰。知讀為智。

令人臣之處官者，皆是

類也。

○先慎曰。人主令臣聚斂附益。傷損國體。與教其嫁子無異也。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

君與之食。魯丹出不反舍，

○先慎曰。各本不上有而字。御覽八百十引無。今據刪。

遂去中山。其御曰：「

及見乃始善我，○先慎曰。乾道本及作反。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反作及。先慎案及反形相近。又涉上文而誤。今據改。御覽引及見二字作交。何故去之！魯

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先慎曰。意林有者字。必以人言罪我。』○先慎曰。意林有也字。未出境，

而公子惡之。曰：『爲趙來閒。』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荆，其好士則同，其所以爲則異

。○先慎曰。以下當有好士之三字。此謂其好士則同。其所以好士之爲則異。下文其自刑則同。其所以自刑之爲則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爲則異。與此語句一律。明此脫好士之三字。淮南時則訓注爲故也。公

孫友自刖而尊百里，○盧文弨曰。友當作支。先慎曰。盧說是。左傳作枝。枝支同字。豎刁自宮而詔桓公。其自刑

則同，其所以自刑之爲則異。○先慎曰。乾道本無以字。盧文弨云。所下脫以字。張浚本有。先慎案此與上下文法一律。今據補。慧子曰：

『狂者東走，○先慎曰。趙本狂作往。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

之爲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

韓非子集解卷八

長沙王先慎

永康陳益標點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說林下第二十三

○顧廣圻曰：藏本連前爲卷非。

伯樂教二人相踈馬，相與之簡子廐觀馬。一人舉踈馬，其一人舉踈馬

，其一人

○顧廣圻曰：今本無此六字。按有者衍也。先慎曰：此六字當在下文自以爲失相上。上行。此字其猶之也。古人其之通用。呂氏春秋音初篇注云。之。其也。之可訓爲其。其亦可訓爲之。舉踈馬其一人

。即謂舉踈馬之一人。因傳寫誤衍此字。又不知其之同義。故移於上以爲疊句。趙本知其誤而不知其所以誤。遂刪此六字耳。蓋一人舉踈馬。一人自後循撫而馬不踈。故舉踈馬之一人。自以爲失相。而自後循撫之一人。解之曰：子非

失相也。文字極為從順。一經譌誤。遂不可讀。

從後面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蹠，此自以為失相。其

一人曰：『子非失相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顧廣圻云。今本人下有曰字。今據補。

此其為馬也，踳肩而腫

膝，夫蹠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巧於相

蹠馬，而拙於任腫膝。』

○顧廣圻曰。乾道本任下有在腫膝而不任拙於八字。按有者衍也。俞樾曰。乾道本錯誤不可讀。各本皆作子巧於相蹠馬。而拙於任腫膝。顧氏識誤

從之。然上文云。夫蹠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是任膝者馬也。非相馬者也。安得云巧於相蹠馬。拙於任腫膝乎。疑韓子原文本作子巧於相蹠馬。而拙於在腫膝。在者察也。蓋徒知其為蹠馬。而不能察知其腫膝之不可任。是巧於相蹠馬。而拙於在腫膝也。乾道本在腫膝三字不誤。但在上又有任字。則是因任與在形似。又涉上下文諸任字而誤衍耳。其下又有而不任拙於腫膝七字。全無意義。則即上句之複文。傳寫又錯誤。當刪去無疑。乃各本皆作而拙於任腫膝。則徒知乾道本之誤。而以意刪改之。仍無當也。先慎曰。趙本任下無在字。是誤以在字為衍文。而不知衍任字也。又無而不任拙於腫膝七字。與俞說合。今據刪。

而以有所。

○先慎曰。語意不完。疑有脫文。

腫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曰：『置

猿於桺中，則與豚同。』

○先慎曰。意林桺中二字作檻。

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見於奧。

○先慎曰。各本無見字。御覽一百八

十八引身下有見字。今據補。說文奧。窈也。室之西南隅。謂藏室之尊處也。已處於尊。客坐於旁。故文子以為侮而不敬也。

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

哉！以我爲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爲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

曾子不僂命也。」

鳥有翮翮者，

○盧文弨曰：文選阮嗣宗詠懷詩：周周尙翮羽。李善注引此。亦作周周。顧廣圻曰：翮周同字。集韻又云翮翮羽者卽此。

重首而屈尾，將欲

飲於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索其

羽也。

○趙用賢曰：疑有脫文。

鱣似蛇，

○先慎曰：鱣卽鱣段字。

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

起。漁者持鱣，

○先慎曰：事類賦二十九引持作取。下七術篇作握。

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爲賁諸。

○先慎曰：事類賦賁諸作賁育。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以千里之馬時一

有，

○先慎曰：各本無以字有字。藝文類聚九十三御覽八百九十六引並有以字有字。今據增。

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

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

○孫詒讓曰：此所引蓋逸周書佚文。淮南子汜論訓云：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高注：用，可否相濟也。

常。謂君常也。權。謀也。謀度事宜。不失其道。兩文同出一原。而意皆不甚明晰。以高說推之。似謂上言而下用之者。爲事之常。下言而上用之者。則爲權時暫用。權與常相對爲文。故文子道德篇亦云：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

用也。卽隱襲淮南書語。蓋尙得其情。此云下言而上用者惑也。惑古字與或通用。或亦不常用之。言。與淮南子文子言權略同。韓子引之者。以况千里馬時一其利殺。猶下言上用之不可爲常耳。

桓赫曰：○顧廣圻曰。桓赫未詳。或桓當是杜也。『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

，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爲其後可復者也

，則事寡敗矣。』○先慎曰。乾道本後作不。盧文弨云。不字衍。先慎案張榜本不作後。今從之。崇侯惡來知不適紂之誅也

；○先慎曰。書大傳一注。適。得也。而不見武王之滅之也；比干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

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知事；○先慎曰。二人窺見紂心之喜怒。而不明國事廢興。比

干子胥，知事而不知心；○先慎曰。二人能料國事之成敗。而不知己之生死。聖人其備矣。

宋太宰貴而主斷，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宰三坐

乎？』○顧廣圻曰。三讀爲參。高誘注戰國策云。參。三人並也。不然將不免。』季子因說以貴主而輕國，○顧廣圻曰。主當作生

其國。則太宰長擅宋。故參坐。無惡於太宰矣。○呂氏春秋有貴生卽其義。宋君貴重其生。輕賤

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

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母擊也！子亦猶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

惠子曰：「羿執鞅持扞，

○王引之曰：鞅爲馬頸韁，非射所用。鞅當爲決，決誤爲決。後人因改爲鞅耳。決，謂鞅也。箸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也。扞，謂鞞也。或謂之拾

或謂之遂，箸於左臂，所以扞弦也。故曰：執決持扞，操弓關機，衛風芻蕘篇：童子佩鞞，毛傳曰：鞞，決也。小雅車攻篇：決拾既飲，毛傳曰：決，鉤弦也。拾，遂也。周官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箠，拾，鄭注引鄭司農云：決，謂引弦強也。拾，謂鞞扞也。鄉射禮：祖決遂。鄭注曰：決，猶闔也。以象骨爲之。箸右大擘指，以鉤弦闔體也。遂，射鞞也。以韋爲之。箸左臂，所以遂弦也。內則曰：右佩決捍，賈子春秋篇曰：丈夫釋決軒，決決並與決同。捍，軒並與扞同。

操弓關機，越人爭爲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

○王引之曰：扞弓當作扞弓。

扞字從子，不從干。扞弓，引弓也。說文：牙滿弓有所嚮也。字或作扞。大荒南經有人方扞弓射黃蛇。郭注曰：扞，挽也。音紆。呂氏春秋壅塞篇：扞弓而射之。高注曰：扞，引也。淮南原道篇：射者扞烏號之弓。高注曰：扞，張也。弱子扞弓，則矢必妄發。故慈母入室閉戶。若作扞禦之扞，則義不通。今本呂覽淮南扞字皆誤扞，惟山海經不誤。則賴有郭音也。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

○先慎曰：說文：厓，下云：山邊也。又崖，高邊也。皆有邊義。新附云：涯，水邊也。水至於邊，則無水矣。是涯爲水之止境。許書收孳子而無涯字。

疑脫 答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富之以涯，
○先慎曰：乾道本富上有以字。顧廣圻云：今本無上以字。

今據
刪。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其富之涯乎？
厭。故忘
其涯也。

○先慎曰。亡讀
爲忘。謂欲富無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

○先慎曰。御覽八百
二十八引無玉字。

因佯失而

毀之，負其百金，

○孫詒讓曰。負其百金者。謂償其值百金。負。猶後世言陪也。韓詩外傳。子產之治
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魏書刑法志云。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通鑑宋紀胡三

省注云。備。賠償。今人多云。陪備負陪。
聲近字通。陪今俗作賠。古無此字。

而理其毀瑕，得千溢焉。

○顧廣圻曰。今本溢作銓誤。
先慎曰。御覽引作得十溢焉。

事有舉之而有敗，而賢其毋舉之者，負之時也。

有欲以御見荆王者，衆騶妒之，因曰：『臣能擻鹿。』

○盧文昭曰。擻
音竅。旁擊也。

見

王，王爲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衆騶妒之。

判令公子將伐陳，

○先慎曰。左哀十六年傳。楚公孫朝帥師伐
陳。杜注子西子。此言公子。當即公孫朝。

丈人送之曰：『晉強，

不可不懼也！』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爲丈人破晉。』丈人曰：『

可，吾方廬陳南門之外。』

○先慎曰。公子方伐陳。丈人即爲廬
於南門之外。較公子所說爲更易矣。

公子曰：『是何也

『日：『我笑句踐也，爲人之如是其易也。己獨何爲密密十年難乎？』』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夫棄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

三蟲食彘，相與訟。○先慎曰：各本無食彘二字。御覽九百五十一引有。今據補。一蟲過之，○先慎曰：御覽引過作過。日：『訟

者奚說？』三蟲曰：『爭肥饒之地。』一蟲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

茅之燥耳，○先慎曰：說文。臘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詩。汝墳。釋文楚人名火曰燥。耳讀爲耶。言若不患臘祭之日至。而人之燥以茅耶。若又奚患於是？

』乃相與聚噉其身而食之。○先慎曰：各本身作毋。御覽引作身是。今據改。彘懼，人乃弗殺，○顧廣圻曰：卷首至此

藏本
脫。

蟲有蝮者，或作
虺。一身兩口，爭食相齧，遂相殺也。○先慎曰：乾道本蝮作虺。爭下無食字。齧下有也字。遂相

殺下無也字。有因自殺三字。張趙本蝮作虺。遂相殺下有食自殺二字。盧文昭云。虺蝮皆非。據顏氏家訓勉學篇改正作蝮。爭下脫食字。顏有。張本同。齧下也字衍。遂相下食因自三字衍。俱依顏改。下虺字當併改。顧廣圻云。古今

字詰。螻亦古之虺字。舊注當云或作虺。藏本今本皆作虺。王渭云。洪興祖楚辭注引及柳子厚天對。亦作虺也。藏本爭下有食字。先慎案御覽九百五十一引正作虺字。爭下有也字是也。今據改。

人臣之爭事

而亡其國者，皆虺類也。

○先慎曰。乾道本。虺作就。說見上。

宮有聖，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聖之地，則寡非矣。

公子糾將爲亂，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依趙本提行。

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

，視不見，必爲亂。』乃使魯人殺之。

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與子爲昆弟矣。

』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爲人用兵，我將謂子何？』周南之

戰，公孫喜死焉。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矣，

○先慎曰。乾道本滿下有也。遂去之故曰勿之八

字。盧文昭云。下遂去之或曰勿之矣八字。從凌本刪。先慎案八字涉下文而復衍。顧廣圻謂也當作矣是也。御覽一百八十引無也遂去之故曰勿之八字。今據刪。

子姑待之。』答曰：

『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

○先慎曰。乾道本脫之字。盧文昭云。之字張凌本有。先慎案御覽引有之字。今據補。

故曰：

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

之，不復疑也。孔子曰：「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恆，曲為

曲，直為直。」

○先慎曰：數句當是子西對子貢言。孔子二字疑子西之誤。子貢導其釣名。子西曰：寬哉不被於利。何必釣名。絜哉。民性有恆。謂我有恆性。無庸導也。恆性若何。曲者則為

曲。直者則為直。此其恆性也。皆子西對子貢之言。下直於行者曲於欲。即指子西曲為曲直為直之語。此孔子聞之。而知其不免也。今誤子西為孔子。義不可通。

孔子曰：「○先慎曰：各本同孫星衍孔子集語

引此云宋本

『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

欲。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

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珮，

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

○先慎曰：孟子趙注。振。揚也。

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

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周趨

○顧廣圻曰：趨魏策作宥。按又作書。皆同字。

謂宮他曰：『爲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

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

必以公爲有魏也，必因公，○先慎曰：策作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矣。』

○顧廣圻曰：有齊當作齊有。策云以齊有魏也可證。

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荆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

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

○先慎曰：乾道本先作相。顧廣圻云

藏本今本上相字作先。先懼案作先者是。今據改。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弑君，小白先

入爲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

，不能自祓也，秦醫雖善除，○先慎曰：乾道本奏上有養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養字。按未詳。先慎案養字涉上下文善字而誤衍。此與上巫咸雖善祝對文。不當有養字。今

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

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不信者也。○先慎曰：御覽八百三十八引虜作傭。裘作衣。荆王伐吳，吳使

沮衛蹙融犒於荆師。○顧廣圻曰：未詳。左傳云：蹙田餘多不同。先慎曰：御覽三百三十八引作吳使沮衛蹙蟲蠹於荆師。荆將軍曰：○先慎曰：乾道本割作

『卜吉乎？』曰『吉。』○先慎曰：乾道本無乎曰吉三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乎曰吉三字。今據補。荆人曰：『今荆將

以女覺鼓，其何也？』○先慎曰：乾道本以作欲。盧文弼云：欲張凌本作以今據改。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

。吳使人來也，固視將軍怒，○盧文弼曰：人凌本作臣。怒字衍。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

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爲一臣，

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覺鼓無益

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

知伯將伐仇由，

○顧廣圻曰：戰國策作去由。注：或作仇首。史記穆里子傳：作仇猶。首者會之誤。本書說林上篇作仇由同此。吳師道引此由作繇。呂氏春秋權勳篇作風繇。高誘注或作仇會。夙

於之誤也。當互正。說文云：臨

淮有盂猶縣。漢書地理志同。

而道難不通，

○先慎曰：呂氏春秋作而無道也。此難不二字疑衍其一。

乃鑄大鐘遺仇由之

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

○顧廣圻曰：曼呂氏春秋作蔓。先慎曰：枝御覽五百七十五引作之。

下同

「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必隨之，

○先慎曰：乾道本必作以。

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以作必。呂氏春秋作必。先慎案御覽引正作必。今據改。

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

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

○顧廣圻曰：月當作日。呂氏春秋云：至衛七日。先慎曰：御覽引作十月。

越已

勝吳，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

，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與作以。誤。盧文弨曰：以張凌本作與。

荆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

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剋，不

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顧廣圻曰。說苑權謀篇云。遂取東國。以賂之。

荆伐陳，○先慎曰。說苑指武篇云。楚莊王案倚相子期。與莊王不同時。吳救之，軍閒三十里，雨十日，夜星。

○顧廣圻曰。說苑指武篇云。雨十日十夜晴。按星正字作姓。說文雨而夜除星見也。集韻有姓晴曜三文。先慎曰。姓星疊韻。古文本通用星。毛詩星言夙駕。韓詩云。星者精也。精今晴字。漢書天文志孟康注。曜。精明也。章昭注。精。清明也。郭璞爾雅釋天注。曜。雨止無雲也。是曜姓精皆今之晴字。而詩作星與本書同。明古文通用星字。

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

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

見荆陳而反。○先慎曰。御覽十引陳作有戒。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

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韓趙相與為難，韓子索兵於魏，○王渭曰。子字衍。策無。孫詒讓曰。存韓篇亦云。書言韓子之未可舉。則子字似非衍。先慎曰。子字不當有。存韓篇亦誤。孫說

非曰：『願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

趙又索兵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

，怒而反。己乃知文侯以搆於己，乃皆朝魏。○顧廣圻曰。搆策作講。按搆講同字。齊伐魯，

索讒鼎

○顧廣圻曰。呂氏春秋審己篇新序節士篇云。峯鼎。

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

『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

○顧廣圻曰。呂氏春秋新序云柳下季。

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

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

○先慎曰。各本之下有信字。俞樾云。信

字衍文。君曰。我愛之者。指鼎而言。君固愛鼎。不愛信也。涉下句而衍信字。則義不可通。先慎案俞說是。御覽四百三十引正無信字。今據刪。

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韓咎立為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綦母恢

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為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

○先慎曰。效

致也。咎為韓君以兵車為其弟之戒。否則咎為韓賊。則以兵車致賊於韓也。

靖郭君將城薛

○先慎曰。乾道本君下有曰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曰字。齊策無。新序雜事同。將作欲。先慎案無曰字是。御覽一百九十二引正無曰字。今據刪。

客多以諫

者，靖郭君謂謁者曰：『毋為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

言而已，過三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

因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為戲。』靖郭

君曰：『願爲寡人言之！』答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絀

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奚以

薛爲？君失齊，難隆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

輟不城薛。

○盧文弨曰：城上不字衍。齊策無。顧廣埽曰：新序作罷民弗城薛也。先慎曰：此當各依本書。輟乃輒之譌。本書輒輒多互亂。御覽一百九十二引乃不城薛。蓋不審輒爲輒之誤。而誤刪之也。

荆王弟在秦，

○先慎曰：說苑權。誤篇云楚公子午。

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

○先慎曰：御覽八。百十引射作尉。

『資臣

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不

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

壺丘矣。』

○先慎曰：乾道本壺作壺。今據趙本改下同。說苑正作壺。左傳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實諸壺丘。注壺丘晉地。河東東垣東南有壺丘。

平公曰：『

何也？』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

○先慎曰：御覽無也字。

是秦惡荆也，必

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

彼如出之，可以得荆。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

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

秦因出之。荆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遺晉。

○顧廣圻曰：藏本鍊作諫。鎰作溢。按作溢是也。諫當作練。練練同字也。先

慎曰：御覽同。藏木誤。不可從。淮南子云：秦以一鎰爲一金。而重一斤。漢以一斤爲一金。以百鎰鍊金遺晉。詔自可通。毋庸改字。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

一飲而止，則無逆者。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逆作溺。按所改誤也。逆當作送。形近之誤。十過篇云：不可遂。又云子其使遂之。

以其不休也，

不如乘之以沈之。』

鄭人有一子將宦，

○先慎曰：說難篇鄭作宋。

謂其家曰：『必築壞牆，是不善人將竊。』

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爲智，

○先慎曰：以上當有其家二字。說難

篇作其家甚智其子。

以巷人告者爲盜。

觀行第二十四

○盧文弨曰：藏本卷八起。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鏡無見

疵之罪，○先慎曰。各本鏡上有故字。涉上文而衍。藝文類聚七。十御覽七百丁七初學記二十五引並無故字。今據刪。道無明過之惡。○先慎曰。各本惡作怨。藝文類聚御

覽初學記引作惡。今據改。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

性急，故佩韋以自緩；○先慎曰。各本自緩作緩已。藝文類聚二十三御覽三百七十六引緩已作自緩已。案自字是。佩韋以自緩。與佩絃以自急。文法正同。已字誤衍。御覽四百五

十九意林引並作自緩。無已字。今據改。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先慎曰。治要安作闕。說見難言篇。意林心作性是。故以有

餘補不足，○先慎曰。張榜本無有字。盧文弨云。脫。張浚本有。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有字誤。先慎案藝文類聚二十三御覽四百五十九引以上有能字是。類聚御覽並有有字。以長續

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彊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勢有不可得，○先慎曰。乾道本勢作世。盧文弨云。世。凌本作勢。先慎案治要正作勢。今據改。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

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先慎曰。治要朱作婁。下

同。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

；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先慎曰：此言因其可得之勢。求其易行之道也。即承上勢不便道不

可而言。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為三

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聖賢之撲淺深矣。○盧文昭曰：賢聖舊倒。今從張凌本。撲。作

樸。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己，明於堯不能獨成，烏獲之不能自舉，○先

慎曰：乾道本無之字。盧文昭云。獲下脫之字。張凌本有。今據補。賁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安危第二十五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惡，三

曰死生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先慎曰：非

讀為。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

危道：一曰斲削於繩之內，二曰斲割於法之外，○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斲作斬。按此有誤。未詳。先慎曰：法疑

作繩。大體篇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孤憤篇必在繩之外矣。是其證。

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

之所安，

○先慎曰：乾道本之作於。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於作之。今據改。

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

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

則令不行也。

○盧文弨曰：凌本無不重死則令不行也八字。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

人樂生於爲是，愛身於爲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

○盧文弨曰：常。張凌本

作長

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

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饑而食，

○盧文弨曰：饑當作飢

下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於竹帛，

○盧文弨曰：凌本寄下有治字。先慎曰：治字衍文。理。治也。

其

道順。故後世服。

○先慎曰：句絕。

今使人饑寒去衣食，

○先慎曰：乾道本作令使人去饑寒。盧文弨云：從凌本增改作今使人饑寒。去衣食

先慎案盧校是。今依改。顧廣圻謂作今者誤。以令字屬上讀非。

雖賁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之

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則作雖誤。先慎曰：盧文弨云：張凌本亦作則。

上以無厭責己盡，則

下對無有；

○先慎曰：既盡而猶索之。故下以實對。

無有則輕法。

○先慎曰：乾道本無無有二字。顧廣圻曰：藏本今本有。按當軍下對無有四字。先慎案顧說是也。

●今據藏本今本補二字。

法所以爲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

其病也，以刀刺骨；

○先慎曰：其字當爲甚之殘闕字甚病與危國相對爲文。明其爲甚之誤。下云甚病之人利在忍痛。作甚字即其證。

聖人之救危

國也，以忠拂耳。

○先慎曰：忠言也。

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

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

耳。

○先慎曰：謂以拂耳之言爲福也。

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矢，

○顧廣圻曰：七字爲一句。

壽安之

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

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

，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比干，

○先慎曰。盧文弼拾補。改身爲臣。顧廣圻云。此二句以其力與其身相對。言八主當權其臣之力。使不得爲田成。不當責其臣之身。使爲比干也。或謂此有誤字非。先慎案顧說是。

故國不得一安

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

，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

○顧廣圻曰。乾道本此下重以無功御不樂生七字。藏本今本無。先慎曰。道藏本今

本是。今

據刪。不可行於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故齊萬乘也，

○盧文弼曰。齊下脫故字。張凌本有。先慎曰。齊下不當有故字。張凌本誤。

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

故臣得奪主，

○先慎曰。此指田成而言。

殺天子也，

○盧文弼曰。凌本作以成其篡弑也。顧廣圻曰。故臣得奪主句絕。殺當作桀。形近之誤。桀字逗。天子也句與上文故齊

萬乘也句例同。戰國策新序皆言宋康王剖偃之背。史記云於是諸侯皆曰桀宋。下文使偃以天性剖背。是其證矣。先慎曰。顧說差。凌本不得其義而改之耳。

而無是非，賞於無功，

使讒諛以詐僞爲貴；誅於無罪，使偃以天性剖背；以詐僞爲是，

○先慎曰。乾

道本無爲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儒下有爲字。先慎案詐譌爲是。天性爲非。相對成文。有爲字者是。今據補。

天性爲非，小得勝大。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大有矣

字誤

明主堅內，故不外失。失之近而不亡於遠者，無有。

○先慎曰：乾道本而作正。盧文弨云：凌本正作而。顧

廣圻云：正字當衍。先慎案顧說是。今依凌本改。趙用賢云：近失正國之理也。是據誤本而為之辭不可從。

故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

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況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堯無膠漆之約於

當世而道行，

○先慎曰：乾道本道作遺。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遺作道。先慎案下能立道於往古。即指道行而言。明遺字形近而誤。今據改。

舜無置錐之地於

後世而德結；

○先慎曰：御覽七百六十四引有民心二字。

能立道於往古，

○先慎曰：乾道本往下有名字。顧廣圻云：今本無名字。今據刪。

而垂

德於萬世者之謂明主。

守道第二十六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法。

○盧文弨曰：

其備足以必完句。凌本無必字非。法字疑衍。

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

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

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先慎曰：此

當有脫字。而願為賁育；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先慎曰：趙本皆作出是。以死子胥之節。用

力者為任鄙，戰如賁育，中為金石，○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中作守。先慎曰：中字是。中為金石。即心懷金石也。此指上守道者。皆懷金石之

心而言。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

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

而掇金；○先慎曰：乾道本不重赴谿而掇金五字。據道藏本趙本補。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

不計可，則利不成。

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能取。○先

慎曰：己不能禁賁育得而勝之。己不能守盜跖得而取之。故能禁賁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

者守愿，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盜貞，○先慎曰：乾道本真下有平字。按平字涉下文而衍。今從趙本刪。則天下公

平，而齊民之情正矣。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

田成盜跖之禍。

先慎曰：乾道本禍作耳。顧廣圻云：今本耳作禍誤。按不字衍。耳當作身。形相近也。與上句對。先慎案說文：危在高而懼也。故危有高義。文選七命注引論語鄭注莊子盜跖篇釋

文引李注。並云：危。高也。此言人主雖於伯夷不妄取之高。離法失人。不能禁止臣下終有田常盜跖之禍。顧說謬甚。趙本耳作禍是也。本依改。何也？今天下

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

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

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徼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

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

失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壽，

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

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

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瞋目切

○先慎曰：不失發乾道本作失廢。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於下有字。乾道本故作廢謬。今據改。○顧廣圻曰：藏本同。

○王先謙曰：此宰予謂齊簡公臣。與田成爭權而死者。蓋周世有二說。或云闕止。或即以爲孔子弟子宰我也。六卿晉臣言無事爭奪亡滅之禍。故圖

書不得而載者。

齒傾取之患。

○先慎曰。拾補賦作眠。盧文弼云。眠張凌本作瞋。先慎案作瞋者是。莊子說劍篇。瞋目而誤難。

人臣垂拱於金城之內，

○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顧廣圻云。今本拱下有於字。按依上文當有。今據補。

而無扼腕聚脣嗟惜之禍，

○盧文弼曰。腕腕同。

服虎而不以

桀，禁姦而不以法，塞僞而不以符，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

故設桀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避曾史也，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避作備。按備字涉上句誤。

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使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以下有使字。先慎案依上下文當有。今據補。

爲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不恃比干之死節，○先慎曰。乾道本無死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

道本不下有獨字。盧文弼云。凌本無獨字。今據刪。

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恃怯之所能服，

○盧文弼曰。恃凌本作持。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怯

下有士字誤。按依上文當有弱字。

握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爲天下結德者

，利莫長於如此。

○先慎曰。如字衍。

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

明於尊位必賞，

○盧文弼曰。賞。凌本作法。

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職。通賁

育之情，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通下有於字誤。

不以死易生，惑於盜跖之貪，

○王渭曰。惑字有誤。

不以財易

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

用人第二十七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

• 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

• 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先慎曰：不兼官也。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馬服之患。

○盧文昭曰：馬凌本作矯。王先謙曰：凌本非也。馬服謂趙括。

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

○先

慎曰：乾道本爭下有訟字。盧文昭云：訟字秦本無。顧廣圻云：訟字衍。此涉下句而誤。先慎案飭令篇亦無訟字。今據秦本刪。

爭訟止。技長立，則疆弱不穀

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釋法術而任心治，

○先慎曰：各本無任字。御覽八百三十引心上有任字是。下去規矩而妄意度。妄意度與任心治相對爲文。明此脫任字。今據補。

澆不能正一

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先慎曰：御覽引妄作委。治要無度。字均誤解。老篇妄作忘。說詳彼。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

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王先謙曰：王爾巧工。淮南子王爾無所錯其剗剛。先慎曰：中音丁仲反。使中主守法術，

拙匠執規矩尺寸，○先慎曰：各本執作守。治要藝文類聚五十四御覽引並作執。則萬不失矣。○先慎曰：藝文類聚引矣作一。君人者

，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先慎曰：治要守上有而字。則人力盡而功

名立，

明主立可爲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

者少罪，而不見偃剖背，○先慎曰：此宋康王事。安危篇云。誅於無罪。使偃以天性剖背是也。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

，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

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顧廣圻曰：鼓當作教。下文其教易知故言用承此。以法教

心，○顧廣圻曰：此教字。誤。未詳所當作。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先慎曰：乾道本行下有之字。知之

下無心字。顧廣圻云：今本無上之字下之字。下有有心字。按依上文當刪補。今據改。如此，則怒積於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

而御積怨，則兩危矣。

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爲，故令行；三

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斷，○先慎曰：安危篇云。

一曰斷削於繩之內。二曰斲割於繩之外是也。因攢而縫，○俞樾曰：攢字無義。當作簪。荀子賦篇簪以爲父。楊倞注：簪形似箴而大。是簪亦箴類。故曰因簪而縫也。說文金部：鐔可以綴著物者。簪卽鐔

之段字亦或作摺。周易豫九四朋盍簪京作摺是也。古本韓子當亦作摺。傳寫因誤爲攢矣。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

，故上君明而少怒，○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君作居。按君字誤。下盡忠而少罪。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而世未嘗無事也。君人者，不輕爵

祿，不易富貴，不可與救危國。故明主厲廉恥，招仁義，昔者介子推

，無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結其德，書圖著

其名。人主樂乎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

，而苦乎以一負二。謂一身兩役也。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

上下之利，莫長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

過，長侮偷快，長輕侮人偷取一時之快也。數以德追禍。禍賊當誅而反以德報之也。是斷手而續以玉也。

故世有易身之患。

人主立難爲而罪不及，則私怨生；○先慎曰：乾道本生作立。顧廣圻云：今本立作生。按立字譌。今據改。人臣失所長

而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人，賢不

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

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人，○先慎曰：乾道本不使行。今依趙本。則燕不用，魯不附，見

憎不能盡力而務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見上有民字。按當脫燕字。魯見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

，如此，則人臣爲隙穴，而人主獨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

此之謂危殆。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小不巧；○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小作而誤。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

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而死無螫毒，故姦人服。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羿復立。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先慎曰。蔽當作被。德極萬世矣。

夫人主○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依趙本提行。不塞隙穴，而勞力於赭堊，暴雨疾風必壞；不去眉

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牆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日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先慎曰。見說林上魯穆公條。如此，則

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

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

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

○先慎曰：乾道本無不字。盧文昭云：則下脫不字。凌本有。先慎案治要有不字。今據補。

得人心，則不趣

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進而名成；

○先慎曰：各本進上有推字

○案推即進字誤而衍者。治要無。今據刪。

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母窮之令，故曰

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下臨千仞之

谿，

○先慎曰：乾道本下作則。千作十。盧文昭云：則字凌本作而下。二字。十。張凌本作千。先慎案意味則作下。十作千。今據改。

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爲

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爲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

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沈，

○先慎曰：白孔六帖十。一引兩船字並作舟。

非千鈞輕

而錙銖重也，

○先慎曰：乾道本鈞作金。無而字。盧文昭云：命藏本作鈞。先慎案上文作鈞。明鈞者是。而字脫。據藝文類聚七十一白孔六帖御覽七百六十八引改補。

有勢之與

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

忠以尊主。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持而成，○盧文弨曰：尊主下馮校添

以尊二字。持。張本作待。王漕曰：當衍一主字。先慎曰：王說是。持字御覽三百七十引作須。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人

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

一，故曰：右手畫圖，左手畫方，不能兩成。○先慎曰：御覽三百七十引右左互易。故曰：至

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

技有餘巧便於事。○先慎曰：乾道本無便字。顧廣圻云：易字當衍。今本巧下有便字誤。藏本無。先慎案有便字是。此二文相對。顧氏以上易字爲衍。故下不應有便字。改從今本。

立功者不足於方，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

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者也。○盧文弨曰：張凌本無者字。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

而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

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先慎曰：乾道本名作明。顧廣圻云：藏本明作名。王漕云：文選解嘲注引此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名作功諫。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大體第二十九

古之全大體者，

○盧文弨曰：孫詒穀云：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作古之人君大體者。先慎曰：治要御覽四百二十九引與本書同。選注誤。不可從。

望天地，觀江

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

○先慎曰：御覽引智作

欲不以私累己，

○先慎曰：治要私作心。

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

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

繩之外，不推繩之內，

○先慎曰：用人篇云：隨繩而斲是也。

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

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塗，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

在乎人。故至安之世，

○先慎曰：乾道本至上有致字。顧廣圻云：今本無致字。先慎案致即至字誤而複者。改從今本。

法如朝露，純樸

不散，

○先慎曰：乾道本樸作撲。今從趙本改。

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道路，旌

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幟，豪傑不署名

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

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鈎，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鈎作鈎誤。

視規矩，舉繩墨，而正

太山；使賁育帶千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

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

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

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少

不可。

○盧文弨曰：少凌本作無。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可作治誤。

上不天，則下不徧覆，心不地，則物不畢載，

○先慎曰：乾道本畢作必。今據治要改作畢。

太山不立

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先慎曰：治要歷作措。上無忿怒之毒，○先慎曰：治要毒作志。注云志作下無伏怨之患，○先慎曰：治要注怨舊作愆。改之。上下交順，○先慎曰：乾道本順作撲。盧文弨云：撲凌本作順。今據改。以道爲舍，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韓非子集解 卷八 大體

三六

韓非子集解卷八終

韓非子集解卷九

長沙王先慎

永康陳益標點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儲說。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

○先慎曰。即內儲說下。

七術：一曰衆端參觀，

端。直也。欲求衆

直。必參驗而聽觀也。○先慎曰。注誤。方言十繹未紀緒也。南楚或曰端。引申之。則凡未紀緒皆謂之端。禮記中庸執其兩端。詩載驅序箋。故猶端也。疏並云。端。謂頭緒也。此謂頭緒衆多。則必參觀。否則誠不得聞。而爲臣塞壅矣。若訓爲直。

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

專聽一理必有失。責下不一能則不明

則與下文不合。○先慎曰。責下謂責臣下專司之事。下云責下則人臣不參是也。注未明晰。

五曰疑詔詭使，

疑危而制之。譏詭而使之。則下不敢隱情。○先慎曰。乾道本注詭而下衍同字。今從趙本刪。

六曰挾知而問，

○先慎曰。下文知作智。字同。

七曰倒言反事，

或倒其言。或反其事。則姦情可得而盡。

此七者，主之

所用也。

觀聽不參，則誠不聞，

不參。謂偏聽一人。則誠者莫告。○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弨云。本提行。今據改。

聽有門戶，則臣壅

塞

其聽有所從。若門戶然。則為臣所塞。○先慎曰。拾補壅改壘。盧文弨云。後凡擁字皆本作壘。先慎按趙本注。其作各。

其說在侏儒之夢見竈，侏儒夢竈

言竈有一人燭。則後人不見。此譏靈公偏聽子瑕。○先慎曰。乾道本無在字。顧廣圻云。今本說下有在字。按依句例當補。改從今本。

哀公之稱莫衆而迷。公言謀事無衆

故迷。孔子對舉國盡黨季孫與之同

亂。是一國為一人。公之迷宜矣。故齊人見河伯，齊王專信一人。故被誑以大魚為河伯。

與惠子之言亡其半

也。

惠子言君之謀事有半疑有半。今皆稱不疑。則雷同朋黨。故曰亡其半。此上五說。皆不參門戶之聽。盧文弨曰。注半疑下衍有半二字。

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

叔孫專聽豎牛。故身餓死而二子戮亡也。

而江乙之說判俗也。

判俗不言人惡。故白公得以為亂。○先慎曰。乾道本乙作乞。下同。顧廣圻云。藏本乞作乙是也。先慎案策正作乙。今

據改

嗣公欲治不知，謂不知治之術也。故使有敵。

恐其所貴臣妾擁已。故更貴臣妾以敵之。彼得敵適足以成其朋黨。為擁更甚也。

是以明

主推積鐵之類，

積鐵為室。盡以備矢。則體不傷。積疑為心。盡以備臣。則姦不生。

而察一市之患。

雖一市之人言市有虎。猶未可信。况三人乎。○先慎曰

乾道本注虎上衍之字。今從趙本刪。

參觀一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其

說在董子之行石邑，

董子至石邑。象深澗以立法。故趙國治也。

與子產之教游吉也，

子產教游吉。令法火以殿斷。○先慎曰。趙本

注火誤
仲尼對哀公言隕霜不殺草
故仲尼說隕霜，
以刑賞之柄。故去之。盧文弼
曰。注將行一本有官名二字。
而公孫鞅重輕罪。
公孫鞅以謂輕罪尚不能犯。則
無由犯重罪。故先重輕罪。
是以麗水之金
池不專任

不守，
竊麗水之金。其罪辜磔。猶竊而不止。則有竊而獲免者
而積澤之火不救。
魯之積澤火焚而人
不救。則以不行法

成歡以太仁弱齊國，
成歡以齊王太仁。知其必弱齊國。盧文弼曰。成歡後作謹。荀子解蔽篇作戴謹
顧廣圻曰。說歡作驢。驢歡同字。先慎曰。歡驢謹三字古通用。禮記樂記鼓鞀

慈惠亡魏王。
皮以魏王慈惠。知其必亡其身也。○盧文弼曰。注上
其字一本無。先慎曰。乾道本注脫知字。今從趙本。
管仲知之，故斷死人；

必罰二
嗣公知之，故買胥靡，
嗣公亦知國當必罰。有胥
靡。不用命者戮其尸。

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
謾。欺也。○先慎曰。乾道本用下有也字。顧廣圻云。臧本今本無也字。
先慎案無也字是也。下不用與下輕死句法一律。不當有也字。今據刪。

賞譽厚而信者，下輕死，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
獸鹿唯就薦草。猶
人臣之歸恩厚也。故越王焚

宮室，
焚其室者。欲行賞罰於
救火。以驗人之用命。而吳起倚車轅，
賞移轅者。欲示
其信而不欺也。李悝斷訟以射，
欲人之善
射。故其

韓非子集解 卷九 內儲說上

三

斷訟與善射者理也。

宋崇門以毀死。

崇門之人居喪而瘠。君與之官。故多毀死者也。

句踐知之，故式怒鼃。

句踐知勸賞可以詔人。故式

怒鼃以求勇。○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知下有之字。先慎案有者是也。今據補。注：趙本詔作招。

昭侯知之，故藏弊袴。

○先慎曰：弊今本作蔽誤。拾蠶握鱧而不

厚賞之使人為賞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鱧，是以效之。

惱者。利在故

也。此得利忘難之效也。○俞樾曰：是以效之。當作以是效之。效者。明也。是即指婦人漁者而言。謂厚賞之下。可使人人為賞語。以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鱧明之也。下文云：鱧似蛇。蠶似蠅。人見蛇則驚駭。見蠅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鱧。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為孟賁。是其義也。荀子正論篇。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楊注曰：效。明也。與此文句法正同。今誤作是以效之。舊注。謂此得利忘難之效也。失其解矣。

賞譽三

一聽則愚智不分，

直聽一理。不反覆參之。則愚智不分。

責下則人臣不參，

下之材能一一貴之。則人臣不得參雜。

其說在

索鄭

魏王以鄭本梁地。故索鄭而合之。不思梁本鄭地。鄭人亦索梁而合之。此一聽之過也。

與吹竽，

混商吹竽。是不責下也。故令得參雜。○盧文弨曰：注。混商當是混同。

其患在

申子之以趙紹韓沓為嘗試。

申子為請兵。先令趙紹韓沓嘗韓君。知其意然後說。終成其私也。○盧文弨曰：注。申子為下脫趙字。先慎曰：趙紹韓沓。國策作趙卓韓

故公子汜議割河東，

韓王欲河東以構三國。此非計也。公子汜激君行令。○盧文弨曰：注。韓王欲下脫割字。

而應侯謀弛上黨。

應侯謀上黨。亦非計也。秦王從之。此上二事皆一聽之患也。○先慎曰：注。謀下脫弛字。

一聽四

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
謂人數見於君。或復久待。雖不任用外人。則謂此得王之意。終不敢為姦。如鹿之散。○顧廣圻曰。姦則鹿散。四字為一句。

使人問他，則不鬻私。
謂使此雖知其所為。陽若不知。更試以他事。或問之他人。不敢鬻其私矣。鬻猶售。是以龐敬還公大夫

龐敬使市者不為姦。
故還大夫而警之。而戴謹詔視軛車，
戴謹欲知奉筭者。更使視軛車。周主亡玉簪，
周主故亡玉簪。以求神明之警也。

商太宰論牛矢。
太宰詭論牛矢。以求聽察之名也。

詭使五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
挾己所智而有所問。則雖不智者。莫不皆智也。○趙用賢曰。言挾己之智而問。則自多其智。故不智者。反得以用其欺。是不若深知一物。則智有所積。而衆隱皆變為顯也。乃與下事相合。

深智一物，衆隱皆變，
於一物智之能深。則衆隱伏之物。莫不變而露見。○先慎曰。乾道本注於下有伏字。今從趙本刪。

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爪也。
握爪伴亡。以驗左右之誠。故必南門而三鄉得。
必審南門之牛犯苗

而三鄉之犯者。皆得其情實。○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必下有警字誤。周主索曲杖而羣臣懼，
私得曲杖。羣臣聳懼。卜皮事庶子，

使庶子愛御史。便得彼陰懼也。○盧文弨曰。注。陰情譎陰懼。先慎曰。事當作使。下文卜皮為縣令。其御史汙穢而有愛妾。卜皮乃使少庶子伴愛之。以知御史陰情。正作使字。注。作使庶子是也。謂愛御史亦誤。卜皮使庶子伴愛御

史之愛妾。非愛御史也。下說注同誤。

西門豹詳遺轄

謀遺其轄。欲取清明之稱也。○盧文弨曰。注詳譌作謀。顧廣圻曰。說詳作伴。詳伴同字。

挾智六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

倒錯其言。反為其事。以試其所疑也。

故陽山謾膠豎，

偽謾膠豎。知君疑也。○先

慎曰。乾道本膠作膠。顧廣圻云。陽山當倒。詳後。藏本今木膠作膠。先慎案膠字是。下文亦作膠。此誤。今據改。

淖齒為秦使，

詐為秦使。知君惡己。

齊人欲為亂

伴逐所愛。令君知而不疑。

子之以白馬，

謬言白馬。以驗左右之誠。

子產離訟者，

分離訟者。便得兩訟之情。

嗣公過關市。

知過者之輸金。便得聽察之稱。○先慎曰。注聽字當作明。下文而以嗣公為明察是其證。

倒言七右經

一，
○盧文弨曰。凌本作傳一。下做此。

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

○先慎曰。雜四篇無專字。

侏儒

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

○先慎曰。乾道本踐作踐。盧文弨云。賤凌本作踐。先慎案作踐是。今據改。雜四篇作淺亦誤。

公曰

：『何夢？』對曰：『夢見竈，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

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

當也。言一物不能蔽。日之光也。人君兼燭一國，○先慎曰：乾道本國下有人字。盧文弼云：凌本無下人字。先慎案人字涉下文而衍。雖四篇無人字是其證。今據刪。一

人不能擁也。一人不能擁君之明。○顧廣圻曰：擁當作擁。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燭焉，

則後人無從見矣。一人燭則蔽竈之光。故後人不可見之燭。然也。○先慎曰：注之燭當作燭之。今或者一人有燭君者乎？此

彌子瑕專擁蔽君之明也。○先慎曰：乾道本注也。作乎。盧文弼云：一本無上者字。注乎字譌。本作也。今據改。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舉事不與衆謀者必迷惑。今寡人舉事

，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何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故下有何字。今據補。孔子

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一人知之。一人不知。則得再三詳議。如是者

，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

國盡化為一。舉國既化為一。則不得論其是非也。○先慎曰：趙本注不作安。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

境內之人。亦與季孫為一。故問之無益。○先慎曰：乾道本猶下有之人二字。顧廣圻云：藏本無人字。今本無之人二字。先慎案之人二字涉上文而衍。今據刪。一曰：『○顧廣圻曰：按一曰者。劉向敘錄時所下

校語也。謂一見於晏子春秋。其所曰者如此。凡本書一曰皆同例。晏嬰子聘魯，○盧文弼曰：凌本無嬰字。哀公問曰：『語

曰：「莫三人而迷，」舉事不與三人謀。必知迷惑也。○先慎曰。注知字衍。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

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

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

，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先慎曰。謂衆口同聲也。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

。安得三哉！」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先慎曰。御覽八百八十二引大作水。王何不試與之遇乎？

臣請使王遇之。」乃爲壇場大水之上，○先慎曰。乾道本乃作過。拾補作乃。盧文昭云。乃字脫。張本有。顧廣圻云。藏本遇作乃。今本無

俞樾云。上遇字當作與。上文云王何不試與之遇乎。故此云臣請使王與之遇。乾道本作遇之。遇。傳寫誤耳。藏本改下過字爲乃字。屬下讀。趙本並刪乃字。均非其舊。先慎案下過字爲乃字之譌。乃與迺同。爾雅。迺也。俗作迺。與迺字形相近。乾道本因譌作過。趙本從而刪之。惟道藏本張本不誤。讀當於之字絕句。迺字屬下讀。請使王遇之。

使字即有與之意。既言使。不得復言與。且下文爲壇場大水之上。上無迺字。則文氣不接。俞說非也。御覽引正作乃。今

據改。而與王立之焉。有閒，大魚動，因曰此河伯，直信一人言。張儀欲以秦

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齊荆偃兵，以齊荆爲援。則秦韓不敢加兵。故兵可偃也。二人爭之，

羣臣左右皆爲張子言，而以攻齊判爲利，而莫爲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爲不可，攻齊判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慎曰。言字不當有。涉下文而衍。

『先生毋言矣！攻齊判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爲然。』惠子因說不可

不察也。夫齊判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爲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

判之事誠不利，○先慎曰。乾道本下有可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可字。今據刪。一國盡以爲利，何愚者之衆也

？凡謀者疑也，有疑然疑也者，誠疑，以爲可者半，以爲不可者半。誠若

有疑。則半可半不可。今一國盡以爲可，是，王亡半也。無致疑之人。故亡其半。劫主者，固亡其半者

也。無人致疑。則大盜得恣其謀。田成趙高成其篡殺者。無人疑故也。○先慎曰。乾道本纂上有言字。今依趙本刪。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

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

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爲爾請之矣，使

爾佩之。壬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豎牛曰：『壬固已數見於君矣，』

○先慎曰：乾道本壬上無豎牛曰三字。顧廣圻云：今本有豎牛曰三字。

●今依補。

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

而殺壬。壬兄曰丙，豎牛又妒而欲殺之。叔孫爲丙鑄鐘，鐘成，丙不

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爲請，又欺之曰：『吾已爲爾請之矣。』

○先慎曰：乾道本已爲二字作以字。顧廣圻云：藏本以上有爲字。今本作已爲。先慎案此典上文吾已爲爾請之矣句法一律。作已爲者是也。御覽五百七十五引正作已爲。今據改。使爾擊之。丙因

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

一年，豎牛爲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

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

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

因不食而餓死。○先慎曰：乾道本無因字。死作殺。盧文弨云：殺一本作死。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不上有因字。今據增改。叔孫已死，豎牛因不

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
○先慎曰：事見左昭四年傳。彼言仲壬奔齊。此謂孟丙。左氏記當時事。韓子傳聞。故不相符。

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爲人僂，此不參之患也！

江乙爲魏王使荆，
○先慎曰：乾道本述上。今從趙本提行。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王之

國俗曰，一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

之。』然則若白公之亂，得庶無危乎？
不言人惡。則白公得成其姦謀。故危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無庶字。楚策云：得無遂乎

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
有惡不言。何跟之有。

衛嗣君
○先慎曰：君當作公。嗣公衛平侯之子。秦貶其號爲君非。此書未入秦作。必不從秦所貶爲稱。且上經嗣公欲治不知。不作君是。君當爲公之誤。荀子王道篇注引此正作公。重如耳，

愛世姬，
○顧廣圻曰：荀子注引世作泄。按世泄同字。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己也，
○先慎曰：荀子注引壅作雍。古字通。乃

貴薄疑以敵如耳，
○先慎曰：乾道本敵下有之字。盧文昭云：之字衍。凌本無。先慎案張榜本無。荀子注引亦無之字。今據刪。尊魏姬以耦世姬

，
○先慎曰：荀子注魏姬作魏妃。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

不使賤議貴，
賤不得與貴議也。○先慎曰：此謂賤不得嘗議貴者也。舊注誤。下必坐上，
下得罪。必坐於與上議也。○盧文昭曰：凌本作下僂上。但注不如此。先慎曰：必

字衍文。賤議貴。下坐上。均承上。夫不使來坐。即商君告坐之法。不使下坐上者。不使下與上告坐也。八說篇明君之道。賤得議貴。下必坐上。不待勢重之鈞也。此與八說相反。故云不使賤議貴。下坐上。凌本不知必字之誤。而改必坐爲偏。得其意而失其真矣。
注不可讀。盧氏據之亦非。
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
正可相與議。則是益

樹壅塞之臣也。
兩受共謀爲壅更甚。此嗣君不得術。
○盧文弨曰。注兩愛共謀。愛譌受。
嗣君之壅乃始。
乃自此始。

夫矢來有鄉，
鄉。方也。有。來從之方。則積鐵以備一鄉；
謂聚鐵於身。以備一處。即甲之不全者也。矢來無鄉，則

爲鐵室以盡備之，
謂甲之全者。自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

，此以盡敵之無姦也。
言君亦當盡敵於臣。皆所防疑。則姦絕也。○先慎曰。趙本注所下有以字。盧文弨云。注以字衍。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
顧廣圻曰。魏策恭作恭。姚校云。孫作恭。按恭字是。新序亦作恭。下文有龐敬縣令也。當是一人。先慎曰。事類賦二十引恭作共。古字通用。謂

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
○先慎曰。御覽一百九十一

又八百二十七八百九十一。事類賦二十引不信二字並作不。下同。『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

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

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

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先慎曰：事類賦引見作入。

二，董闕于爲趙上地守，

○先慎曰：藝文類聚九。又五十四。御覽卷六十九。又六百三十八。引闕作安。案二字古通。說見難言篇。

行石邑山

中，見深澗峭如牆，

○先慎曰：各本見深澗作淵深。今據藝文類聚御覽引改。

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

○先慎曰：藝文類

聚御覽引無旁字。

曰：「人嘗有入此者乎？」

對曰：「無有。」

曰：「嬰兒盲聾

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

○先慎曰：各本盲作癡。今據文選水明九年條秀才文注引改。續文類聚御覽引盲作狂亦誤。

對曰：「無

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

○先慎曰：藝文類聚引牛上重有字。案有富爲曰之譌。此脫。上文正有曰字。卽其證。藝文類聚上曰字亦作有。

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太息曰：

○先慎曰：拾補太作大。

「吾能治矣！使吾法

之無赦，

○先慎曰：乾道本法作治。盧文弨云：治。張浚本作法。顧廣圻云：藏本治作法。王渭云：文選注引作吾法無赦也。先慎案藝文類聚御覽引並作法。今據改。

猶入澗之必

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爲不治？」

○先慎曰：各本句末有之字。盧文弨云：文選注引句上有又字。無之字。先慎案藝文類聚引亦無之字

刪。今據

子產相鄭，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病將死，謂游吉曰：

「我死後，子必用鄭，

必以嚴莅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溺；

○先慎曰：乾道本無故字。盧文弨云

• 故字脫。藏本有。先慎案此與上文句法一例。有故字是。今據增。

子必嚴子之形，

○先慎曰：乾道本刑作形。顧廣圻云：今本形作刑。案當作刑。下同。今據改正。

無令溺

子之懦！」故子產死，

○盧文弨曰：故字衍。

游吉不忍行嚴刑，

○先慎曰：乾道本作游吉不肯嚴刑。盧文弨云：張凌本作游吉不忍行

嚴刑。今據改。

鄭少年相率為盜，處於藿澤，

○盧文弨曰：今左傳作萑苻之澤。唐石經初刻萑作藿。李義山詩直是藿藿莆。萑乃藿之省文。先慎曰：詩小弁

萑藿淠淠。韓詩外傳作藿。是藿為今文。萑為古文也。

將遂以為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剋

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

○王先謙曰：此所謂不修春秋也。

「冬十二月實霜不殺

菽。」

○顧廣圻曰：春秋經傳公三十三年菽作草。先慎曰：菽當作草。下云草木猶犯干之。承此而言。明菽為草之譌。周之十二月。即今之十月。不應有菽。且菽亦不得言可以殺也。前經注引正作草。明注所據之本尚

未誤

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

，桃李冬實。

○顧廣圻曰：藏本桃作梅。按春秋經云：李梅實。

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

！」
人君失道。人臣凌之者宜。○盧文弨曰：藏本人君作君人倒。

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先慎曰：初學記二十引刑字在者字下。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

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灰塵播揚。善掩翳人也。○先慎曰：初學記引播作燔。掩人人必

怒，怒則鬪，鬪必三族相殘也。因鬪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

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

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也。○先慎曰：行之所易。即去其所易也。行。猶去也。之。猶其也。下公孫鞅章正作去其所易。離。讀爲罹。一曰：殷

之法，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

，古人何太毅也！』毅。酷也。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

，不關所惡，古人以爲易，故行之。』○先慎曰：不關所惡。謂不入斷手之法也。書大傳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注。關。猶入也。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爲將行，將主行道之人。以爲行位。

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爲有智，而使公

爲將行，○先慎曰：依上文智下脫能字。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

治，有威足以服之人，○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之字誤。依下句此當衍人字。而利足以勸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之誤人。

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言在客之少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

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為卿

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得作能誤。何故而不治！」公孫鞅

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先慎曰：乾道本無重罪二字。顧廣圻云：今本者上有重罪二字。先慎案重罪二字

與下小過相對。今本有是也。今依增。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

，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今重罪輕。輕罪避。故

能無罪。而不生亂也。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不

輕。自然無重罪也。○俞樾曰：不至當作不生。言犯輕罪者不得生也。商子說民篇曰：輕者不生是其證。是謂以刑去刑。』以輕刑去重刑。

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

甚衆，壅離其水也，又設防禁遮擁。令人離其水也。○顧廣圻曰：離讀為離。俞樾曰：此言辜磔其人。而棄尸於水之中流。為積尸壅遏。遂至分流。是謂壅離其水。極言辜磔者之多。

也。據下文云。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又曰。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爲也。並無設禁遮擁。令人離水之義。且設禁遮擁。令人離水。而猶竊金不止。則是設禁之未善。與下文不必得。及知必死之意不相應矣。顧氏讀離爲離。此亦不得其解。而強爲之辭。先慎曰。兪說是。采金之禁。得謂獲其人也。而輒辜磔於市。而猶則也。

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
言犯罪者。不必一一皆得。而有免脫者。則人幸其免脫而輕犯重罪。故今有於此

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爲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爲

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

爲也。
○盧文弨曰。凌本則字作雖予之三字。疑以意改。王先謙曰。不必得三字當在也字下。文誤倒耳。天下上奪有字。以文義釋之如此。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
火勢兩靡。故曰倚也。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救

火，
○先慎曰。乾道本趣作輒。火下有者字。兪樾云。輒當作趣。者字衍文。上文云。魯人燒積澤。所謂火田也。哀公實親在其間。及火南倚。將燒國。故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也。趣誤作輒。蓋以形似之故。又因下文

三言救火者。而亦衍者字。於其義愈晦。並輒字之誤。莫之能正矣。先慎案趙本輒作趣。藝文類聚八十御覽八百六十九初學記二十引並作趣。無者字。今據改。左右無人，盡逐獸

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

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

以賞，○先慎曰：事急不及以賞。謂事急不及與賞也。詩江有汜擊鼓桑柔。儀禮鄉射禮大射儀箋注並云：以。猶與也。藝文類聚御覽引賞作罰。是不知以有與義而妄改。下云請徒行罰。則此何得謂事急不及以罰乎。

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罰。○先慎曰：乾道本罰作賞。顧廣圻云：賞當依馮氏舒校改作

罰。先慎案藝文類聚御覽引

並作請徒行罰。今據改。

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

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先慎曰：趙

本令下未遍作令未下遍。藝文

類聚初學記引正作令下未遍。

成驩謂齊王曰：

○顧廣圻曰：荀子解蔽篇。楊注引此成作戴云。蓋為唐鞅所逐奔之齊也。今按此非一人。楊說附會失之也。

『王太仁，太不忍

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

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

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

人？』○王涓曰：安下當有所字。

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

，則大臣無重，

太仁則縱之驕奢。不修德義。衆必輕之。故威不得重也。○先慎曰：此謂齊王不裁抑薛公。則大臣得無重乎。無猶得無也。古書多如是。士喪禮筮宅辭曰：無有後艱。鄭注得無後

將有艱難乎。又卜葬日辭曰：無有近悔。鄭注得無近於咎悔乎。是其證。韓子一書皆不欲大臣重於君。故孤憤一篇。則曰人主愈弊。大臣愈重。再則曰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權即重也。（說見說難篇。）又曰：禹乘之患。大臣太重。此即其義。注謂威不得重。失其旨矣。下文云：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者。即八姦篇所謂爲人臣者。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則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之意。太不忍

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

；兵弱於外，政亂於內，

○先慎曰：趙本內作外誤。

此亡國之本也。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

○盧文弨曰：藏本作問。

對曰：『

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

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

『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與，則不待有

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

○先慎曰：上兩卜字。今局本均作十誤。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

：『布帛盡，則無以爲幣；

○先慎曰：各本幣作蔽。御覽五百五十五。又六百四十一八百二十引並作幣。今據改。

材木盡，則無

以為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

衛嗣君之時，○先慎曰：君當從經作公。說見上。有胥靡逃之魏，因為襄王之后治病。魏襄王之后也。○顧廣

折曰：未詳。宋衛策無此句。餘亦多不同。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

乃以左氏易之。左氏都邑名也。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

』○先慎曰：乾道本胥靡上無一字。盧文弨云：藏本有。先慎案箴作贖一胥靡。是有一字是。今據增。王曰：『非子之所知也。』○顧廣圻曰：王當從宋衛策作君。

夫治無小而亂無大，若不治小者。則大亂起也。法不立而誅不必，當誅而不誅。故曰不必也。雖有十左氏

，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

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徒獻胥靡。不取都金。○先慎曰：乾道本注獻下有雖字。今據趙本刪。

三，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為道，利器

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先慎曰。若如同義。如字涉上文而行。猶獸鹿也，唯

薦草而就。獸鹿就薦草。入臣歸厚賞。故賞罰之利器。不可示於人也。

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先慎曰。乾道本種上有文字。盧文弼云。凌本無文字。先慎案藝文類聚五十四又八十御覽六百三十八引無文字。今據刪。『吾欲伐吳

，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先慎曰。乾

道本無知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欲下有知字。先慎案藝文類聚御覽引有知字。今據補。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

之。○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人。作民。下同。之。作火。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先慎曰。趙

者死。當作死者。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先慎曰。各本無之字。據藝文類聚引增。盧文弼云。

本降北作北降。諛倒。人之塗其體被濡衣而走火者，○先慎曰。各本無之字。據藝文類聚引增。盧文弼云。走張凌本作赴。先慎案御覽引亦作赴。藝文類聚仍作走

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吳起爲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

田者；言小亭能爲田者害。政當去之。○盧文弼曰。注。政。或是故。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亭小故也。○盧文弼曰。甲兵藏本倒。於是

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先慎曰：事類賦十六引倚作徙。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

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遂賜之如令。○先慎曰：各本無於字。案與上文

本遂作遷。御覽二百九十六百三十八引遷作遂。今據改。俄又置一石赤菽於東門之外，○先慎曰：各本無於字。案與上文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文法一律。

此脫於字。御覽引有。今據補。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

徙之，乃下令曰：○先慎曰：各本令下有大夫二字。案此涉下文而衍。御覽二百九十六及七百七十五八百四十二初學記二十七引並無此二字。今據刪。『明日且

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上宅。』○先慎曰：各本宅上無上字。案上文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

賜之上田上宅。句法一律。此不當省。御覽事類賦引並有上字。今據補。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先慎曰：藝文類聚五十引。人。作民。下同。乃下令曰：

『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的所射質。○先慎曰：藝文類聚引的作狗。中之者勝，不中者負

。』令下而人皆疾習射，○先慎曰：疾讀爲亟。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

人之善射也。○先慎曰：各本射上有戰字。顧廣圻云：戰射當作射戰。先慎案戰字涉上文而誤衍。藝文類聚引無戰字。今據刪。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爲慈愛於親，舉以爲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爲愛之也，而尙可以

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君而無賞。則功不立。

越王慮伐吳，慮。謀也。○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依趙本提行。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鼃，乃爲之式。

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氣故也。』○先慎曰。御覽九百四十九引氣作勇誤。下文正作

氣。明年之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先慎曰。趙本明年下無之字。由此觀之，譽之足以

殺人矣。譽於勇。則人以頭獻。○先慎曰。乾道本譽作毀。顧唐圻云。藏本今本毀作譽。按當作敬。形近之誤。上文云。奚敬於此。先慎案顧說非也。毀乃譽字之譌。注不誤。御覽四百三十七引正作譽。今據改。

一曰，○先慎曰。乾道本提行。今依趙本。越王句踐見怒鼃而式之。御者曰：『何爲式？』

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士人聞之曰：『鼃有氣，王猶

爲式，況士人之有勇者乎？』○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盧文弼云。脫。藏本有。今據補。是歲，人有自剄死以

其頭獻者。剄。割也。○先慎曰。此謂人有以自剄之頭獻者。故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先慎曰。乾道本越作曰。吳作晉。今依張榜本趙本

改 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
火雖殺人。赴之必得賞。故赴之不懼也。○先慎曰：民當作人。注不誤。 臨江

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

賞在兵也。
○盧文弨曰：頭一本作頸。○顧廣圻曰：助當作勸。虛進賢者。但不賞故也。○文弨曰：注但下脫君字。先慎曰：注所下脫以字。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

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

明主之愛一嘔一笑，
必憂其不善。勸其能善。不妄爲也。 嘔有爲嘔，而笑有爲笑，今夫袴豈特

嘔笑哉！
嘔笑尙不妄爲。况弊袴豈可以無功而與也。 袴之與嘔笑，相去遠矣。
○先慎曰：各本無相去二字。今據御覽三百九十二六百三十三引補。

吾必待有功者，故藏之，未有予也。』
○先慎曰：各本放下有收字。御覽無。今據補。

鱣似蛇，
○盧文弨曰：已見前說林下篇。此重出。先慎曰：此條見之於經說林。誤重。 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

，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鱣，
○先慎曰：說林握作持。 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爲

賁諸。
鱣蠶有利。故人握拾皆有賁諸之勇。○先慎曰：乾道本賁諸作孟賁。注同。案經及說林下篇。並作賁諸。明孟賁爲賁諸之誤。今依張榜本改。御覽八百二十五九百三十三引正作賁諸。又案張榜本依說林刪。

賁諸。
明孟賁爲賁諸之誤。今依張榜本改。御覽八百二十五九百三十三引正作賁諸。又案張榜本依說林刪。

則忘其所惡五
字不可從。

四，魏王謂鄭王曰：○先慎曰。鄭卽韓也。說見說林上。『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

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

：『先慎曰。乾道本公上無鄭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公上有鄭字。今據補。』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爲故魏。先』

慎曰。張榜本魏作梁。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

以數百人。廩給。○先慎曰。御覽五百八十一引粟食與三百人等。北堂書鈔一百十引與此同。宣王死，湣王立，○先慎曰。御覽引湣

與此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

其善者。』田嚴對曰：○先慎曰。御覽引嚴作嚴。『一一而聽之。』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疑已外

市也，爲外請兵取其實利。故曰市。○先慎曰。乾道本疑上有欲字。盧文弨云。下欲字張本凌本皆無。今據刪。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沓

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許不之貌。必有變動。可得而知。故曰動貌。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

趙之功。既爲之請。若許其恩固以成。不許終以爲之請矣。亦不敢許其恩固趙之功也。

三國至。韓王謂樓緩曰：○盧文弼曰。此見秦策。三國攻秦入函谷。秦王謂樓緩曰云云。下公子池作公子池。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國下有兵字。此韓即函之譌。又脫谷字耳。

先慎曰。顧說是。張本自三國以下均脫。『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講。謂有急且與之。後寧將復取。事疑存終。反復若講論。故曰講。○先慎曰。策高注。講。成也。案春秋時人謂之成。戰國時人謂之講。其義一也。春秋時多背成。與戰國時多反復。皆事後變計。不可謂講字本有是義。說文。講。和解也。法說非。

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而告之。對曰：『

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

，吾特以三城送之。三國自去。又與之城。是徒以三城爲送。此悔之辭。不講，三國也入韓，則國必大

舉矣。○顧廣圻曰。策云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必大悔！王曰：『不獻三城也。』若不講之。三國入而韓必大舉。王必

悔曰。不獻三城之故也。○盧文弼曰。下王字衍。注三國下脫入字。悔曰下脫吾字。凌本皆有。顧廣圻曰。王當作之。先慎曰。盧說是。玩法說則所見之本。尙無王字。注入字趙本亦脫。臣故曰：『王

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爲我悔也，○盧文弼曰：策作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

，無危乃悔，寡人斷講矣。』言講事斷定。○盧文弼曰：無危舊倒講。先慎曰：策作無爲咸陽而悔也。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內，因梁鄭，○先慎曰：梁鄭即魏韓。所

以未王者，趙未服也。施上黨，在一而已，廢上黨。稟一郡而已。以臨東陽，則邯鄲

口中虱也。以守上黨之兵臨東陽，則邯鄲危如口。中虱也。○先慎曰：口即圖之古文。王拱而朝天下，○先慎曰：拱，拱手。後者以兵中

之。中傷也。然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施之而不聽，奈何？』今上黨既安樂

而其處又頹劇。雖欲施之，恐王不聽。王曰：『必施易之矣。』謂移易其兵。以臨東陽，吾斷定矣。○顧廣圻曰：易字當衍。施即易也。不容複出。謂以地易上黨。舊注

全誤

五，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公大夫亦遣爲市。立有間，

無以詔之，卒遣行。不測其由也。市者以爲

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大夫雖告以不命復，亦不信。故不敢爲姦。○盧文弼曰：注復字藏本作反。凌本作返。先慎曰：御覽引注

復作彼是也。

戴驩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韞車至李史門者，謹爲我

伺之，』

○盧文弨曰：荀子解蔽篇注引韞作輜。下同。伺作司。古字。

使人報曰：

○盧文弨曰：荀注人作者。

『不見韞車，見有奉

筓而與李史語者。有間，李史受筓。』

遣伺輞車。故實奉筓。本令伺奉筓。彼當易其辭。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

間，周主曰：『吾知吏之不事事也，

不事於臣之事也。○先慎曰：乾道本知作之。顧廣圻曰：今本上之字作知。按依下文當作知。先慎案北堂

書鈔一百二十七引正作知。今據改。

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

皆聳懼，以爲君神明也。

商太宰

○顧廣圻曰：上文云戴驩宋太宰六微篇同。說林下篇宋太宰貴而主斷。與此皆一人。商宋也。

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

『何見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

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誡使者，無敢告

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誚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

○先慎曰：屎

經作矢是也。御覽八
百二十七引正作矢。
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
○先慎曰。悚懼其所。即悚懼其知也。下文吏

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懼其所。即悚懼其明察也。所字即承上爲義。禮記哀公問今之君子。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
不以其所。鄭注。所。道也。孔疏言不以道而侵民。求其所得。必須稱己所欲。不用其養民之道。是句末所字承上文
爲義之
證。

六，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
○先慎曰。御覽三百七
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

而效之。
○先慎曰。意林作左右而取備之。元
昭侯以此察左右之不誠。
○先慎曰。御覽三百七

之下有臣字。誠作割。盧文弨云。以下脫此字。張本有。臣。藏本作誠。不下誠字衍。顧廣圻云。藏本臣作誠。是
也。今本割作誠。按誠不句絕。不否同字也。割字當衍。今本所改誤甚。俞樾云。割字涉注文而衍。顧氏已訂正矣。
願以誠不句絕非也。誠不當作不誠。注云割爪不誠。則所見本未倒也。下文云。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注云僞報
有白馬者。是不誠信。正與此一律。先慎案割字張榜本作誠是也。上臣作藏本誤作誠耳。臣字當衍。盧顧誤從藏本。
故於下不誠二字未誤之張本而反訾之。俞氏止知顧氏讀誠不之非。而不審張本作不誠之是。亦未見其能擇善而從也。
御覽引作以此察左右之不誠是其證。今據刪改。意林作以此察左右之虛實。亦有此字。虛實。即不誠也。明爲馬氏所
改。

韓昭侯使騎於縣，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趙本提行。昭下無侯字
使者報，昭侯問
○盧文弨

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
○盧文弨

有之
字。

韓非子集解 卷九 內儲說上

二九

？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

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固有令，』○先慎曰：乾道本令下有入字。顧廣

折云：今本無入字。先慎案入字涉上文而衍。

今據刪。固字藏本作同。趙本作國並誤。而吏不以爲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

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

，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懼其所，

而不敢爲非。

周主下令索曲杖，○先慎曰：白孔六帖十四引主作王。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

，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曲杖甚易也，而吏

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吏乃皆悚懼其

所，以君爲神明，○先慎曰：此當作吏乃以君爲神明。皆悚懼其所。文義乃順。後人不明所字之義。因移以君爲神明於所字下失之。上文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又以韓昭侯爲

明察。皆悚懼其所。

句法一例是其證。

卜皮爲縣令，其御史汙穢而有愛妾，○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史作吏。下文同。按吏字誤也。韓策云：安邑之御史死。

使少庶子佯愛之，佯愛御史。○盧文弨曰：注下似當有之妾二字。先慎曰：上經注云：使庶子愛御史。亦無之妾二字。是注本作愛御史也。其誤已詳上經注下。

史陰情。

西門豹爲鄴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之，而得之

家人屋間。○先慎曰：此下疑有脫文。上經注云：欲取清明之稱也。當本此下說。

七，陽山君相謂，聞王之疑己也，乃僞謗樛豎以知之。樛豎王之所愛。令僞謗之。必慎而言王之疑己

也。○盧文弨曰：注令當作今。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謂作衛。按謂當作韓。陽山當作山陽。戰國韓策有或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云云可爲證。樛豎亦韓人。本書說林上及雜一篇皆云韓宣王謂樛留也。今本輒改爲衛謬甚。

淖齒聞齊王之惡己也，乃矯爲秦使以知之。王既不疑秦使。必以情告。○盧文弨曰：藏本齊下有文字。或滑作汝而脫其旁。

先慎曰：乾道本重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不重也字。先慎案也字不當重。今據刪。張榜本此接前下不提行誤。

齊人有欲爲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王知逐所愛。則不疑其爲亂也。○俞

樾曰：此本作令王知之。走字衍文也。舊注於上經云：佯逐所愛。令君知而不疑。令君知。即令王知也。可證舊本之無走字。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

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信。○顧廣圻曰：藏本

作誠信不。按此當作誠不。舊注誤。先慎曰：以此知

左右之不誠信。語極明顯。不當倒不字。顧說非。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謂得以此言以告彼。彼言以

告此。則知訟者之事實。○盧文弨曰：倒

字。後十一卷中作到。乃古字。此亦當同。

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先慎曰：意林因事關市，以金與

關吏，乃舍之，○盧文弨曰：與字衍。意林作因以金與關吏。乃翦截成文。吏荀子王制注引作市。後亦同

金與關吏句。關市蓋關吏之從者。與吏有別。以情事論苛難之事。吏不便自為之。故知有別也。此人偽事

關市。因緣得通關吏。而與以金。文自明顯。後人失其讀耳。先慎曰：荀子注作賂之以金。亦非元文。

關吏曰：『某時有客過而所，』○王

○先慎曰：拾補為改為謂。顧廣圻云：荀子注引為作謂。先慎

與汝金，而汝因遺之。』○盧文弨曰：荀關市乃大恐，○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

而以嗣公為明察。○顧廣圻曰：此下今本有右傳二字誤。乾

道本藏本皆無。後各卷同。此說也非傳。

韓非子集解卷十

長沙王先慎

永康陳益標點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爲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

外爲用，內外爲用，則人主壅，○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內外等用四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今據增。其說在老聃之

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鬻懷刷，○先慎曰：張榜本趙本刷作尉。盧文弨云：藏本作刷。凌本同。北齊書顏之推傳觀

我生賦云：祗夜語之見疑。寧懷刷之足恃。夜語當亦本此。今此作久語。未定孰是。刷本作刷。則尉字爲誤明矣。顧廣圻云：以下當有故字。主當作富。見下文。刷。今本作尉誤。說文刷本作刷。云拭也。蓋巾帨之屬。可用以拭。俞樾云：按顏賦疑古本韓子久語作夕語。古人朝見謂之朝。夕見謂之夕。

其患在胥僮之諫厲公，○先慎曰：乾道本諫作權。顧廣圻云：今本權作諫。按有此誤。未詳。先慎按下文

胥儻長魚矯諫曰。又諫曰。諫字兩見。作諫者是。改從今本。

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

權借一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

○先慎曰：臣上故字衍。

是以姦臣者

，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

人之夫妻禱祝也。

○先慎曰：乾道本夫妻作妻夫。盧文弨云：夫妻當倒。今從張本與後文同。先慎按張榜本亦作夫妻。今據改。

故戴歇議子弟，

而三桓攻昭公；

○先慎曰：攻。張榜本誤作公。

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

○顧廣圻曰：說黃作瑣。按黃瑣同字。

太宰嚭說大夫種，大成牛教申不害；

○盧文弨曰：韓策史記趙世家漢書古今人表俱作大成。午。此牛字譌。後同。先慎曰：成史作戊。通志氏族

略。謂大戊氏。晉公子大戊之後。或謂殷大戊後。案徐廣史注云：戊一作成。與韓策及本書合。則作戊者形近而誤也。路史後紀十注又作邨。古字通。

司馬喜告趙王，

○先慎曰：策喜作意。

呂倉規秦楚；

○先慎曰：下作秦荆。本書荆楚並用。

宋石遺衛君書，白圭教暴譴，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

夷射誅，○先慎曰。門人當作門者。濟陽自矯而一人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誅，○先慎曰。乾道本

無誅字。顧廣圻云。臧本同。今本此下有誅字。按脫一字。未詳。爰袁同字也。先慎按下文。司馬喜與季辛惡。因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為季辛也。因誅之。明此脫誅字。今依補。鄭袖言惡臭而新

人臲，費無忌教邾宛而令尹誅，○先慎曰。忌。下說作極。左昭十五年傳作極。史記侯表楚世家子胥傳。呂覽慎行篇。淮南人間訓。吳越春秋作忌。極忌聲近通用。

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故燒芻廩而中山罪，○先慎曰。下廩作廩。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先慎曰。乾道本尸作市。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市作尸。按句有誤。先慎案尸字不誤。尸。主也。其尸主之。謂其君主之也。下云國害。則

省其利者。即指君言。今從藏本今本改。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

，臣害則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黍種貴而廩吏覆，是以

昭奚恤執販茅，而不僖侯譙其次，○顧廣圻曰。藏。今本無不字。按依說當作昭。文公髮繞炙，而穰

侯請立帝，

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廐爭，而哀公果遇賊；田常闕止戴驩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先慎曰：田當下說作田恆。後人避諱改也。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先慎曰：淫，亂也。靡，非也。人主之察既亂，則舉事皆非。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

先慎曰：此言人主不明敵之所務，則敵得以廢置我之人才矣。
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

而干象沮甘茂；是以子胥宣言而子常用，內美人而虞虢亡，○先慎曰：趙本無宏字。盧道本宣下有王

佯遺書而萇宏死，○先慎曰：趙本無宏字。盧文昭云：宏字脫。張本有。用雞豕而鄭桀

盡。○先慎曰：桀一本作傑。盧文昭云：傑張本作桀。後同。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僞得，其說在秦侏儒

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龔鄴，而嗣公賜令蒞，○先慎曰：說作蒞。

廟攻。○先慎曰：趙本作廟攻七。盧文弨云：此承上參疑廢置爲言。故不在六微中。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此下有七字誤。先慎案經既明言六微，則不應有七字。此接上文而來。並不應另標廟攻二

字 右經

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

魚。○先慎曰：老子云：魚不可脫於淵。文昭云：凌本連上是。今據改。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

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爲德；君先見所罰，則臣

鬻之以爲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先慎曰：喻老篇。國作邦。此作國。漢人改也。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與故作故與誤。先慎曰：久當作夕。下同。說見上。懷左

右刷，則左右重。

○先慎曰：張榜本趙本刷作尉誤。下同。說見上。

久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

○顧廣圻

曰：此下當有取重二字。

況於吏勢乎，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

○先慎曰：一本不提行。盧文弨云：本提行。

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

敵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

。』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

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間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

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

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

○先慎曰：事見左成十八年傳。

州侯相荆，貴而主斷，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曰：『無有。』

如出一口也。

燕人惑易，故浴狗矢。

○先慎曰：乾道本惑易作無惑。案無惑則不浴矣。下文公惑易也。明無惑乃惑易之譌。今據張榜本改。此條舊連上。今提行。

燕人其

妻有私通於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

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

也。』○顧廣圻曰。四字爲一句。因浴之以狗矢，一日，燕人李季好遠出，○先慎曰。乾道本重好字。顧廣圻云。藏

本今本不重好字。先慎案藝文類聚十七御覽三百九十五及四百九十九引不重好字。今據刪。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至，○先慎曰。乾道本至作之。顧廣圻云。今本之

作至。按句有誤。先慎按季好遠遊。今不期而返。出家室意計之外也。作至字是。改從今本。御覽四百九十九引作李季至。三百九十五引作季忽歸。藝文類聚作季至皆非元文。不足據。士在內中，妻

患之。其室婦曰：○先慎曰。藝文類聚引無中字。其室婦曰作妾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

不見也。』○先慎曰。御覽引公子作士。下同。佯作陽。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

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趙本皆下有曰字。藝文類聚御覽引並有曰字。今據補。季曰：『吾

見鬼乎？』婦人曰：『然，爲之奈何？』曰：『取五牲之矢。』一云屎。○先慎曰。乾道本性作

姓。虞文昭云。姓一作牲。藏本作牲。似牲之譌。先慎案御覽引正作牲。今據改。左昭十一年傳杜注。五牲。牛羊豕犬雞也。浴之。』季曰：『諾！』乃浴

以矢，一日，浴以蘭湯。○顧廣圻曰。此亦劉向校語本卷。上文云矢。一云屎。下文共立。一云公子赫。皆同例。與舊注相混。而實非舊注也。今山海經晏子春秋皆多如此

云者。韓子當不止三條

。殆經後人刪去之耳。

二，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

○顧廣圻曰。句絕。故與下文布韻。

其夫曰：『何少也！』

○先慎曰。乾道本東上有來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此不當有。先慎案來即束字。形近誤衍。藝文類聚八十五御覽五百二十九八百二十引並無來字。今據刪。

○先慎曰。藝文類聚引句末有來字。

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荆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鄰，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鄰，四鄰必

重之。』○顧廣圻曰。二句荆王之言也。上無曰字。古書多此例。曰：『子出者重，重則必為所重之國黨，則

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顧廣圻曰。此下當有一曰二字。魯三

桓公偪，○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公字。按此不當有。先慎曰。魯三桓偪四字不成句。公偪當作偪公。公謂公室也。乾道本藏本誤倒。今本不審而刪之。不可從。昭公攻季孫

氏，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者，○盧文弨曰。張凌本皆

無者字。先慎曰。御者左昭二十五年傳。作司馬讓辰。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

於我孰利？」○先慎曰：乾道本脫上季字。趙本移季字於與下。誤。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下有季字。今據補。皆曰：「無季孫，必無叔

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而入，先慎曰：撞公圍也。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

救之。三桓爲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先慎曰：逐當爲送之誤。之下當有齊字。事見左傳。

公孫相韓而有攻齊，○顧廣圻曰：藏本今本攻作功。按攻功皆當衍。讀以有齊句絕。俞樾曰：爾雅釋詁。攻。善也。有讀爲又。相韓而有攻齊。謂相韓而又善齊也。下文云：翟璜魏

王之臣也。而善於韓。其義相同。藏本趙本改攻爲功失之。○顧廣圻曰：藏本同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

攻魏，○今本魏作衛誤。公叔因內齊軍於鄭，○先慎曰：鄭卽韓也。說見說林上。以劫其君，以固

其位，而信兩國之約。

翟璜，○盧文弨曰：璜藏本作黃。與前同。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

之攻魏，因請爲魏王構之，以自重也。○先慎曰：構。講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

昔天以越與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禍也。○先慎曰：今天當作今若。以吳予越

，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烹

，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

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
○先慎曰：殺謂殺其使也。吳當作吾。文種自謂。故後嚭之譖種。種之見殺。實基如此。

大成牛○先慎曰：牛乃午之誤。說見前。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
○先慎曰：以上當有子字。下白圭相魏王條。子以韓輔我於魏。語意正同。此脫子字。

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先慎曰：拾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嘗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
○先慎曰：拾

補嘗改常是也。

呂倉，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弨云：凌本別為條。今據改。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微諷秦，令之

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

宋石，魏將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魏作衛誤。衛君，荆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

石遺衛君書曰：『二軍相當，
○先慎曰：乾道本軍作君。顧廣圻云：今本君作軍誤。按依此上。宋石。石當作專也。先慎案顧說謬。君與軍音近。又涉上文而譌。

•當作軍。今據改。兩旗相望，唯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

有私怨，善者相避也。」

白圭相魏，○先慎曰：乾道本魏下有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王字。今據刪。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

韓輔我於魏，我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三齊中大夫有夷射者，○盧文昭曰：此即左定二年卿莊公夷射姑事。而傳譌耳。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

郎門。門者別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隸乎？」○顧廣圻曰：藏本

同。今本隸作瀝。夷射叱曰：「去！」○先慎曰：乾道本叱曰二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

！」別跪走退，及夷射去，別跪因捐水郎門雷下，類溺者之狀，明日

，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別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

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王先謙曰：誅。責也。與下乃誅襄弘而殺之文句一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僞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已，王使人問

濟陽君曰：

○先慎曰：乾道本重濟陽君三字。顧廣圻云：今本不重濟陽君。按此當衍。今據刪。

『誰與恨？』對曰：『無敢與

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

○王先謙曰：言不足至此。故設為疑詞。

王問左右

，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

為季辛也，因誅之。

荆王

○先慎曰：張榜本荆王以下至一曰並脫。趙用賢云：此以下近本俱脫失。今從宋本校定。

所愛妾有鄭袖者，荆王新得美女，鄭

袖因教之曰：『王

○顧廣圻曰：王字下至乃誅婁弘而殺之。藏本脫。

甚喜人之掩口也，為近王，必掩口

，

○先慎曰：為當作若。

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

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誠御者曰：『王適有言

，必亟聽從！』

○先慎曰：亟急同字。

王言美女前，

○王先謙曰：此當再有美女二字。

近王甚數掩口，王悖

然怒曰：

○顧廣圻曰：今本悖作勃謫。按悖佛同字。後又多作佛。

『劓之！』御因揄刀而劓美人。

○先慎曰：御下當有者字。

一

曰，魏王遣荆王美人，荆王甚悅之。○先慎曰：藝文類聚十八引荆作楚。美人作美女。夫人鄭袖知王悅

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爲之，王曰：『夫人

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養親，○先慎曰：子下當有之字。此與下句文法一例

之字。明此脫。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爲妒也，因爲新人

曰：『○先慎曰：爲與謂古本通。趙本及御覽三百六十七引作謂。後人所改也。』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

鼻，則王長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

『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已知也。』○盧文昭曰：已字疑衍。顧廣圻曰：戰國策云

妾知也。先慎曰：已卽人已之己。不已知也。言我不知也。故王強問之。正女子進讒常態。無不字。則與下文王強問之句不合。策下作王曰雖惡必言之與此不同。兩書不能強合。當各依本書爲是。王強問之

，對曰：『頃嘗言惡聞王臭。』○先慎曰：張榜本惡聞王臭。下用上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坐但掩口作掩鼻。悖然作勃然。末句御作御者。王

怒曰：『劓之！』夫人先誠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允慎曰：可

當作 御者因揄刃而劓美人。

費無極刺令尹之近者也，

○先慎曰：左傳邇無及也。（及即極之誤。）杜注：邇，近也。陸氏釋文云：近，附近之近。

邾宛新事令尹，

令尹甚愛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一為酒其家？』令

尹曰：『善。』因令之為具於邾宛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甚傲而

好兵，子必謹敬，先亟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為之。令尹往而大驚

，曰：『此何也？』無極曰：『君殆去之，

○盧文昭曰：殆當作急。吳越春秋作王急去之。王謂平王。先慎曰：事見左昭二十

七年傳。時平王已死。吳越春秋誤作王。殆，猶必也。君殆去之。謂君必去之也。呂覽自知云：座殆尚在於門。注：殆猶必也。盧說非。

事未可知也，』令尹大怒，

舉兵而誅邾宛，遂殺之。

犀首與張壽為怨，

○先慎曰：為，猶相也。上文季辛與爰齋相怨。句法正同。

陳需新入，不善犀首，

○俞樾曰：入字衍文。上文

云：司馬喜新與季辛惡。與此條情事相同。文法亦一律。此云陳需新不善犀首。猶彼云司馬喜新與季辛惡也。

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為犀首也

，乃誅之。

○顧廣圻曰：張壽，張旄也。陳需，田需也。大致與戰國楚策所云張旄果令人要斬向刺之為一事。傳之不同也。王先謙曰：上言犀首走。此誅之疑逐之之誤。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為之請王曰：

○先慎曰：請下當有於字。

『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

微令夜燒芻廐，

○顧廣圻曰：廐當依上文作廐。

王以爲賤公子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而不善濟陽君，

○顧廣圻曰：今本無而字。讓也。

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

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爲其不善君也，故爲君殺之。』濟陽君

因不察而賞之，

○先慎曰：謂不察客固有私怨也。

一曰：濟陽君有少庶子者，

○先慎曰：乾道本者作有。今據趙本改。顧廣

圻云：少上有字當作之非。

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濟陽少

庶子欲以爲功，入見於君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名掘藥也

，實聞君之國，君殺之，

○王先謙曰：殺之上當有不字。無則義不可通。

是將以濟陽君抵罪於齊矣。

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

親之。

○先慎曰：益字疑衍。上文少庶子不見知。欲入愛於君。是濟陽君初不親少庶子也。刺老儒君還親之則親上不當有益字。還。音旋。

四，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荆攻魏。荆攻魏，陳需因請

爲魏王行解之，因以荆勢相魏。

○先慎曰：解，和也。本書多用搆字。

韓昭侯之時，黍種常貴，鈔有，

○先慎曰：各本鈔有二字作甚。據藝文類聚八十五引改謂民間鈔有黍種也。

昭侯令人覆廩，

廩吏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

○先慎曰：各本不重廩字。據藝文類聚引補。

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廩，

○顧廣圻曰：竄當作窳。

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

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

○王先謙曰：果，燒下疑有者字。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而誚之。

曰：『若何爲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尙

宰人也。』一日，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尙浴免，則有當代

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爲

置礫湯中？』對曰：『尙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

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

○先慎曰：意林，而下有有字。

文公召宰人而譙之，

○先慎曰：藝文類聚十

七引譙作諍

○下同。曰：『女欲寡人之哽邪！奚爲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

『臣有死罪三：

○先慎曰：各本無臣字。今據藝文類聚意林補。

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

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錐貫鬢，

○先慎曰：各本錐字作木而二字。今據藝文類聚意林改刪。

而不見髮，臣

之罪二也；奉熾爐炭，肉盡赤紅，

○先慎曰：各本肉作火。今據藝文類聚意林引改。

炙熟而髮不焦，

○先慎曰：各本炙

上有而字。集作燒。今據藝文類聚刪改。

臣之罪三也。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

○先慎曰：乾道本得下有財無兩字。顧廣圻云：今本無財字

按句有誤。王引之云：無字後人所加。得微即得無也。郝風式微傳云：微，無也。晏子春秋雜篇云：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莊子盜跖篇得微往見跖耶。皆其證也。後人加無字於微字之上。而其義遂不可通矣。先慎案王說是。藝文類聚引作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今據刪。疾，嫉古通。

公曰：『善。』乃召其下而譙之，

先慎曰：各本下有堂字。按堂字衍。召其下。謂

召其次也。藝文類聚引正無堂字。今據刪。

果然，乃誅之。一日，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

之。平公趣殺炮人，母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

而不自知乎？』

○先慎曰：御覽八百六十三引死而作而死。

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

，風靡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

，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

○先慎曰：御覽引無翳字。蚤作枉。

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爲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爲東帝，而不能成也。

○顧廣圻曰：不當作乃。

五，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而欲以其子奚齊代太子申生，因患申生於君而殺之，

○先慎曰：患當作惡。

遂立奚齊爲太子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爲後；

○先慎曰：句絕。

夫人恐，因

用毒藥賊君，殺之。

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羣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君而奪之政。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爲

兩國。○顧廣圻云。本書雖三篇。朝作宰。史記周本紀云。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蒙。以奉王。號東周惠公即其事。索隱云。名班。與此不同。

楚成王以商臣為太子，既而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亂，遂攻殺成王。

一日，楚成王

先慎曰。此下當有以字。

商臣為太子，既欲置公子職，商臣聞之，

○先慎曰。乾

道本臣作人。今據趙本改。

未察也，乃為其傅潘崇曰：

○先慎曰。為謂字通。

『奈何察之也？』潘崇曰

：『饗江芊而勿敬也。』太子聽之，江芊曰：『呼！役夫！宜君王之

欲廢女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乎？』曰

：『不能。』『能為之諸侯乎？』

○俞樾曰。為字衍文。能之諸侯乎。言能適諸侯乎。左傳作能行乎。是其證也。

曰：『不能

。』能舉大事乎？』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甲，

○顧廣圻曰。左傳云宮甲。

而攻

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許，遂自殺。

韓廙相韓哀侯，嚴遂重於君，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乃令人刺韓廙於朝

，○先慎曰。即聶政見韓策。

韓廙走君而抱之，

○先慎曰。策作韓廙走而抱哀公。

遂刺韓廙而兼哀侯。

○顧廣圻曰。說林上篇及

韓策處作傀。同字。哀公卽世家之列侯。世本謂之武侯。戰國策及此謂之哀侯。各不同。事在三年與世家之哀侯非一人也。

田恆相齊，闕止重於簡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恆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奪之政。

戴驩爲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

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爲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六，文王資費仲而游於紂之旁，

○先慎曰。喻老篇資費仲以玉版。

令之諫紂而亂其心。

○盧文昭曰。

諫。凌本作閒。案顏氏家訓音辭篇穆天子傳音諫爲閒。蓋穆天子傳道里悠遠。山川諫之下。郭璞注也。今本乃改正文作閒。注作閒音諫殊誤。此書亦是以諫爲閒。凌本遽改作閒。其誤亦同。

荆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今荆

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羣臣諫曰：『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

，願荆王之賢人，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
○王先謙曰：深知之猶言深結之。先慎曰：陰當作陽字之誤也。陽與伴通。荆

以爲外用也，則必誅之。』

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
○盧文弨曰：孫云後漢書馮衍傳注引

作黎鋤。顧廣圻曰：上文作黎。下文作黎。黎是也。今本皆作黎非。史記孔子世家作黎鋤。先慎曰：御覽四百七十八引作黎鋤。意林作黎且。』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

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意，
○盧文弨曰：哀字譌。後漢書注引君何不遺魯君以女樂。此在定公時

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

，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

令黎且以女樂二八遺哀公，
○先慎曰：各本二八字作六字。盧文弨云：意林亦作六。疑皆二八兩字之譌。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一引家語作好女子二八。今家語作八十。

疑後人以史記之文改之。八十八太多。六人太少。卽非二八。亦是八人。方成舞列。下晉遺虞亦同。先慎案六字乃二八二字之誤。御覽四百七十八引正作二八。今據改。

哀公樂之，果怠於

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

○先慎曰：後漢注作遂去之。三字。御覽引作去而之齊。

楚王謂干象曰：

○顧廣圻曰：史記甘茂傳作范娟。徐廣云：一作蠟。索隱云：戰國策一作蠟字。今楚策作環。先慎曰：汲古閣文選過秦論李注引干象作于象。于于字形相近而誤。吳鼎云：宋槧一

卷中前作于。後作干。查姓氏急就篇注楚有干象不誤。

『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干象對曰：『不

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

也。大不事君，少不事家，以苛刻聞天下，茂事之順焉，惠王之明，

張儀之辨也，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王曰：『相人敵

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

○先慎曰：賢上相字衍。

干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

○顧

廣圻曰：徐廣云：滑一作涓。策無邵字。先慎曰：史記甘茂傳作召。賈誼新書亦作召。秦本紀作昭。楚策作卓。趙策作淖。召昭卓淖皆一聲之轉。李善文選過秦論注引此亦作召。召邵古通。

五年而能亡

越，

○先慎曰：文選注引亡越作盛之。

所以然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

○王先謙曰：日字疑皆脫其半。

今忘之秦，不亦太亟忘乎。』

○先慎曰：乾道本兩忘字作亡。顧廣圻云：當依策作忘。先慎按張榜本作忘。今據改。

王曰：『然則

爲之奈何？』干象對曰：『不如相共立。』王曰：『共立可相何也？』

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爲貴卿，被王衣，○俞樾曰：王當作玉。三國志魏文帝紀注云：舜承堯禪。被珍裘玉衣。猶云珍

裘矣。古人於美好之物，皆曰玉。食言玉食。衣言玉衣。其義同也。此與下文之握玉環本同作玉。後人不解而臆改耳。
含杜若，握玉環，以聽於朝，且

利以亂秦矣。』
共立一云公子赫。○顧廣圻曰：策作公孫赫。史記云：向壽不同也。

吳攻荆，○先慎曰：乾道本攻作政。今從趙本改。子胥使人宣言於荆曰：『子期用，將擊之；子

常用，將去之。』荆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

之。

晉獻公○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欲伐虞虢，○先慎曰：乾道本無欲字。盧文弨云：一本作欲伐虞。案經是虞虢。先慎案乾道本脫欲字。一本脫虢字耳。御覽三百五又四百七

十八五百六十八引作欲伐虞虢。今據補。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二八，以榮其意，而

亂其政，○先慎曰：各本二八字作六字。今據御覽引改。榮當作焚。叔向之讒，莫弘也，○王渭曰：困學紀聞。謂此時叔向死已久。先慎曰：說苑權謀篇。記誅焉宏事

與本書略同。蓋古。爲莫弘書。○先慎曰：乾道本作爲書曰莫弘。拾補作爲莫弘書。盧文弨云：爲書曰莫弘誤。今從淺本刪乙。謂叔向曰：『子爲

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君

之庭，而急去行。○先慎曰：行字當衍。周以襄弘為賣周也，乃誅襄弘而殺之。○盧文弼曰：

凌本無此三字。王先謙曰：而殺之三字句例見前。凌本妄刪。先慎曰：難言篇云：葛安分脰。

鄭桓公將欲襲鄆，○顧廣圻曰：他書鄆又作檜會。先問鄆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

姓名，○盧文弼曰：張本無與字。凌本作盡與其名姓。顧廣圻曰：盡與說苑權謀篇作書其。俞樾曰：與當作舉。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注曰：故書舉為與。是其例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引沈云：舉。

謂紀錄之也。然則盡舉姓名。為悉記錄其姓名矣。擇鄆之良田賂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場郭

門之外而埋之，○先慎曰：乾道本埋作埋。顧廣圻云：埋當作埋。先慎案張榜本作埋。今據改。釁之以雞豕，若盟狀，鄆君

以為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鄆，遂取之。

七，○王先謙曰：七字不當有。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荆王左右，而內重於惠文君

。○先慎曰：有讀為又。荆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鄴令襄疵。○顧廣圻曰：乾道本藏本此條在秦侏儒後。當譌倒也。先慎曰：依經次不誤。顧說非。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

疵常輒聞而先言之魏王，魏王備之，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魏王二字。盧文昭云：舊不重。張凌本皆重。今據補。

趙乃輒

還。

○王念孫曰：輒還當作輒行。言趙王知魏之有備而止其行也。輒字既譌作輒。後人不得其解。故改輒行爲輒還。不知上言趙謀襲鄴。則兵尙未出。不得言還也。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縣令之左右，

○先慎曰：各本脫縣字。據御覽七百九引補。

縣令發蓐而席弊甚，

○先慎曰：各本令下衍有字。據御覽引刪。

嗣公還，令人遺之席。曰：

『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弊甚

，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爲神也。

